

生產運動叢書之二

怎樣組織起來

東北行政委員會辦公廳編印

生產運動叢書之二

怎樣組織起來

——各解放區勞動互助經驗介紹——

東北行政委員會辦公廳編印

編者的話

領導與組織生產是徹底貫徹土地改革運動與繼續土地改革運動，而使東北人民發財致富改善生活的重要步驟，是各級政府的中心任務。

農民分到了土地，解決生產上的困難，除了政府貸款，農村互濟之外，便是組織互助。便是毛主席所指示的「組織起來」。這是最重要的辦法，這是使農民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私有財產基礎上）達到集體勞動與集體化的道路。

勞動互助，在東北各地是有其習慣的，但只是個別的自發的行爲。我們要在這種習慣的基礎上發展它，領導組織它。關於領導組織生產在關內各解放區已經有了不少經驗，現在就手頭現有的材料翻印一些做爲參考。其中所指示的方向、政策及解決具體問題的精神，應該向廣大的農民宣傳，應該在各種訓練班中做教材。使其他地區的經驗與東北解放區的習慣結合起來，一年以後我們應該獲得新的經驗，我們會在東北解放區產生廣大的新型的吳滿有式的農民。

組織起來不但可以解決生產上的困難，而且可以改造農民與加強自衛力量，鞏固建設根據地，因此，應該成爲與土地改革運動相結合的當前工作中的中心的任務。

東北行政委員會辦公廳

二月一日

目錄

編者的話

陝甘寧邊區農村舊有的各種勞動互助形式……………(一)

陝甘寧邊區勞動互助的發展……………(二三)

陝甘寧邊區勞動互助在發展農業生產上的作用……………(三七)

陝甘寧邊區新的勞動互助的組織形式和它的性質……………(四九)

晉綏邊區變工互助的發展形式——變工合作社……………(六一)

晉綏邊區一年來勞武結合的新發展……………(七九)

晉綏邊區關於變工互助的幾個具體問題……………(一一五)

陝甘寧邊區農村舊有的各種勞動互助形式

邊區在一九四三年的生產運動當中利用了民間各種勞動互助形式，組織了廣大農民群眾，大大的發展了生產，我們的敘述就是從這些民間勞動互助形式的原來狀態的分析開始。

一 變工

幾家農戶之間在進行農業生產的時候，把他們的人力和畜力相互調劑，相互交換，相互幫助，這在陝北的農村中通叫做變工（有些變工還包括了農具以至土地的相互調劑，相互幫助）。在關中分區一帶叫做搭工，又有的把它叫做換工或插工，其實所指的都是一個東西。這是邊區各地比較最流行的一種勞動互助形式。

邊區農村舊有的變工又可以分爲若干種類，下面我們舉出其比較常見的幾種：

(一) 人工的變工

1

這是幾家農戶之間單純關於勞動力的相互調劑，相互幫助。它又分爲小變工和大變工兩種。人工的小變工是兩家農戶兩三個勞動力的變工，它是各種變工的最簡單的形態。甲乙兩家農戶本

來是分開各人在各人土地上勞動，現在由於一定原因他們合作起來，第一天共同在甲的土地上勞動，第二天又共同在乙的土地上勞動。這種變工的產生主要由於下面幾種原因：

第一，有許多農業勞動可以由每戶的一兩個勞動力單獨進行，但是還有一些農業勞動最少必須兩個勞動力才能進行。例如使用耕畜播種各種「雜田」（註一）和麥子的時候，就必須有一個人耕地，一個人播種和施肥，或者還需要一個人作其他打土等等輔助勞動。又例如穀、糜、麥等等作物打場的時候，即使使用人力，最少也必須兩三個人，這個時候只有一兩個勞動力的小農戶爲了進行生產就必須或是僱用短工或是請其他農戶幫助。

第二個產生小變工的原因是技術上的互助。例如有的農民不會撒種，或是不會使用「耩」這一類比較複雜的農具，於是請其他農民幫助他一兩天，後來再給人家「還工」作些其他的勞動。無論那種原因產生的人工小變工，他們使個體小經營的農戶的生產不致中斷，對雙方都是有利的。

至於爲了緊急鋤草、收麥、播種等等「不違農時」的小變工還是較少的。原因是兩三個人的變工所發揮的集體勞動的效率還不大顯著，而且小變工的主要出發點是進行生產的絕對必需，在結束了這種勞動之後，他們仍舊各人回到各人的土地上去勞動。因此在綏德分區這類地方，過去在鋤草、收麥等等需要迅速進行的農業勞動上反而變不起工來。

小規模的、臨時的人工變工普遍於邊區的各地，在綏德分區這類耕地分散的地區因爲大變工不容易組織，所以小變工顯得特別流行。在那裏也有的把這種變工叫做「活變」。

人工大變工的人數一般在四、五人以上。幾家農戶的勞動力輪流着共同在每一戶的土地上勞動，多半給誰家勞動就由誰家管飯。它是農民自願的結合，沒有一定嚴格的規則，也沒有一定的領導者，

給誰家勞動就由誰「多操些心」。這種變工最少必須輪流一至兩週（譬如六個人的變工，一輪是六天，兩輪就是十二天），所以它的時期比起小變工可能是長些的。在參加的農戶各戶耕地不相等的場合，一般應當是都做完，長餘或是不足的勞動日後來再「補工」或是按短工工價找工錢。雖然如此，參加變工的農戶多數是有種種關係的，所以對工的計算，許多是不嚴格的。

在邊區地廣人稀的地帶，每戶耕地面積比較大，勞動力比較缺乏，在鋤草、收麥等農忙季節，遂常有這種變工產生。本來鋤草、收麥等農業勞動是可以由一個農戶的勞動力來單獨進行的，但是爲了「不違農時」他們還是合作變工來進行。因爲大變工的人數多，這個時候集體勞動所蘊藏的力量逐漸展開了，同樣的人數，合作起集體勞動比較分散開單獨勞動效率大得多，這樣合作輪流勞動使得每戶的耕地都不荒蕪，莊稼都不糟蹋，結果對於每個農戶都有利益。

雖然變工的結果對於每人都有利，而且參加的人數越多越好（譬如，十幾個人），可是，人數越多的大變工越難組織成，組織成也越難持久下去。原因是參加變工的農民每人的莊稼都需要不時照顧，很長時間丟下自己的莊稼和家裏的事情給人家「還工」，一般是不可能的。其次，變工人數越多，輪流一週所需日期越多，在農忙季節誰都想搶着先給自己做，輪在後邊的人就不願參加變工了。再就是人數一多則勞動強弱，地的多少，飯的好壞和人事關係等等問題都發生的多了，越難解決了。因此這種變工在過去是較少的，在耕地缺乏人口稠密的地區則更爲少見。

（二）人工變牛工（或驢工）

沒有耕畜的農戶爲了取得耕畜的使用，除了向有耕畜的農戶租進或是僱進之外，另一種辦法就是

借用別人的耕畜，後來再幫人做幾天工，這就是人工變牛工（或驢工）。這有變工也有幾樣變法：一種是有耕畜的農戶變工時只出耕畜不出人，一種是有耕畜的農戶還跟上一個人幫助耕地，耕完後和牲口一同回來。一種是當天牛料由牛主管，一種是由借牛的管。大多數的變工是牛主出料，耕地時出一個人跟牲口（註二）。

牛主出人又出牛料的變工，在邊區各地最通行的是一個牛工變三個人工，在綏德分區一般是一個驢工變兩個至三個人工。自然這隨着不同地區耕畜的缺乏程度而有較高或較低的變工比例。

沒有耕畜的農戶本來可以用鋤頭把地種上，但在種川地、平地、種「雜田」的時候，他們總還是設法變進幾天牛工。這或是由於不用牛則地種不了，或是由於平地人挖起過於費力，或是由於怕誤了播種時機。在有牛的農戶方面，在種完一種莊稼之後，牛往往有幾天閒下的時間，變出去於自己無損而且可以換進幾天人工來。它使農村的人力和畜力都得到調劑，故而對雙方都有利益。若是這兩家存在親族朋友關係，後來也不一定把工還足，這又帶有有耕畜農戶對貧戶的賙濟性質。在靖邊有的一個牛工要變七個人工，在綏德分區有的一個驢工要變四個人工，這就含有有耕畜的農戶對沒有耕畜的貧戶的剝削性質了。此外，在還工的時候有些種耕畜的農戶要叫用耕畜的農戶在正農忙的季节才來還工（綏德分區過去就常有這類事情），照用驢工一天還人工四天計算，用驢工三天就要還工十二天，往往把他自己的莊稼都耽誤了，這顯然對沒有耕畜的農戶是極不利的。

人工變牛工（或驢工）主要是人力對畜力的交換，但在牛主出人跟牛的場合，附帶也包含了人力的合作在內。它只實行於兩家農戶之間，而且是短期的。

這種變工普遍於邊區各地。

(三) 夥喂牲口

幾家農戶共同喂養一個牲口，在耕作時，大家輪流使用，這叫做「夥喂牛」（或「夥喂驢」）。夥喂牲口是在兩種情況下產生的。一種是一家農戶分居時原有的一個牲口不能分割，於是歸已經分居的弟兄幾個共同所有，共同喂養，共同使用。一種是幾家農戶都沒有力量單獨買一個牲口，於是幾家商量共同出錢，買來之後也是共同所有，共同喂養，共同使用。在後一種情況之下，有的農戶因為自己耕地多，願意多出一部分錢（例如兩家夥喂，他願意出三分之二的錢），這時牲口就由他喂養，使用兩天，再輪到另一農戶喂養，使用一天。

這種辦法表面上只是畜力的合作，實際上絕大多數的夥喂牲口在耕作的時間，人也是合作的。它也是變工之一種。

夥喂牲口實行於兩家、三家以至四家小農戶之間，它普遍於邊區各地，在綏德分區更較常見（註三）。

(四) 夥格牛

夥格牛或者叫做「合耕」，關中叫做「配套」，吳旗則叫做「合牛對」，這是指兩家農戶各有一頭牛，都不能單獨耕地，兩家商量把兩頭牛「夥格」在一起成爲一犍，輪流給兩家耕地，分別歸原主飼養，牛的所有仍舊是各人的。引起夥格牛的同樣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一家農戶分居時原來的一犍雙牛分爲弟兄二人每人各有一頭，到耕作播種的時間他們很自然地會「夥格」。一種是兩家農戶每戶自

有或新買的一頭牛，若不與人「夥格」則牛將閒下沒有用處，兩家都有同樣困難，所以才合作起來。不過不論那種情況的「夥格」或是夥喂，參加的農戶一定是有「家門」、親戚、朋友關係的，不然很難合作到一起。

夥格牛和夥喂牲口一樣，都是由畜力的合作引起人力的合作，而且這種合作一經成立就要合作一個播種季節。它們的不同點是：（一）夥格牛是兩家的合作，夥喂牲口則可能是兩家或者是三、四家的合作。（二）參加合作的畜力在夥格牛是兩個牲口，在夥喂牲口則是一個牲口，不過按它構成農業勞動上必要的畜力一點來說，這種分別又似乎是不必要的（註四）。

在綏德分區一帶因習慣上用一個驢或一個牛「單耕」，沒有「雙耕」的，所以沒有「夥格牛」這類形式。

（五）牛犍的變工

牛犍的變工或者叫做「併耕」，這是指各有一犍或一犍以上耕牛的幾家農戶，把他們的牛犍和勞動力合作起來，輪流在每戶土地上耕作的變工。這種變工很不容易組織。原因是：（一）兩犍牛以上併排耕作必須是大塊的整齊的耕地地方才可能；（二）若是牛犍的強弱不同則雙方都不願合作，牛強的犍牛弱的帶累他誤了工，牛弱的怕把牛累乏了，而力量恰好相等的牛犍又不容易找；（三）最重要的凡是有了一犍以上牛犍的農戶多半是中農或是富農了，他們的人力和畜力已經可以自己調劑，不需要再和人變工。

至於牛犍變工可以發揮更大的勞動效能也是很明顯的（農諺：「犁怕二耨，鋤怕五張」，就是說

兩頭牛併耕或是五個人一同鋤地作起快得多），人這時也可以實行簡單的分工，勞動力得到了更適當的調劑。所以，過去也有極少數農戶在種麥或是開荒地的時候採取臨時性牛犍變工的（這又絕大多數是分居後的弟兄或親屬）。

（六） 輸送、碾場牲口的變工

在用牲口作送糞、馱莊稼、馱柴等等輸送的時候，一個人可以同時馱幾個牲口，爲了節省人工，有的農戶就在輸送時向其他農戶「借」牲口，這種互相「借」牲口實際就是一種畜力的變工。

其次，在用牲口碾場（麥）或用牲口踩場（穀、糜）的時候，牲口越多越好。農戶在這個時候也常有「借」的名義進行着變工，輪流着打場。

此外，在塬地、平地可以使用大車的地方，在輸送的時候，農戶也時常互相借用牲口、大車。

上面這幾種變工不僅是畜力和工具的合作，有時也包含着人力的合作。例如在裝車或是裝牲口的時候最少需要兩三個人，在人力不足的農戶，這時候人們也互相變工。

這一類變工是不固定的，臨時性的。

（七） 搭莊稼

搭莊稼是關中一帶塬地上最流行的一種變工形式。在關中分區習慣上有時把「搭工」「搭種」「搭莊稼」混同於廣義的變工，我們這裏則把搭莊稼與一般變工相區別，專用它來代表變工的一種特殊形式。

搭莊稼是幾家有本族親戚朋友關係的小農戶，把他們全家的人力、畜力、農具等等完全合作起來。這種合作在時間上或是一個播種季節，到每家都種上為止，或是延長到全年，到每家都收割完畢為止。凡是這種合作，幾家農戶的土地、牲畜、人力都是差不多的，或者是一家人力有餘畜力不足，另一家畜力有餘而人力不足，這樣才能合作起來。即使有些差別，習慣上彼此都不還工，不找工錢，而且也不記工賬，否則認為是太『薄情』了。至於收穫的莊稼則長在誰家地上就是誰家的。

搭莊稼是幾家農戶在農業勞動上除土地之外的全部合作。人力中包括幾家的全勞動力和半勞動力，畜力中包括幾家的牛、驢，以至幾家各種農具和運輸工具，這種變工實際是上面所述各種變工的複合體。人力是完全合作了，牲畜也往往不是夥喂、夥格就是併耕，輸送的時候人力和畜力也都變工。這時他們的人力、畜力、工具在這幾家的範圍內得到了比較完全的適當的調劑和合理的使用。這類變工是比較長期的，赤水淳耀最近的調查有這樣搭莊稼到八、九年的農戶。

(八) 『併地種』

『併地種』是幾家土地不足、勞動力有餘的小農戶合作起來，抽出一個人到外邊去攬工，他的土地由其餘在家的人共同代為耕種，攬工的回來或者把所得的錢由大家分，或者給每家還工。這是綏德分區土地極端缺乏的地區所特有的一種變工形式。

(九) 『抽牲口』

『抽牲口』是綏德分區的農民爲了調劑土地不足勞動力過剩的另一種變工方法。例如綏西的許多

農民一方務農，一方兼營馱炭副業。有的幾家合作，由一個人吆上幾家的牲口去外邊馱炭，土地由在家的其他農民耕種，馱炭賺的錢大家均分。

「併地」和「抽牲口」的農戶必須是互相信任才能合作，他們都是有親族等等關係的。

(十) 「夥種」

「夥種」或稱「朋夥種莊稼」也是一種變工形式，它中間並不包含土地租佃關係，所以應當和邊區租佃形式之一種的夥種，嚴格區別清楚（註五）。

變工性質的「夥種」常見的有以下的幾種。

第一種是兩家有親族關係的農戶，他們的勞動力、畜力、土地等條件都相差不多，他們把人力、畜力、農具以至土地全部合作起來，全年一同耕作，直到糧食收打完畢再平均分配（註六）。

第二種「夥種」或者叫做「夥開荒」，是綏德分區的農民因為土地缺乏，兩家弟兄或至親共同到「南路」土地多的地方開荒或是租種熟地，在這塊土地上他們也是像第一種「夥種」一樣把全部人力、畜力、土地、農具合作起來，在糧食收完後平均分配。

第三種「夥種」是兩家安莊稼的「夥子」的合作，有的把它叫做「夥安莊稼」。兩家農戶共同向一個地主安莊稼，打下糧食之後除了應分給地主的以外，其餘兩家平均分配。在他兩家對地主的關係說來是土地租佃的關係，他們兩個人構成一個集體的夥子；在這兩個農民之間的關係，則是像第一種「夥種」一樣，是全部人力、畜力、農具、土地合作，是共同勞動，共同分配的關係。

第四種「夥種」是在種菜蔬、西瓜、棉花一類作物需要一些技術和更多的投資的時候，幾家農戶

的合作，收穫之後，按勞動力和投資分配。

這類「夥種」（尤其是第一種「夥種」）的特點是：他們的土地、耕畜和農具雖仍為各人私有，但在使用上却完全成為公共的了，各種生產活動是在統一的計劃支配下進行的，人力、畜力、工具和本地的使用在這兩家的範圍內也得到了適當的調劑。他們差不多成了一個生產單位。再加上他們都是有本族、親戚關係的，我們就把它當作一個大的農戶來觀察也是沒有什麼不可的。

「夥種」和「搭莊稼」同樣是上述各種變工的複合，其區別在於「夥種」是把土地的使用也參加了合作，兩家的土地應當種什麼不是分開計劃而是統一計劃的，分配的時候也不是長在誰地上就是誰的，而是一起收穫後再平均分配。

從上面可以看出民間舊有的變工本身包括了許多種極其複雜的形式，我們這裏的敘述已經概括了它的幾種主要形式，但並非其全部。我們上面敘述的次第是從單純的人力變工到包括人力、畜力、農具、土地的「夥種」；從變工的簡單的、不完備的形態到變工複雜的、完備的形態。但是這裏絲毫也不包括這樣的意義：就是說，複雜的、完備的變工形態是從簡單的、不完備的變工形態發展出來的，相反，複雜的、完備的變工形態的出現是可能更早於各種簡單的、不完備的變工形態的。從上面各種變工的比較就可以看出越是複雜的變工形態則親戚、宗族關係的作用越是重要，它的範圍是狹窄的；促成這種變工的除了進行生產的便利的考慮以外，更重要的是血緣親屬的關係。再例如「夥種」以至夥喂牲口，夥格牛，牛犍變工一類變工許多就是從一個農業大家庭分裂為幾個小農戶的過程中所出現的一些過渡形態。由於生產手段（如耕畜）的不能分割或者是過去共同勞動的習慣的存在，他們還有時在這點上或在那點上共同勞動。這時在我們眼前不啻重新出現了歷史上原始農業公社解體私有財產

開始出現的「五區制」。因此，從小經營農業經濟本身觀察各種變工是它本身的必然副產物；另一方面，各種變工是有着宅非常古舊的起源。

二 札工與唐將班子

(一) 札工

札工，按它的本來意義，是一種集體僱工的組織。許多出僱的短工共同組織在一起，向外出僱。但實際上，大多數札工不純粹是出僱的短工，而是其中包括一部份自己種有土地的農民，爲了進行勞動互助才參加札工。因此，札工基本上仍屬於一種勞動互助的組織。

札工的流行區域是延屬分區的各縣和三邊分區的靖邊及定邊、吳旗少數地方，這些地方大多是地廣人稀，勞動力缺乏，僱短工比較困難的區域。札工完全是單純人力的集體勞動的組織。在過去，札工最多是在鋤草期間，這叫做「鋤工」。在鋤完頭次草與鋤二次草之間正是麥收季節，札工也多兼割麥。這叫做「鐮刀工」。近年來在開荒運動中出現了很多開荒種地的札工，叫做「鐮頭工」。這在過去是沒有的。

和一般人工的變工不同，札工的人數都是比較多的。滿九至十個人才叫做「一個工」，五個人只叫做「半個工」，十四個人就可算作「工半」。在出僱的時候，第一個工就多一算個「空工」，就是說，雖然九個人或十個人作工而要算十個人或十一個人的工錢。五個人只能算半個空工，十四個人就能算一個半空工了。因爲通行札工的區域都是勞動力缺乏的區域，不容易迅速僱到大量短工，又因爲札工是集體勞動，又有組織，有管理，勞動效率較高，所以主家寧願多出空工錢，找札工來做活。

札工有一個『功德主』（或叫『工主』），多是莊稼較大，光景較好的農戶（中農以上的農戶），他們組織札工主要是爲了給自己做活『趕急』。一切札工，組織好後都是先給功德主家做，然後再給『朋工』（參加札工的自己種有莊稼的農民）們做，或者再給外人做。抽了空工，一般規矩是功德主得一半（註七），遇到下雨天功德主應當管短工的飯（若是不管飯他們就走散了，因此札工最怕下雨天），這叫做『養雨工』，工上記帳的筆墨紙張也是功德主供給。工人沒有工具（鋤、鐮）要功德主借（有的還出些價錢），或是墊買。

『工頭』是札工在勞動時的指揮者，什麼時候上山、下山、休息、工作，都是他命令，工作的檢查督促也是由他執行，對主家的交涉以至工做好壞都由他負責。吃起飯來，一般工頭應當吃在後面，先儘工人吃飽。工頭都參加勞動，在鋤地的時候，他應當排在行列的最前面（『管帳』在最後面）。工頭可以分到空工工錢的四分之一到三成。

此外，札工比較變工人多事雜，要一個識字的工人來記帳和算發工資，這叫做『管帳』。管帳一般分到空工的四分之一或是二成。若是功德主兼記帳的話，這份空工就由功德主分去。

參加朋工的人有『拉工』（即僱用札工給自己做活）的優先權。他可以不用工錢，而像變工一樣參加札工作來陸續『還工』，最後還工還長餘或不足再按天找進或找出工錢。

至於參加札工的短工，他們像在別處出僱一樣取得每天的工資，參加札工內子_{（註八）}只是不必到處尋掌櫃，遇到下雨天也可以有飯吃，再就是上工人多『紅火』，所以，雖是札工的勞動強度較強，許多工人還是願意跟札工。

札工成立的第一天，功德主弄些酒飯請工人吃一頓，這叫『起工飯』，吃過之後工人給功德主鋤

半天地不要工錢。散工的時候也有的還吃一頓『散工飯』，同樣送半天工。

此外，札工還有許多一般遵守的規矩，例如：作息要絕對服從工頭的指揮；作活的時候不許拉話，鋤地的時候則可以隨便唱；飯好飯壞，飯的够不够只能由工頭提出，其他人不許說話；吃飯的時間不許說話，不許口裏嚼着飯盛飯；做活的時候，排列好之後一天再不許隨便更換位置，若是換了位置將會引起天下雨等等。這些規矩有些是勞動紀律性質，有些則是無意義的迷信禁忌。

札工按它參加的成分和札成的目的可分做下面的幾種：

第一種是純由短工組成的札工，或者是短工之外又參加了功德主家的幾個勞動力。這種札工在給功德主做完活之後完全爲了出僱工賺錢。功德主札工的目的是爲了給自己鋤地。在鋤完自己的地之後，又可以出僱賺空工，自己的地也保證荒不了。這中間又有是完全短工們自己札成的工，沒有功德主，抽的空工除了必要的開支外，短工們大家均分。這一種札工可以看作純粹的札工。在向外出僱（『放工』）的時候，它不是固定在一個地方，而是隨着勞動的需要和工價的高低到處走。所謂『走馬工』就是指這種札工而言。只要有人『拉工』這種札工一般能維持較長的時間。

第二種是純粹由朋工組成的札工。它的主要是爲了給朋工們鋤地，在自己的地鋤完了還有時間再向外『放工』。大半這種札工在給朋工們做活時不抽空工，給外人做活時才抽空工。

這種札工實質上和人工的變工很少差別。它們不同的地方只是：第一，朋工的札工除給自己做之外還向外出僱，變工則是完全爲了給自己做。因此第二，朋工保存着札工所特有的功德主、工頭、管帳一類組織而爲變工所沒有的。最後，札工的人數一般都是九個人以上而人工的變工很少達到這個數目，不過這種札工比較難以札成，札成後也較難持久不散。它的理由在上面人工大變工一節已經說到

了，這裏是完全適用的。

第三種札工是上述兩種札工的中間形式。就是說其中有一部分是僱的短工，一部分是朋工。它的目的是在給功德主和朋工們做完之後再向外『放工』，大家賺些工錢。這種札工比較容易組織，也容易維持。原因是既有幾個短工參加，朋工的人數就較少，每輪流一週不需要很長的時日，純粹朋工所常遇到的困難這時候就不大發生了。所以札工的短工人數越多，長期維持的可能性越大。

從上邊各種不同性質的札工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一方面札工是勞動力缺乏地區同時迅速僱用大量短工的需要下所產生的；一方面它又是人工變工的一種發展（註八），用僱進短工的方法來補救人工變工不能擴大人數的缺陷。

在札工中間因為人數多了，所以它更加發揮了單純人力集體勞動的潛存的力量。札工雖是抽空工，但一般札工，十個人就能頂單人勞動的十二、三個人。其次，札工在農忙時期能起調劑勞動力的作用；它使零來的短工容易找到工做，使土地較少的農民在鋤完自己的地以後把勞動力也可以發揮，它又使勞動力缺乏耕地多的農戶容易僱到工人，土地不至荒蕪。此外札工本身有比較嚴密的組織。這都是札工優於一般變工的地方。

但是，參加札工的短工和向外『放工』的時候的整個札工，對於『拉工』的農戶來說，完全是僱傭的關係。札工和零僱短工不同的地方只是：札工是一個集體出賣的勞動力，他們不是單個人和僱主發生關係而是集體地和僱主發生關係。在札工的內部來說：『空工』，本來是集體勞動所產生的利益的一部分，現在為不參加勞動的功德主分去了一半（功德主大多是不參加勞動的），就是除了種種開銷，它到底還是一個有利可圖的事業。此外，過去有的功德主還在工人中勾引聚賭或是出賣洋烟，誑

騙工人的工資，或是高價出賃出賣工具等等方法以剝削工人。由於以上，札工的工人也是採取僱傭勞動的態度，不像鑿工那樣每人都是給自己勞動那樣經心、認真，特別是主家管的飯不好，工人常常故意怠工，所謂：「掌櫃的不給吃好的，砍了大的留小的」（指鋤草時留苗而言），「你哄我肚皮，我哄你地皮，地皮不長，怪你運氣」一類話在札工中就流行。因此過去貧家小戶即使地荒了他們也是拉不起工的。

參加札工的短工，山南塞北，什麼地方人也有，什麼樣脾氣的人也有，人多嘴雜，常常發生吵嘴打架以至把工鬧散。有的工頭、功德主則施行高壓手段，對工人打罵，罰跪。所謂「寧帶一營兵，不帶一個工」，可見過去領一個札工不是件容易事。

(二) 唐將班子

唐將班子是關中特有的一個名稱。它的內容和陝北各地的札工是相同的，不過由於地方特點，唐將班子在組織上、習慣上也有許多和札工不同之處。唐將班子在關中分區的山、川地帶頗為流行，這些地方都是以「秋田」為主要作物的。唐將班子是由陝南的山陽、鎮安、商維一帶的移民傳播過來的，所以也為這些移民所樂用。以麥為主要作物的塬地上居民（多為老戶）則慣用搭莊稼一類互助形式。

唐將班子以用於鋤草為主，用於開荒的較少，至於割麥，則從來沒有成立班子的。原因是：麥子是全關中分區的一種主要作物（佔全分區穀物的百分之六十），在麥子成熟時需要比任何莊稼都迅速地收割，需要大量的外來勞動，因此在塬上割麥時都用趕麥場的短工而不成立班子（註九）。

班子的人數多半在十個人以上，多者至三、四十人，以十五、六人爲最普通。成立班子的人叫做「包頭」（相當於札工的功德主），他的好處是從每個工人的工資內抽取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一部分作爲下雨天管飯和各種零用，其餘歸包頭所有。班子的工頭叫做「領頭」，一般沒有什麼額外報酬。它的管帳叫做「書班」，過去的規矩是散工時班子給他做工一天，工人不要工錢。

像札工一樣，唐將班子也可以分爲三種。第一種是完全由短工組成的，這叫做「客班」，它是以出僱爲主，所以也叫做「賣工班子」純粹由當地農民組成的變工性質的班子叫做「換工班子」，這是第二種。第三種是一部分當地農民和僱來的短工混合組成的。這幾種班子互有利弊，和三種札工的利弊完全相同。

在許多習慣和規矩上唐將班子和札工也是大同小異的。例如淳耀縣的唐將班子過去就有下面這些規矩：（一）天明上地，太陽落回來，遲到算半工；（二）一天五火六烟（休息五次，吸六次旱烟）；（三）不准二人同時大小便，違者罰措柴一捆；（四）開荒時不准說話也不准唱，鋤地時則可儘量「吆號子」（註十）唱小調，唱戲；（五）人不到齊不許吃飯，違者罰跪吃一碗飯；（六）盛飯時不許說話；（七）吃飯時不許把湯潑在地上；（八）不許把帽子戴在鋤把上；（九）不許把饅泡在碗裏吃。

上面對於札工特點的分析同樣適用於唐將班子，不再重述。

三 兌地

「兌地」，或者叫做「換地」，是農民相互調劑土地慣用的一種方式。兌地又有「死兌」和「活

兌」之分。所謂「死兌」是兩家農戶爲了耕作便利各擲他們所有的一塊土地相互交換，交換之後土地即永遠歸新主所有；在土地數量不相等，質量不一致的時候，一家還有時找出些錢給另一家。所謂「活兌」也是兩家農戶相互交換土地，不過這時交換的不是土地的所有權。而是土地的使用權，他們只是爲了耕作便利暫時交換耕種，所有權仍是原主所有，雙方都可以隨時取消這種交換，所以它是「活」的。活兌的雙方若是土地數量不相等，質量不一致的時候，通常也是由一方給另一家出一些「租子」。

上述的「死兌」可以看作土地的相互買賣，「活兌」則可以看作土地的相互租佃。但是，若它們爲小農戶之間所採用時（大多數是小農戶之間所採用的），它就成了土地的相互調劑的性質了。可以說，這是小自耕農民之間在土地買賣和土地租佃的表而形式下所進行的土地調劑。

譬如甲、乙兩家農戶，甲農戶在村東二里遠有半畝耕地，在村西二里遠有半畝耕地，乙農戶也是在村東有半畝耕地，在村西有半畝耕地都是和甲農戶毗連的。甲農戶進行生產時必須時而跑到村東，時而跑到村西（有時在一天之內），浪費許多時間，它又使莊稼的及時照顧，土地的較合理使用爲不可能，它更使得這家農戶採用變工、札工等勞動互助方式爲不可能。乙農戶也是同樣的情形。現在兩家把土地調劑一下（無論是死兌或活兌），那末在進行生產時甲農戶只需到村東去，乙農戶只需到村西去，在雙方都節省下了許多無謂浪費的勞動力和畜力，莊稼也較能及時照顧，土地也較能合理地使用，它又使這兩家農民都有了和別人進行勞動互助的可能（後面這一點還不是農民兌地時的主觀出發點）。

從這個例子可以進一步看出兌地雖屬土地調劑的性質，但它的主要目的還是爲了節省與調劑勞動

力，客觀上它使集體勞動更有了一可能，我們無妨把它看作勞動互助的一種。

另外，有些小農戶爲了輪種（調植）關係，自己土地不敷調劑，也往往相互兌地。

兌地是邊區農村舊有的調劑土地的方式，在一九四三年的生產運動中，我們還沒有得到這樣的材料指明這種調劑土地方式的發展，但是在勞動互助運動的發展中，這種方式可能而且需要發展起來的，所以我們特別在這裏加以敘述。

四 其他勞動互助形式

請牛對——一家勞動力缺乏或家景不好的農戶，準備下一些肉、麵請來幾家以至一二十家有牛犍的農戶（都是親、友），吃上一頓飯，然後這些人用自己的牛犍幫助他開一天荒、種一天地。這頓飯就作爲酬謝，以後再不還工或出錢。這種辦法只見於吳旗縣和隴東分區的某些縣份。在隴東把它叫做「請牛會」（大概因爲它和民間「請錢會」的辦法有些相似）。請牛對是若干家農戶對一家農戶的單方面幫助，不過像這樣大規模的，一二十頭牛同時在一家的土地上耕作還爲其他勞動形式所少見。去年，吳旗縣大大提倡了這種形式而把它變成農戶中間的牛犍變工了。

鑼鼓班子——與請牛對某點上相近的另一種互助是關中一帶所謂「鑼鼓班子」。這也是若干家農戶的勞動力幫助一家農戶耕作。不過這種請班子的人多半不是貧苦農戶而是比較富有的人，對於被請來的農民也沒有什麼利益，這就失去了互助的意義了。鑼鼓班子近來已經不見了。

五 舊有的各種勞動互助形式的綜合觀察

(一) 邊區的農業經濟統治的是個體的小經營的農業經濟，這種小農經濟的特點是每家農戶只有一兩個勞動力，他們都私有着簡單的原始的工具，分散着它在狹小的土地上（或是從地主租來的，或是他自己私有的）各不相關地孤立地勞動。「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於永遠的窮苦。」（毛澤東同志組織起來的講演）。因為這種經濟下面的生產力是極其低下的，它使農業科學和新的技術的應用和土地的真正合理使用為不可能，它使人們的勞動不能發揮集體的社會的力量，它造成農民的散漫、孤陋、窮苦、愚昧、不團結而便於封建階級的剝削和統治。

和小農經濟個體勞動同時存在的又有各種各樣的勞動互助。這些勞動互助，若把參加的農戶都當作獨立的小生產者是可以看作小經營農民之間的生產合作的性質。因為參加互助的農民（按階級成分來說他們都是貧農、中農）彼此既無隸屬關係，他們誰也不剝削誰，在他們中間是平等的共同勞動，互相幫助的關係。在這種勞動互助下面把幾家小農戶的勞動力結合起來集體勞動，勞動的結果則由這些小農戶分別所有。

不過，這種勞動互助按它的範圍、規模和它的作用來說，還只是個體的小農業生產之下的一個無關重要的附屬因素，它絲毫也沒有變更個體的小農經濟上述的農民的窮苦和落後的狀況。

(二) 當作生產合作性質來看的邊區舊有的各種勞動互助，它們又具有些什麼特點呢？

第一，如上面所已指出，就是它數量之少，規模之小和它的臨時性、不固定性。

第二，它只限於本族和至親好友之間，它的範圍是極其狹窄的，越是複雜的勞動互助這個特點就越明顯。嚴格說來，這些參加的農戶是不能看作完全獨立的小生產者的。

第三，部分的勞動互助其中又含有剝削關係和許多不合理的地方，例如出僱的札工，賣工的唐將

班子和部分的人工變牛工，都不完全是合作性質的勞動互助。

(三) 在邊區內不同的地區流行着不同種類的勞動互助。然大致可以指出：在土地遼闊，人口稀少的地區（如延屬分區等地），多流行着較大規模的勞動互助，如札工、大變工等等，在土地缺乏，人口過多的地區（如綏德分區等地），則多流行小規模的變工、人工變牛工和「抽牲口」「併地」等等形式。有些地方，勞動互助比較普遍，有些地方則農民中很少勞動互助的習慣（後者如在三邊和隴東的部分地區）。

(四) 爲什麼勞動互助過去發展不起來呢？它的基本原因是由於小農經濟是以分散的個體勞動爲其固有特點之一，它和集體勞動是矛盾的，因之除了極少數有本族、親屬、朋友關係的農戶以外，他們都不願合作；一方面是怕合作起來吃虧（人力、畜力強弱不等，土地數量不等，家庭情況不同，飯好壞不同），一方面是嫌合作起來非常麻煩（不能自由自在還要時刻計算）。另外，土地使用的極度分散又加重了較大規模勞動互助的困難。這些困難在過去是無法解決的。

其次，過去邊區的農民會受着嚴重的封建剝削，他們不能擴大生產，也不願設法提高勞動生產力。

因此，雖然勞動互助的集體勞動比起極度分散的個體勞動代表着較高的生產力，但它終究不能發展。

(註一) 『雜田』在陝北所指的是除了穀子、糜子、麥子各種主要作物以外的各種次要作物、如各種豆類、玉米、高粱、蕎麥等等、糜子、穀子的播種，本來也需要兩三個人，但是採用『撒

種」的方法一個人一頓牲口即可以勉強播種了。

(註二) 跟牲口的實際只作大半天工，因為牛只能耕大半天地，牛主願意出人的原因，是怕牲口被人用乏了。

(註三) 邊區的「份喂牲口」，「份喂羊」「份喂豬」等等，多半屬於畜牧合作的性質，這裏不加敘述。

(註四) 在邊區農村中還有所謂「札格牛」(或稱摘格牛)，它對調劑畜力也有作用，但實際是租牛的性質。

(註五) 租佃關係的夥種實際上有很多是帶有農戶之間互相調劑土地、人力、畜力的性質的，這裏不再詳述。

(註六) 這種「夥種」，在今天邊區農村中還可以不斷發現，例如延安縣蟠龍區五鄉馬家溝的郭生才和景占海兩家是舅舅和外甥的關係，各有十三畝地、各有一頭牛，郭生才的兒子和景占海二人各頂一個全勞動。兩家「夥種」，牛「夥格」，人變工，地完全一搭種，糞也是一起上。郭生才是老漢，只能喂喂牲口，景占海的娘，在農忙時作兩家的飯，糧食打好後留過籽種，兩家平分，已經這樣種了幾年了。

(註七) 空工的分配方法各地不同，這裏說的是最通行的方法。

(註八) 事實上，有許多札工的形成就是先由二三個人的變工鋤草，在鋤完自己的地以後又給人鋤草，這樣逐漸擴大而成了札工的。

(註九) 趕麥場，這才是真正的集體的僱工組織。在關中隴東一帶都有之。麥子是從地勢較

低的地帶逐漸向較高地带成熟。所以各地農村就有大批勞動力隨着麥的成熟一路當短工出僱割麥，一個村的趕麥場的短工多半是推舉一個人當『幫頭』，負責交涉工資，計算地畝，分發工資等等。

(註十)「吆號子」，當一個班子望見另一個班子的時候，就許多人一齊尖着嗓子發出「噢嚶々々々……」的呼聲，意思是要求對方唱小調。唐將班子有許多流傳的和自編的小調，他們互相唱和，有時是表示友情，有時是互相諷罵。他們的生活是活潑的，所以勞動效率也高些。札工也是一樣。

陝甘寧邊區勞動互助的發展

一 內戰時期的勞動互助

陝北的農民群眾爲了擺脫軍閥、官僚、豪紳、地主的野蠻統治和各種殘酷剝削，會進行了土地革命的鬭爭，現在邊區的一大半的地區，都從那時起廢除了當時豪紳地主的封建土地佔有和他們對農民的封建束縛，而把土地分配給了勞動的農民。這就造成了小農經濟發展的廣闊前途。當時的蘇維埃政府爲了幫助農民發展生產，會根據江西的經驗普遍組織了「勞動互助社」、「耕牛合作社」、「農民生產小組」、「雜務隊」（半勞動力作農業輔助勞動的組織）「優紅代耕隊」（或稱義務耕田隊）「婦女生產小組」等等勞動互助的組織。不過當時農民群眾正在經歷殘酷的內戰，應付着反動武裝的不斷「圍剿」，農業生產受着嚴重的破壞，一般說農業生產是向下低落的；農民群眾從鬭爭中所得來的土地和各種革命的果實還是不穩固的，也還不能立刻造成他們普遍的生產熱忱。由於這些主要原因，上述的各種勞動互助組織，除了「代耕隊」之外，都不起什麼作用。相反，由於農業生產的低落和耕地的面積縮小，民間原有的各種勞動互助組織也呈現着衰退的現象。比較明顯的如延安縣安塞縣等地過去每鄉都有一兩個扛工，內戰時期它們都絕跡了。

農業生產的下降，民間原有勞動互助的衰退和「勞動互助社」等等組織還沒有爲農民群眾所接

受，沒有起大的作用，這就是這一時期邊區勞動互助發展的特點。

二 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三年以前時期的勞動互助

國內和平以後，邊區的農民群眾得到了休養生息；他們逐漸收穫着從革命鬥爭中所得的果實，在邊區內未分配土地的地區，也執行了減租減息的政策，減輕了農民所受的封建剝削。共產黨和邊區政府用各種辦法來減輕人民的負擔和幫助農民發展生產；在這種幫助之下，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這一時期邊區的農業是一直向上發展的。逐年來邊區的耕地面積迅速擴大，農業人口不斷增加，牲畜和糧食收穫量也是不斷上升。特別是在經過了分配土地的地區，由於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業勞動力的增加速度是遠落在耕地面積的擴大之後，在這些地方，雖然有大量移來的新戶，而勞動力仍然感覺不足（註十一）。如何調劑農村勞動力的問題，在實際生活上是早已被提出來的了。這個又表現在延屬分區的一些地方：民間原有的各種勞動互助自發地增長起來，例如延安、安塞一帶的札工的數量，在一九四〇年大致已達到並超過了土地改革以前的水平。

雖然農村有調劑勞動力的要求，雖然民間舊有的勞動互助在自發地增長着，但是從內戰時期就組織起的『勞動互助社』等，依然是不起作用。基本原因是由於它們不是農民群眾自願的組織，而是自上而下地按鄉、村抄名單式地組織起來的空架子（註十二）。許多農民還認為它們是政府爲了動員義務勞動的組織，所以他們願意自己組織變工、札工而不願意把『勞動互助社』等等充實起來。一九四〇年以後，這些組織都非正式地取消了。

在這個時期，邊區的個別地區會根據農民的要求和覺悟，利用民間舊有的形式組織了勞動力，而

且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延安縣爲了完成一九四二年開荒八萬畝的任務，會組織了四百八十七個社，另外吸收四千九百三十九個好學動力參加集體勞動，佔全縣的全勞動力的三分之一，在開荒期間的三分之一的時間內，就完成了百分之五十八的開荒任務。在這之前，延安縣也曾因爲發動運鹽，防止耕地荒蕪，進行組織人民的變工、札工鋤草。不過，延安縣的這些經驗還沒有及時普及到邊區的其他地區，組織人民的勞動互助的工作也沒有引起大多數地區黨政幹部的注意。

這一時期邊區勞動互助的特點是：農民生產情緒的提高，農業生產的上長和自發的勞動互助的發展，而全邊區範圍各地的領導農業生產的工作（除個別地區外）還落後於這種情況，舊的不起作用的各種勞動互助組織取消了，民間舊有的各種形式的勞動互助仍是自流地進行着。

三 一九四三年勞動互助的新發展

一九四二年底召開的西北局高幹會確定了發展農業生產是邊區的第一位工作，而組織勞動力又是發展農業生產的中心關鍵。在毛主席爲高幹會所寫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特別指出：『各縣應以大力組織勞動互助，大大地發展農民的集體勞動』，把它作爲農業政策之一。又總結與發揚了延安縣的經驗，要求各縣普遍提倡變工、札工。從此以後，全邊區的勞動互助走上了一個新的、自覺的發展階段。

25

一九四三年全邊區用各種各種勞動互助形式組織起來的勞動力的數目，現在還沒有全面的統計，下面我們根據已有的不完整材料，分春耕、夏耘和秋收三個時期來加以敘述，最後再予以估計。

春耕時期，在關中、延屬和隴東三個分區（延屬分區缺一個縣的統計）共有四千五百八十八個變

工，參加的勞動力三萬二千〇八十一人。札工和唐將班子五百五十三個，參加的勞動力五千九百十九人。集體開荒隊七十五隊，參加的勞動力一千三百六十五人。在上述各分區中，有組織的勞動力的數目在全部農業勞動力的數目中佔比例最高的是關中，為百分之三十六。其中同宜耀的唐將班子共一百三十四個，參加的勞動力一千五百〇四人，佔全部農業勞動力的百分之六十三。隴東分區有組織的勞動力數目佔全部農業勞動力數目的百分之二十。延屬分區各縣的統計都不完整，其中延安縣有組織的勞動力佔百分之十八，安塞縣有組織的勞動力佔百分之二十六，固臨縣佔百分之二十八，全分區有組織的勞動力約佔全部農業勞動力的百分之十五以上。

以上是根據建設廳的統計數字，至於三邊和綏德分區在春耕期間組織的勞動互助的數目，我們根據下面一些零碎材料，可以看出它們也是有了相當的發展：

在春耕期間，三邊分區的靖邊縣有一百一十個札工，一百四十九個變工，參加的勞動力二千餘人。定邊縣只有一個區的統計（四區）參加變工的勞動力四百五十八人。在綏德分區，我們只有個別區鄉的統計。如綏德義合區的二、三、九三個鄉參加變工的就有一千〇二十三人，全區參加變工的佔全部勞動力的百分之九十。同縣的沙灘坪，四十里舖區參加變工的人數都很多。米脂的官家灣村全體農業勞動力都參加了變工隊。此外在今春綏德分區內減租運動中，許多減租會在取得減租鬥爭勝利之後，領導了本村的生產，組織了變工。

以上就是春耕期間各地各種勞動互助的統計（註十三）。

在夏耘期間，各地的統計更不完整，但是有一點可以確定：即由於鋤草只由人力參加沒有畜力參加比較更容易組織，而且農民早有在鋤草時期組織札工和唐將班子的習慣，所以夏耘時期參加勞動互

助的人數更多了。不但大多數春耕期間組成的變工、開荒札工、開荒班子，都能保持不散轉變成爲鋤草的變工、札工和班子，而且又增加了新的變工、札工和唐將班子。不但吸收了全勞動力參加，而且吸引了一大批半勞動力（婦女老漢）參加。

例如隴東的鋤草變工參加者共一萬三千五百四十七人（隊數缺一個縣統計），佔全分區勞動力的百分之三十三（春耕時只佔百分之二十）。延安縣的變工和札工共一千〇四十七隊，參加者佔全縣勞動力的百分之六十三（春耕時只佔百分之十八）。安塞縣鋤草時間組織了四百二十個札工，參加者四千〇六十三人，五百五十八個變工，參加者三千三百一十人，共佔全縣勞動力的百分之八十八（春耕時只佔百分之二十六）。甘泉縣參加鋤草變工札工的佔全縣勞動力的百分之五十九（春耕期間只佔百分之十五）。志丹縣組織了四百十四個變工，參加者三千一百多人，八十五個札工，參加者八百多人，二十七個婦女變工，參加者一百六十八人，以上共佔全縣勞動力的百分之六十三（春耕時間只佔百分之四）。三邊分區的吳旗縣組織了二百六十八個變工，參加者二千〇二十七人，佔全縣勞動力的百分之三十二。靖邊縣春耕期間的變工隊，札工隊，都轉變成爲鋤草的變工、札工，又增加了許多新的變工、札工，個別鄉的統計也達到佔全部勞動力的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註十四）。

秋收期間（收割、打場）的勞動互助，許多地方採取了發動全體農戶全山上山，進行小規模的三家變工。大多數長期的太變工都採取分爲幾個小組的辦法。關中的許多鋤草班子這時又轉變爲秋收班子，早上割，下午耨，晚上打。有些地方配合着進行了上糞開秋荒等工作。因爲秋收爲期較短，有些地方落霜早，莊稼受了凍，搶着收割，又因爲秋收可以全山上山（「收秋無老少，一人一鐮刀」）等等原因，所以許多農戶沒有變工。我們只有個別區鄉的統計，不再引它了。

要了解一九四三年勞動互助發展的規模，可以把個別地區勞動互助組織過去的數量和今天的數量作一個比較。例如同宜耀過去全縣只有二十二個班子，一九四三年春天就有了一百三十四個，增加了六倍多；參加人數過去只有三百五十人，一九四三年春天就有了一千五百〇四人，增加了四倍半。淳耀縣原有搭工二十五個，一九四三年春天就有了一百九十三個，增加了八倍，參加人數原有一百七十八人，一九四三年春天就有二千三百〇四人，增加了二十倍。綏德義合區三個鄉的統計，過去參加變工的二百八十五人，一九四三年就有二千〇二十三人，增加了幾乎四倍。至於隴東、三邊許多地方，過去農民很少變工或是差不多沒有勞動互助習慣的，一九四三年也組織了很多的變工和集體開荒。根據以上可以估計一九四三年全邊區各種勞動互助組織比較過去最少有了四至五倍的發展。

若是綜合上述作一個慎重的估計，可以說：一九四三年在全邊區春耕期間有百分之十到十五，在夏耘期間有百分之四十左右，在秋收期間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勞動力參加了各種勞動互助組織，我們再去掉一部分不起作用的互助組織，那末可以估計去年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勞動力參加了勞動互助組織。它的數量是比過去最少增加了四五倍。

再從地區上觀察：雖然它的發展程度在不同地區還是不一致的，但是除個別地區成績較少外，在全邊區範圍內不論是經過土地革命的地區或是未經過土地革命的地區，不論是勞動力缺乏或是勞動力過剩的地區，又不論是過去有勞動互助的習慣或是沒有勞動互助的習慣的地區，都普遍組織了各種各樣的勞動互助。

這種普遍大規模發展起來的勞動互助組織，絕大多數都是農民自願參加的，實際起作用的，所以它不同於內戰時期的『勞動互助社』一類組織。另外，它雖是從民間舊有各種勞動互助形式發展起來

的，但它的意義已經根本不同於民間原有的勞動互助了。上面已經指出民間原有的各種勞動互助的特點之一就是它數量之微少。規模之狹小。只能成爲小農經濟的補充物，在整個農村經濟中不佔重要比重；現在這些勞動互助組織已經真正吸收了約四分之一的農村勞動力參加，在整個農村經濟中佔着重要的比重。單單數量的空前發展一點，就使我們再不能以舊的眼光來看它了。

四、舊有勞動互助的變化

民間舊有的各種勞動互助經過去年一年的提倡和實行，不但數量有了空前發展，而且它們本身在內容上和組織形式上也都在發生着變化。這種變化還在繼續着，但是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第一，過去的勞動互助都是無領導的自發的，所以多是短期的不固定的，有的雖是組織起來也很難持久，往往因爲一點小糾紛而解散，去年的勞動互助則有很多是長期的，全年的。從短期的，臨時的，不固定的勞動互助向着長期的，全年的，固定的勞動互助發展，這是第一個變化。

第二，過去搭莊隊，『夥種』，牛犍變工，『夥格牛』一類比較複雜的變工形式，只限於本族親友之間，所以它的規模是狹小的。去年的勞動互助大多數是農民羣衆爲了發展生產和完成生產任務而組織的，所以它大多數已經衝破了本族親友的圈子（雖然還有一部分是按本族親友關係組織起的），例如隴東分區參加集體開荒七十五隊，參加的有一千三百六十五人，一千〇七十九犍牛。關中的搭莊隊，同宜耀即有五百七十二組，參加的有二千四百六十九人，一千八百四十三個牛，一百七十三個驢，三百九十六個騾子，最多的每組達十四人。夥格牛在隴東分區的合水，環縣兩個縣的統計就有七百一十戶。吳旗三區四鄉經過政府調查和說服，互不認識的農戶夥格牛的即有三十多戶，多開秋荒三百

多敵。在各地又產生了許多過去沒有過的牛犍大變工隊。像這樣大規模的複雜變工，有的足全村參加，自然不能限制在過去本族親友的關係範圍以內了。

第三，過去的各種形式的變工因為規模很小，參加者又多有本族親友關係，所以沒有一定的組織和領導人，也沒有一定大家必須遵守的勞動紀律，勞動日的計算也是不嚴格的。這也是過去變工不能擴大和持久的一個原因。去年的勞動互助因為範圍的擴大，一般都有了比較嚴密的組織。有的是一個自然村（或行政府）成爲一個變工隊，其下再按不同的農業勞動和參加農戶不同的條件，靈活編成小組，在小組之間的勞動力也可以互相調劑。小組或隊又都是民主選舉了領導人（有的變工還是給誰家做，由誰來領導）。許多變工隊又自己規定了大家必須遵守的勞動紀律，例如：按時到工，不到必須向組長請假批准；作息服從組長指揮；先給誰做由組長分派；自己怎樣給人怎做；不半途退出等。勞動日的計算也比較清楚了。長短不齊的工或是「補工」，或是按短工工價找工錢。個別的勞動互助對勞動力強弱不等的還規定了「折工」的辦法（子長南區的變工隊，延市田二鴻的札工隊），關中的唐將班子又規定了按地計算工資的「包工」的辦法。這些辦法都能使勞動日的計算更爲公平合理，造成勞動互助更加長期保持和更加擴大的可能。

第四，去年的唐將班子和札工與變工比較，則起了更多的變化，尤其是關中的唐將班子在一年的發展中，農民群眾創造出許多新的辦法，使現在的唐將班子根本不同於過去了。

（1）過去札工的功德主和唐將班子的包頭大半都是富裕的農戶（中農以上）才能「底墊得起」。去年經過政府的號召與幫助成立的札工和唐將班子，當功德主和包頭的大半是小農戶（貧農或中農）。

(2) 過去僱札工或唐將班子做活的差不多都是中農以上的農戶，他們才有餘錢餘糧，也才有大鍋灶。去年在政府的幫助和調劑下，小農戶甚至新來的難民也有「拉工」或「叫班子」的了。

(3) 去年新發展起來的札工和唐將班子絕大多數是朋工和換工性質，而其中又參加了少數的僱工，他們以變工為主，在有剩餘時間再向外出僱。它們很明顯地是向着小農戶中間的生產合作性質的勞動互助發展。

(4) 過去的札工、唐將班子主要是在鋤草期間才有，很少用於開荒和秋收的。去年的札工、唐將班子則大多數是在開荒期間組成，在完成去年開荒任務上起了很大作用。開荒之後又進行播種、鋤草，關中的唐將班子有的還轉變成「收秋班子」。

(5) 關中的唐將班子取消了包頭抽短工的錢，抽空工和高價出賃、出賣工具等等制度。取消了工頭對工人的壓迫打罵而代以民主的批評和教育（札工也早沒有這些現象了）。工人方面也規定了勞動紀律，自動提高勞動效率，減少休息時間，有的班子還規定每天給主家措回一捆柴，不論吃飯好壞要一樣勞動等等。

(6) 取消了各種無意義的迷信的習慣。

改造了它的許多不合理的制度、辦法、而保持着它吸收短工，調劑農村勞動力的長處，這就是去年的唐將班子、札工發展的趨勢。

第五，過去「請牛對」的形式只是有牛犍的農戶對沒有牛犍的農戶的單方面調濟，而且為數很少。吳旗縣去年廣泛提倡請牛對，不但幫助了無牛的農戶，而且提倡有牛犍的農戶互相請，這就把請牛對發展成了大的牛犍變工隊了。據統計這樣請牛對的有一百〇四戶，共一千〇三十二對牛，開秋荒

二千九百十三畝。

第六，過去的「夥開荒」（「夥種」之一種）大多數只是兩戶「鏟頭手」的合作，而且爲數很少。去年隴東發動的「集體開荒隊」有一千三百六十五個勞動力和一千多犏牛參加，有許多是按村組成的。一部分開荒隊的辦法是開墾的荒地歸全隊所有，收穫則按勞動力分配。這種形式是綜合了民間的「夥開荒」和牛犏變工而成的新形式（延安念莊的劉秉溫大變工隊也屬這一形式）。隴東分區因爲提倡這樣形式進行開荒突擊完成了春開荒任務（註十五）。

第七，過去的勞動互助只限於一定農業勞動上（例如小變工多用於春耕，大變工，札工多用於夏耘等等。一般說勞動互助只限於耕作和農業輸送、打場上）。去年的勞動互助使用的範圍則大大擴展了，不但在各種農業耕作、輸送和打場上廣泛地使用了各種形式的勞動互助，而且它還擴展到以下的領域：

（1）變工修捻地——例如：「過去關中修捻是分散的、沒有組織的，東家修西家不修，所以一面修一面又沖開了，結果始終修不住，……今年則走上集體修捻」，……「區蒙家村二十多人七天完成七十多畝，大家實行換工，男子專門修，女子割草喂牲口……」。修好之後還必須時常保護（「一年修捻十年保護」），因此這種集體修捻必須是一個經常的組織，在下大雨的時候，輪流或全體到地裏去使水入地（以上見去年十一月一日解放日報）。

（2）變工修水漫地——三邊的修水漫地同樣也是若干農戶合作，用變工形式集體打「過水壩」、「賴水壩」。這種勞動互助有時達到六七十個人。它有一個壩頭，下面有小組長，一個人記帳記每天工作人數。修好之後按工分地。這種組織也是長期的，春秋二季合力修補沖毀的牆壩，山水發時全力

護堤，有計劃地放水。

(3) 變工修水利——靖邊、鄜縣等地的水利灌溉去年許多也都是變工修成的。例如鄜縣張村驛共組織了二百三十七個全勞動力修水地、修水渠，由鄉幹部領導興修，修好後按工分地。這樣全縣共修了一千〇九十七畝水地。其中張村驛三鄉的水利，國民黨聯保處時代會動員人伙修築數月未成，去年我們用變工辦法四、五天就修成了。凡是這種水利同樣有一個經常的變工組織，輪流視查水渠，分配放水。

(4) 變工運鹽——這又有兩種：一種是幾家農戶本來變工種地，在運鹽時就轉變成合夥運鹽，抽出各家的牲口，抽出一兩個勞動力運鹽，他家裏的地由留在家裏的人變工耕種。例如安塞馬家溝，淳耀白塬村的運鹽都是這個辦法。第二種是幾家本來不在一起變工的農戶爲了運鹽才合作起來，一部份人未運鹽，一部份留在家裏耕種全部莊稼。例如定邊賈保元和長腳戶的變工，和吳旗三區二鄉一村，靖邊鎮靖區二鄉都是這種變工運鹽的辦法（這些變工和綏德的「抽牲口」很相似，但是引起變工的條件却是不同的）。

(5) 變工打鹽——三邊的打鹽也採取了變工，大大提高了產量。

(6) 變工進行農事準備工作——例如春耕前的砍柴，鋤草，整修農具，秋收冬藏的編筐子圍子等等。

第八，過去的勞動互助本來也有光景較好的對於較貧農戶、勞動力較強對於勞動力較弱的人幫助的性質，不過它只是限於本族親友之間。去年的勞動互助組織更加發揚了這方面的互助的性質，帶上了邊區群眾革命的急公好義友愛互助的色彩。例如關中分區去年抽了兩千個勞動力幫助新來的移難民

開春荒，以免誤了開荒時間，後來再由移難民陸續還工。又發動老戶的牛犍幫助新戶種地，不要新戶還工，僅在同宜耀的四區就這樣幫助新戶種了一千三百三十五畝熟地，五百七十八畝荒地，在赤水縣由於老戶牛犍的幫助，難民多開荒地一千畝。有許多唐將班子規定了幫助難民的辦法，不准嫌難民的飯壞，有的班子給難民開荒時不吃飯（新正別嶺村的班子），有的變工隊幫助難民種地不要難民還工，也不吃飯（赤水陳建伯的變工隊，十一個人，十四個牛這樣幫助了難民十四天）。有些札工和班子還規定了勞動力強弱不同互相幫助，勞動力強的作重的活，弱的作輕的活，或是鋤草時一個強的幫助一個弱的等等。子長縣有的札工，功德王不但不抽空工還給拉不起工的農戶借米。這許多例子都表示各種勞動互助都正在變成群眾性的真正團結互助的組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張清益在關中分區所發起的義倉運動。每個村集體開墾荒地作為義田，收穫的糧食即歸入義倉，每村組織一個義倉管理委員會，逢荒年或貧戶無糧時皆可向義倉借糧。這樣義倉不但有互助備荒的作用，而且有積極促進生產的作用，這是勞動互助的又一發展。

第九，有一些勞動互助組織把生產同擁軍優抗、自衛動員聯系起來，例如關中別嶺村的班子，白塬村的變工等，凡是動員擔架出發的人在外一天算做工一天，其他地方也有許多變工隊、札工隊在環境緊張時就轉變成自衛軍的組織，有些變工隊就是優抗代耕隊。有的把生產同踴躍負擔、碾送公糧聯系起來，例如安塞魏家場的大變工隊在碾送公糧的時候把全村變成碾送公糧的變工隊，用三四匹馬、兩頭驢子、八頭驢碾米，二十條牛專門馱送，白天由十個婦女輪流看碾，夜晚由男子代替，抽出十個勞動力專門送，這樣很快地就完成了公糧的任務。有的把生產同文化教育聯系起來，例如關中許多班子在休息的時候讀報紙，教唱新編的秧歌等等。所以去年的勞動互助不但是一個生產的組織，而且有些

已經開始從擁護軍隊，擁護政府，自衛動員，文化教育各方面把農民群眾團結起來。這一些新的特點，自然是過去的勞動互助所不能有的。

綜合以上，我們可以說，去年的勞動組織和民間舊有勞動互助比較，不僅是量的不等，而且已經在本質上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在我們工作成績好的地方就很顯著，在工作成績較差的地方就不大顯著，但是這一個新的趨勢是很容易看出的。

(註十一) 關於這一方面的材料是很多的，我們只引證最近三邊地委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的一個報告：靖邊龍州區三鄉有一四〇戶農戶，需要僱長工一人以上者六十四戶，已經僱到者只二十六戶，其餘三十八戶至今未僱到。據估計因此影響到耕地面積少擴大一五二〇畝，少打糧食七六〇石。

(註十二) 一九四三年解放日報上靖邊的一個鄉指導員說：「過去說一個村要組織三個生產大隊，我估計那是組織不起來的，沒辦法口得捏造些數目字」。

(註十三) 以上統計只有勞動力的數目，缺參加勞動互助的牛頓的數目。

(註十四) 上面所引的許多統計是不完整的，例如許多地方作統計時，把五個人以下的變工沒有統計在內。另外有的統計數字比實際數字大，因為個別地方組織勞動時沿用了「抄名單」、「指定參加」的老一套，而把不起作用的名義組織當作「完成任務」。又有的地方（如隴東的環縣、曲子）變工的數目是估計的，又有的把極短期的小變工也統計在內。

(註十五) 不過據隴東分區和延安縣念莊的經驗，都證明這種形式在今天條件下還不宜普遍

提倡。隴東的報告上說：「其壞處是不能大大提高群眾的積極性，既是按人力牛力多寡分糧，群眾私有觀念重，調皮的可以耍奸，同時「麻達」多，大家要一起種、鋤、收割、居住分散，集中起來勞動，不免浪費勞力和時間」。

例如曲子土橋區一鄉一村的「集體開荒」，「共開九天，開了三十五畝地，因為大家關心都不够，只打了七石粗糧，幾乎連工本都不够，每人總是把自己的地搞好了才搞那一塊……」（勞動英雄張守成的談話）。又據念莊的經驗也是說：「這樣的辦法對於更加提高勞動效率還不够，這個變工隊共打二十四份賬，某一隊員只一份的，那他心裏就想在二十四份中我只佔一份，勞動的差些也沒有什麼關係，而份子多的就吃了虧……」（一月四日解放日報）

陝甘寧邊區勞動互助在發展農業生產上的作用

陝甘寧邊區所處的環境在一個時期內還使我們不能採取真正現代化的農業技術；但是我們能不能在現在比較落後的技術基礎上面，把邊區的農業生產力大大提高一步呢？一年生產運動的經驗證明了這是可能的。我們先把若干鄉村去年的收穫和前年的收穫作一個比較吧。延安縣吳家棗園村一九四二年的收穫是一百四十一石五斗，一九四三年是二百五十六石七斗五升，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一。安塞馬家溝村一九四二年的收穫是八十三石七斗，一九四三年是一百六十石，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六。淳耀白塬村一九四三年的收穫比一九四二年增加了二百石，每畝比鄰村多收七升至一斗。延安念莊的變工隊一九四三年收穫比一九四二年增加了幾乎一倍。華池城壕村一九四二年的收穫是一百七十石，一九四三年是二百八十石，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上面這些村莊都是一九四二年未實行勞動互助，一九四三年實行了勞動互助，而且實行的比較好，因此大大地提高了生產（註十六）。

我們再把實行了勞動互助和沒實行勞動互助的個別農戶來比較一下。延安縣念莊，變工的農戶十二個全勞動力六頓半收糧一百二十五石四斗，未變工的農戶二十三個全勞動力十頓半收糧一百五十八石，按勞動力平均，相差百分之六十多。

再根據延安縣南區區長估計，去年全區收穫為二萬〇九百石，其中因為組織變工、札工多收了五

千二百九十石糧食。又據新正縣三區二鄉鄉長估計，全鄉因為組織班子去年可多收糧四百餘石。

上面所引的材料絕不是個別的現象，而是從任何方面都證明，只要真正組織了勞動互助就可以或多或少地增加糧食，組織的越好，增加的糧食越多。

爲什麼一實行勞動互助就能多打糧食，勞動互助有些什麼好處呢？

第一，實行勞動互助的時候有許多人、牲口同時在一個地點勞動，能提高勞動效率，例如十個人集體勞動，在同樣長的勞動時間內就能作出十三、四人的活來，就是說提高百分之三、四十的勞動效率。這是由於下面的一些原因：

(1) 許多人在一起鋤地或是幾頭牛在一起耕地就能提高勞動情緒，人和牲口都不肯疲乏，又能互相督促和引起他們的競爭心。一個人或是一頭牛做活的時候，吊吊搭搭，無精打彩，不久人也困了，牛也乏了。若是人和牲口一多，人有說有笑，手底下自然快起來，牲口也精神起來。一個跟上一個，誰也不肯落後，暗地裏就互相競賽起來。例如關中的唐將班子發明了「裝口袋」，「吃地球」等等個人競賽辦法，誰落在後面，就要被衆人嘲笑。人一多又可以互相督促，所謂「三懶一勤，想勤不得勤；三勤一懶，想懶不得懶」，所以這時候勞動強度的增加是自然而然的。

(2) 做起來可以「趕急」，「不遠農時」。無論是播種、鋤草、收割，都需要在一定時機進行，不然莊稼就受損失。集體勞動的時候，人力就可以得到調劑，可以先集中力量鋤草大的地，或先收熟了的地。這樣做得又快，莊稼又好。

(3) 人力和畜力能得到適當的搭配和發揮，例如一頭牛播種需要兩個人，兩頭牛分散下種需要四個人，但若是集體勞動三個人就夠了。五頭牛分散下種需要十個人，若是集體勞動七個人就夠了。

這時候七個人就可以做十個人的活。再例如用牲口送糞，分散勞動的時候一個人只能駝自己的一個牲口，若是集體勞動一個人就可以駝三、四個到五個牲口。這時候一個人就可以做五個人的活。

(4) 集體勞動可以把人分開擔任不同的工作。例如札工和唐將班子有的是由一個技術好的人專門修理全部的工具，還有的在開荒時候抽出兩個人專門刨梢。這樣的分工也可以節省很多的時間。

(5) 集體勞動人們可以互相幫助，消滅勞動力強弱的差別。例如幾個好的勞動，夾雜上一兩個較弱的勞動力，大家稍為幫助一下，就可以絲毫不影響全體的勞動效率。

(6) 集體勞動還有許多其他可以提高勞動效率的地方。例如五個人收割，每人割一小把，當時就可以合起擰成一大把，不必像一個人收割的時候那樣必須一小把一小把放在地上然後再收一遍。許多人裝車裝牲口就可以省下牲口和大車空等的時間。許多人同時鋤草可以一下把草鋤光，不像一個人鋤一大片地，鋤到這邊又荒了那邊。

總之，勞動互助的第一個好處就是它能把多數的人和牲口集合起來，發揮「單純合作」的作用。同樣的人力、畜力在同樣的勞動時間之內就能得到更大的結果。

第二，實行勞動互助可以把人力和畜力都用在有效的勞動上，節省了許多不必要的浪費的時間，也就是實際延長了有效的勞動時間。例如一個人上山勞動，往往是吃過了早飯才去，到了山上一看一大片地，嘆口氣，休息一會，東看看西望望把時間都浪費了。早上又要回來吃飯，晚上天不黑就早早回來了。農家家裏都有些瑣碎事情，有的時候一耽誤一天就不上山了。若是集體勞動，人們都覺得這麼多人同時勞動一定要時間抓的緊些，往常一個人就誤點工夫不要緊，人多了就耽誤不起（給誰家勞動的時候，那個主家特別是這樣感覺，所以他也特別操心）人們互相督促，早早就上山了。所謂「

「三早折一工」能多做出很多活來。早飯和午飯都是送上山去吃，省下了來回走路耽誤的時間（所謂「人多下苦下在山上，人少下苦下在路上」）。平常送飯，一個人勞動要一個人去送，十個人勞動要兩個人送也就够了。一個人勞動，休息的時間沒有一定，集體勞動有人負責，休息的時間也縮短了。晚上，剩下一點地，每人多鋤幾鋤頭也就完了，所以回來的也晚些。再則大家變工不能因為家裏有一點小事就不去給人家還工，因此，勞動互助的結果是上山早，回的晚，休息時間少，少跑路，少誤工，實際上延長了有用的勞動時間。

此外，勞動互助可以節省其他方面的許多浪費的時間。例如許多變工隊把全體隊員要辦的瑣碎事情，買東西等工作交給一個半勞動力代辦。變工輪流在各家吃飯又節省下婦女作飯的時間，可以騰出婦女們的時間做其他工作。

第三，實行勞動互助的結果可以造成真正群眾的普遍的勞動熱潮，不但能把全體農業勞動力吸收與組織到生產中來，而且能推動許多半勞動力和迄今還站在生產戰線之外的勞動力，把他們也吸收與組織到農業生產中來。

凡是成立了勞動互助的農村，農民已不是一戶一戶各不相關地孤立勞動，而是成爲了一個有組織的勞動隊伍，爲了一個確定生產任務而奮鬥。黨和政府提出的生產號召生產任務經過勞動互助組織更容易貫徹到底，生產中的積極分子和勞動英雄更容易實現他的領導與推動作用，農民更容易相互學習生產技術和交換生產經驗。分散勞動的農民有很深固的保守觀念，不肯採用新的農作方法和新的技術，但是在組織起來之後，就能打破這種陳舊的保守觀念，使他們接受新的農作方法和新的技術，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把參加生產的勞動力組織起來之後，就能刺激與推動了迄今還未參加生產的勞動力和半勞動力，把他們也捲入生產的熱潮中間來。在去年的生產運動中間有無數這樣的例子。

在赤水、新正、吳旗、曲子、志丹、定邊以及其他許多地方出現了許多婦女的開荒、鋤草的班子和變工隊。例如赤水的一區四鄉有三個婦女開荒班子，赤水要險村有兩個婦女開荒班子共八個人，兩個班子互相競賽，有的婦女每天能開荒五分。同宜耀的二十八個婦女開荒八十五畝半。淳耀的三十八個婦女開荒七十六畝三分。新正的十九個婦女開荒四十二畝半。吳旗縣有七個婦女鋤草變工隊共六十九人，志丹縣的婦女鋤草變工隊有的還向男子變工隊提出挑戰。除了參加農業勞動以外，有些婦女還在給變工隊作飯、送飯、喂牲口等等勞動上進行了變工。在秋收的時候除個別地區外大多數的婦女參加了秋收勞動。

其次，各地還出現了許多老漢和娃娃的變工隊。開荒運動中在各地會有六、七十歲的老漢和十幾歲的娃娃參加開荒，例如新正一區九鄉七十八歲的王老漢開荒三畝，淳耀六十九歲的董發寶開荒十四畝，新正十一個娃娃開荒三十六畝，延川永遠區三鄉三個娃娃的變工隊開荒十五畝，固臨安泰區孟家村七個娃娃的變工隊開荒四十畝。

再在酈縣、同宜耀都出現了商人的開荒變工隊。同宜耀衣食村的商人說：「若要發，買賣兼莊稼」八十個商人開了一百八十六畝半荒地。甚至連廟官、瞎子（慶陽）都參加了開荒運動。

最後，各地還出現了許多二流子參加勞動互助因而轉變並成爲變工隊的隊長和組織二流子變工隊的例子。延川的四百六十五個二流子中參加變工的八十三人，參加札工的三十二人，同宜耀衣食村的一個二流子班子開荒四十七畝，並不比一般勞動力差。有的把甲村的二流子編到乙村的變工隊，乙村

的編到甲村，以免他們回家偷懶（靖邊），有的把二流子編入變工、札工後減少了大家在地裏的牽掛，免得二流子偷東西和到婆姨家裏蹭躑（志丹）。

總括以上，勞動互助的好處就在於它能提高勞動效率，延長有用的勞動時間，組織廣大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和吸收更多的勞動力到生產中間來。這樣它不但能解決地廣人稀地區一部分勞動不足的問題，就在勞動力不缺乏的地區，它也能使得農民有更多時間來擴大耕地面積（開荒），改良農作方法，興修水利和經營副業。

我們下面再引證部分材料來具體說明勞動互助在去年生產運動當中的開荒，改良農作方法和經營副業上的作用吧（註十七）：

關中分區的報告上說：「關中分區今年春耕任務能够順利完成並在開荒中超過計劃，勞動組織之充分利用與改造是起着很大作用的」，例如「……新寧五區四鄉未組織前四十天只開了七十畝荒地，幹部只每天空喊「都開，都開！」，之後，組織了十三個搭工，參加的一百六十一人，六天就開了四百六十一畝！」安塞縣原計劃開春荒四萬畝，結果開了七萬三千畝，據縣委的報告說：「本年全縣開荒超過原計劃之一倍，是因為有效地組織了變工隊，提高了勞動效率和熱忱」。再例如合水縣自三月至四月底全縣只開荒一萬〇六百五十三畝，五月一日以後只十一、二天內因為切實地組織了勞動互助就開荒一萬三千七百〇一畝。吳旗縣去年秋開荒六萬六千九百四十三畝，就因為該縣廣泛組織了「請牛對」「合牛對」變工等等勞動互助組織。

各地去年的春耕和秋收，凡是組織了勞動互助的地方都能提前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時間完成，材料再不多引了。

在荒地缺乏的地區，提高收穫量主要的方法也是更好地組織勞動力使農民有更多的時間來改良農作方法。例如淳耀白源村去年每畝比鄰村多打糧七升至一斗，據勞動英雄石明德說它的原因是：因為全村搭工所以能，一、去年（一九四二）全村實行了秋翻地，二、今春垠畔一律刈光，三、所有莊稼一律鋤草三遍」。赤水的勞動英雄陳建伯說：「變工的好處是可以多耕、多鋤、多上糞，所以別人的地打三斗，我的地能打五斗。我村的變工隊會和不變工的鄰村梁五地村比較過。我隊有十六個勞動力，十一犏半牛。梁五地村有二十四個勞動力，二十犏牛。我隊鋤麥三百六十畝只七天，梁五地村鋤一百八十畝用了十三、四天。我隊鋤秋田三次，有一次六天就鋤了一百八十畝，梁五地村七天才鋤了一百一十畝。種麥的時候，我隊六天種了三百五十畝，梁五地村十二天種了五百畝。收秋的時候，我隊八天收了二百四十畝，梁五地村十五天才收四百畝」。華池勞動英雄張振財的城壕村變工的結果，除開荒地二百畝之外，比去年地多翻了一次，多鋤一次草，還抽牲口運了兩次鹽。

爲了證明勞動互助在改良農作法和發展農村副業上的作用和勞動互助在地少人多的地區也需要提倡，我們摘引一段去年十月十八日解放日報登載的米脂一個變工隊的報導：

米脂七里廟的模範變工

七里廟，位於米葭大路兩旁，居民較分散和貧苦，共五十一戶，全勞動力四十個，半勞動力四個（十七個無地種南下跟工的全勞動力在外），耕種土地五百一十二畝（其中租地三百零六畝），每人平均地二畝半，每勞動力平均種地十二畝，不够種。耕驢共二十一頭。土地分配較平均，種地頂多的只一戶，耕種四十二畝，其他皆十來畝左右，因此外出跟工、打短者很多。

變工隊，去年就有百分之七十三的勞動力參加，甚至有早在五、六年前就一起變的，但那多是無組織的、零散的活變。經過今年政府的動員組織與領導後，該村變工隊已發展至百分之九十六以上，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參加變工的耕地面積四百七十九畝半，耕驢十九頭，變工的方式已由自流的活變轉為有組織、有領導的固定變（一年變到底）。現在不參加變工隊的只有高照光（村主任事忙，全勞動）與李生章（有病，半勞動）二人。共耕地三十三畝，耕驢三頭。變工之後有些什麼好處呢？僅就這半年來說：

（一）農作法的改進。以整地與播種穀子來說明，三十一年安穀八十二畝，壕穀七畝，撒穀四十三畝，溜崖三十一畝，拍畔三十六畝，打水窖四十八個；三十二年則安穀一百零八畝半，壕穀三十二畝，撒穀二十四畝，溜崖五十五畝，拍畔四十四畝，打水窖一百零四個。

夏耘上也比較細法了。在總耕地中除百分之十的冬麥外，其他田禾（穀、黑豆、高粱等）百分之九十以上能鋤到四次，而在去年則鋤三次的較為普遍。今年所以能夠這樣，是由於變工之後「入手寬套」了。農民們說：「四個變工，一早就省出三個送飯工，每家的雜活（擔水、掃溷）還都誤不了，三早就頂一工哩」。而在生產效率上也提高了，如集體勞動「紅火」（熱鬧），情緒高：「不怕狼」，可晚歸，互相「協諒」（督促、競賽），捎帶的也把一畝地鋤過了等都是事實。

（二）剩餘勞動的盈利。二十一個耕驢中有七個經常走米脂城、桃鎮等地馱販炭，都是一天來回。變工之後，可保證每集都去馱，每月馱六次，今年九個驢共馱三百二十九次。每次除來往盤費外，可賺一百五十元，共可賺四萬八千六百元，其他零碎馱販及捎驢馱炭節省的人工尚不計

在內。

有十個人，變工之餘出外跟工，打短共二百九十天，賺二萬七千元（還有一個腳戶變工隊的收入沒有計算）。

總合起來，根據這個不精確的統計，僅此半年當中（從二月組成變工隊至七月底），由於變工的結果獲取額外（土地之外）盈利近九萬元，因此在變工隊的會議上，隊員們說：「公家真是爲咱想，咱們把這好處吃清了（明白了）、這半年總賺了九萬元」。

現在來看一個好的變工隊是怎樣變的吧！

李善珍隊：共八個人，耕地九十五畝，耕驢三頭牛（計李善珍地十二畝；善玉地十畝，驢牛頭；善來地十三畝，驢一頭；善開地十畝，善鈞地十六畝，驢一頭；善久地十四畝；高照亮地十畝，驢一頭；姜汝華地十畝）。

他們是併地種，即把地打散，作完一家的再作一家的，或者誰家急切就作誰家的，以一工還一工計算。給誰家種，早午飯即在誰家吃，早起留一個人在家等飯，捎帶把上山人家的水擔下，其他都上山（地多時八人一起，地少時分爲二組）。在耕作上，他們採取「化零爲整」與「化整爲零」的競賽方式，如在鋤草時，遇上圪梁或零塊的坡窪地，就把幾人分散，從地邊上開始，吃飯時集中到山頂，看誰在先，誰落後，而遇到大塊較平的地時，則並排着鋤，互相「協諒」，鋤得很快，這是競賽的方法。從二月到現在，他們得到的成績如下：

（一）農作法的改良：

（1）人工掏地，衆人稱他們爲「鋤頭工」，穀地差不多都是掏的，因爲人工掏地掏的深，

比牛耕強，去年八家中只耨地兩晌（李善珍），今年共耨地十四晌半，增加了七倍餘。

(2) 整地：

一、溜崖：去年三晌半，今年十四晌；

二、拍畔：去年二晌，今年九晌；

三、搖圪楞：去年無，今年九處；

四、打水窖：去年無，今年二十五個；

五、撥水溝：去年的老水渠不計，今年的較大的水溝有三十九道。

(3) 播種的細法：以三十一晌穀地來說，去年撒種五晌，今年只撒種一晌，其餘皆安種。

(4) 多鋤一次草：除十八晌麥地外，鋤過四次的有四十三晌，三次的有二十七晌，種完老

麥以後，一齊鋤完四次。

(5) 增加了肥料：單說十八晌麥地，去年上大糞六十六擔，乾糞一百六十九袋，今年上大糞八十一擔，乾糞一百八十四袋。他們本來牲畜很少，爲什麼反能增加肥料呢？主要是靠變工所省出的剩餘勞動打短或馱販炭賺的錢向城裏購買，今年光買糞錢花了二千三百元，其中只有李善珍從家裏補了一斗老麥。

(6) 現在他們已把十八晌麥地糞都送上，計劃種完麥後，把三十一晌穀地被蟲蝕的連根挖掉，並翻秋地十三晌，以防來年害蟲繁殖。

(二) 餘工盈利：

春耕完後，四月間。抽出三個人出外跟工，未種完的莊稼（糜子、洋芋），留給家裏的人去

料理。

李善珍，出外燒一個月石炭，賺二千七百元。

姜汝華，出外包一月工，賺二千二百五十元。

李善開，出外蓋橋一月，賺一千三百五十元。

在家的五人，除負責料理各家的莊稼外，有驢的如李善鈞，善來，高照亮，還「吊打」的去馱炭賣，每人馱了十二次，共賺一萬元，馱時多半是稍馱（一人趕二驢）可節省一個人工，（稍一次還工半天）。最近因種冬麥和快要收秋的原故都在家裏，李善珍集合了四人向該村石炭窯以二千四百元包了十四個工掏土，但四個人四天就完工了，集體勞動的結果又省出六個工來，每人賺到三百元的工價，而節省的工就以原工價一百八十元計，最低限度又可賺一千二百元。

合算起來，只半年工夫，眼看到的這八個人共得到二萬二千五百元的收入。若將新增的地也折成價，則將多有萬餘元的收入，無怪他們變工愈變愈起勁，衆人愈看愈眼紅了！

去年邊區的生產運動證明了：發展農業生產的中心關鍵是組織勞動力，而組織勞動力的首要工作和最有效的辦法又是組織農民的勞動互助。經過勞動互助就可以發動農民的普遍生產熱潮，造成真正群眾性的生產運動，吸引更多的勞動力到生產戰綫上來。這樣就可能多開荒地，多耕，多鋤，多施肥，改良作法，興修水利，以達到增加糧食產量的目的。這是在今天條件下提高農業生產力必須遵循的道路。不但這樣，由於勞動互助的發展造成了我們進一步改良農作方法，增修水利，使用比較進步的工具（如風車、水車、槓等等）的可能與便利，給農業生產力的進一步提高造成了有利的條件。

(註十六) 上述的村子有的去年增加了幾個勞動力，有的未增加反減少了幾個，去年天年
本比前年好，所以實行勞動互助是增加產量的主要原因。

(註十七) 勞動互助在修水利中的作用已見上節。

陝甘寧邊區新的勞動互助的組織形式和它的性質

一 幾個模範的勞動互助組

去年的勞動互助的發展，在邊區的不同地區是根據了農民的不同勞動互助習慣和不同的具體條件，廣泛地利用了各種各樣的舊有形式。在進行勞動互助中間，各地的農民群眾又根據了實際生活的經驗，發展與改造了各種舊的互助形式。因此在邊區去年會出現了許多模範的新的勞動互助組織，給邊區勞動互助的將來進一步發展開拓了一個新的方向。下面我們選擇出幾個典型的勞動互助組織來作為代表。

甲、白塬村式變工。它的特點是：

第一、它是一個行政村（計三個自然村，都相距不過一二里路）包括全部七十二家農戶的大變工。

第二、它不但把全村的男子全勞動力都組織起來作主要勞動，它還把六個老漢組織起來變工墊圈、割草、做零活，把十二個娃娃組織起來變工放牛開荒，把二十一個婦女組織起來變工做飯、鋤地、紡織。

第三、它不但把全村的耕牛組織在搭工組裏，它還把全村的馱運牲口組織成爲運輸隊。

第四、它是全年不散的變工，耕種時是九個搭工組，開荒時變成四個開荒班子，鋤草時還是四個班子，收麥收秋時又變成九個搭工組。此外開秋荒，修埝進，秋翻地和各種農事的準備工作，都是變工進行的。變工的組織是隨不同的勞動而靈活變更的，每次變更都由大家民主決定。村主任石明德則擔任總的領導。

第五、變工隊還進行了開義倉地，運鹽，優抗，送公糧，自衛動員的工作。

這是從「搭莊稼」形式發展而成的變工隊的典型。

乙、馬家溝式變工。它的特點是：

第一、它是包括全自然村十四戶的大變工。

第二、它把全村的十五個全勞動力、十頭牛、十個驢，都組織在四個組裏。

第三、它也是全年的變工，全隊在春耕時按牛犍好壞和相互關係分為四個小組，變工開荒、播種，沒有牛犍的農戶則用人工變牛工。鋤草時把九個勞動力吸收幾個短工組織成一個札工。又以七個勞動力組織成一個變工。秋收時則按七個組進行收割、措、打。

第四、除農業外還朋夥放青運鹽，變工進行優抗。

這是一個大牛犍變工隊的典型，其中又包含了人工變牛工，人工的變工和鋤草札工。它和白塬村變工的不同處是包括的農戶比較少，半勞動力還沒有組織，變工應用的範圍也沒有白塬村廣泛。

丙、吳家棗園式變工。它的特點是：

第一、它是包括全村二十二個全勞動力的人工變工。半勞動力及牛犍均未參加。

第二、全村是一個變工隊，按勞動力強弱及相互關係分為三個小組。由吳滿任隊長。

第三、從開荒，鋤草，到秋收全年變工不散，都是按三組進行的。

這是一個人工的大變工的典型。

丁、後殿村的唐將班子。它的特點是：

- 第一、取消了唐將班子和札工包頭抽空工，抽工人工錢，高價出賃、出賣工具等等一切辦法。
- 第二、取消了過去唐將班子的一切迷信習慣，增加了讀報紙，教唱新秧歌等等文化娛樂活動。
- 第三、取消了包頭、領頭對工人的壓迫，代之以民主的生活，勞動力強弱不同互相幫助，幫助難民。

這是一個唐將班子（札工）的典型。

以上三個變工和一個唐將班子（札工），去年它們都收到了極大的成績，而且對於周圍的勞動互助起了極大推動作用。其中最完備的是白源村式變工，它包括了一個行政村的全部人力和畜力在全年各種生產活動上的變工，這樣全部人力和畜力，都得到了最適當的配合和發揮，在不同季節和不同農業勞動上靈活編成不同的小組，各組之間又取得密切合作。這種勞動互助組織形式雖然在大多數地方或者還不容易立刻辦到，但它應當成爲邊區大多數農村的變工隊努力的方向。

其次是馬家溝式的變工，它包括了全部全勞動力和全部畜力，沒有牛犍的農戶可以用人工換進牛工，畜力和人力也得到比較完滿的配合和發揮。其缺點是半勞動力還沒有組織起來，所以成效也就不如白源村式變工大。這在組織半勞動力還有很大困難的農村，是可以效法的一種組織形式。

再其次是吳家棗園式變工，它只包括全部全勞動力，而沒有包括半勞動力和畜力，這個變工隊由於附近有荒地，而且由於吳滿有的領導，造成了熱烈的開荒運動，所以開荒最多，增加糧食最多。不

過，由於畜力和半勞動力沒有參加變工，所以熟地增加收穫的成績就不如上述的兩種形式的變工。在組織牛犍和半勞動力有很大困難，而只能組織全勞動力的農村，仍是有效法的。

後殿村的唐將班子，應當成爲邊區各地的唐將班子和札工學習的榜樣。除了完全取消抽空工一點還不宜於普遍推行之外（若包頭或功德主自願不抽空工的當然也可以，不過在各地都提出完全不抽空工，恐怕造成札工大規模發展的困難），其他辦法可以完全逐漸推行到邊區各地的。

下面我們摘抄關中報告中後殿村唐將班子的情況作爲參考：

關中同宜耀後殿村的唐將班子

從前本地（同宜耀廟灣區二鄉一行政後殿村）只有在每年鋤地時才組織唐將班子。人數很少，去年（一九四二）也只有十個人，而且「換工」的時間少，都是「賣工」。爲什麼過去不成立開荒班子呢？原因是：「沒有人出頭成班子，人們都七嘴八舌的，每年春上吃的欠缺」。這說明過去不能成立開荒班子的原因主要是黨、政的領導組織不夠，沒有解決他們的具體困難（吃糧和領班子的包頭等等）。舊曆二月初五日區上幹部在鄉上召集了村以上幹部會提出各村趕快成立班子，馬上動手開荒。鄉長（就是這次參加邊區勞動英雄代表大會的代表田雲貴）村主任都提出自己的開荒任務，會後他們回到本村去瞰對象。有一個趙天發，當過多年包頭，既積極又有辦法，群衆中也有威信，他們馬上找他和領頭劉宗法，晷班韓書禮商量，對他們說明開荒的好處：多打糧食是自己的，公山誰開下就是誰的地，私山上五年不出租子，難民開荒三年不出公糧，和成班子開的快等等和他們本身利益有關的道理。當時就順利決定從第二天起（初六）就起班子。

經過鄉長、包頭、領頭回去一號召：「今年誰願開荒，願上班子做莊稼的，明天拿上鋤頭先給村主任換工！」第二天就有十個人自動來參加。不幾天就增加到十五個人，十天後就有了二十五個人，差不多包括了全村的勞動力。因爲人數多了，就以三個小村子爲單位分成三個小組，各選一個組長，每天早晨叫人，按時上地。開荒也是分爲三組進行，每天比較三組的開荒成績，互相競賽。區上來人到班子上看過幾次，給他們加了加油鼓勵了一下，他們情緒更高了，開荒紀錄每天在增加。

這個班子和往年的不同是「賣工」少，「換工」多。今年班子上有三個「客班」，包頭不抽他們的錢，口決定在散工時大家每人拿出一個工的錢會餐一次，客班的待遇和其他一樣。沒有鋤頭的由包頭代買一把，在工資內按原價扣。這就去掉了過去班子上包頭對工人的剝削。

他們又改過去的「五火六烟」爲早晚休息二次，每次兩袋煙的時間。又規定有特殊事不能來的要向包頭請假，每人每天最少挖二分地（這一帶地難開），每天工作完要洗手洗腳。他們又創造了「包工制」的辦法，每天上山由包頭劃出二分地作爲一個工，開了二、三分地算一個工，誰開四分地算兩個工，代替了按天算工錢的辦法（這叫「論工制」）。這樣勞動力強的人積極性更高了，例如趙天發一天就挖了五分地。「包工制」和「論工制」是靈活運用的，遇到太難開的荒地或是有新來難民參加的還是「論工」（按天算），以免得他們吃虧。

他們在開荒時還採取了簡單的分工，輪流抽出兩人專門砍梢子，當時捆成捆，每天回家時每人揹一捆，平均每人每天可帶柴一百五十斤，節省下上山砍柴的時間。班子上強弱不齊可以互相調劑，家庭的婦女也進行互助。當班子給某家開地的時候，包頭就動員班子所有家庭的婦女幫助

這家做飯，她們也採取換工的辦法。

有一次有人懷疑班子上的賬目不清，又有人覺得給自己挖地的時候人數來得少些，於是決定賬目公開；每十天把賬向大家公佈一次，誰有意見向包頭提出。

在休息時候書班讀關中報和群眾報給大家聽，有一期群眾報上面登載着廟灣區生產計劃的消息，引起他們很大的興趣。有一次報紙遲來了幾天，他們自動到區政府去尋。報上有些開荒的歌，由書班唸過後，馬上在開荒中就唱起來，這樣生產情緒更高了，文化教育工作也進行了。

在四月二十七日他們向全廟灣區的八十多個唐將班子提出四個條件進行競賽，條件是（一）開春荒一百畝，（二）保證經常參加十六人，開荒四十五天，每天最少每人開一分半，（三）秋田鋤兩次，第二次是墾土，（四）每天休息兩次，每晚洗手洗腳，休息時讀關中報、群眾報。這個挑戰書在關中報上發表後，馬上就有四區羅家嶺的班子應戰，前後應戰的達八處。有的班子派人向政府請求把他們和後殿村的班子調到一起比個高低，有的託人從旁探聽虛實。他們都對競賽看得非常認真。由於這個班子的推動和群眾的競賽的浪潮，在全同宜耀造成了熱烈的開荒生產運動。到一九四三年五月，這個班子已經完成任務並超過三十畝，每天開荒的標準已經提高到三分了。這個班子準備夏天轉變成鋤草班子，全年不歇。

二 「劉秉溫式」變工隊

以上幾種勞動互助形式，都只是人力和畜力的合作，在開荒的時候，某一天給誰家變工，開下的荒地就是誰的。收穫的時候仍舊各人的莊稼是各人的（長在誰的地上就是誰的）。這種分配方法我們

把它叫做「按土地分配」。另外，從農村舊有的「夥種」「夥開荒」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形式就是「劉秉溫式」的變工隊（在隴東分區則叫做集體開荒隊），它和其他各種形式的基本不同點是在莊稼的分配方法。在開荒的時候，不是某一天給誰變工，開下的荒地就是誰的，而是凡在變工期間開下的荒地，都歸參加變工的農戶公共所有。因此在收穫的時候，不是按着各人的土地分配，而是按着參加變工的人力和畜力的多少分配，這種分配法可以叫做「按勞動力分配」。這個時候長在這塊土地上的每一棵莊稼，對於每一個參加變工的農戶來說，都有他的幾分之幾。在變工的土地的範圍內土地得到了最合理的使用和調劑，作物的有計劃的播種和輪種（調植）可以完全不顧土地的界限。在變工開荒中的爭開好地和在變工鋤草、播種、收割中所常遇到的爭着先種、先鋤、先割的現象，在這裏也不會發生了。若是使用真正現代化的農業技術的時候，這種變工也可能是最適合與最便利的一種變工形式。在這點上說來，這種變工是最具有進步意義的一種形式。

不過這種變工也有其缺點。除了公共土地之外，每個參加變工的農戶，又都有自己的土地，他們會覺得公共土地上的收穫他不過能分得幾分之幾，而在他自己土地上的收穫則全部是自己的，所以許多農民是先把自己的莊稼作好，才去管公共土地上的莊稼。例如曲子土橋區一鄉一村的集體開荒，就因為公共土地不但耕的晚鋤的晚，而且少耕一次少鋤一次，因此收穫很少。此外，其他變工形式，若因種種原因變工隊不能集合的時候，有地的農戶就會單獨進行耕作，不會誤了農時，在這種變工形式之下，就必須將人集合齊才開始耕作，所以就往往浪費了五相等待的時間。類似這種缺點在其他變工形式下也會發生的，但是都還比較容易克服，而在這種變工形式下，這些缺點就更難克服。土地和莊稼既然是大家公共的，所以每個人都不像對於自己的土地和莊稼那樣關心。

『劉秉溫式』變工隊比較其他變工形式有它的優點和進步的一面，但是這些優點必須是在採用現代化農業技術的條下才能完全展開來。那時農民看到這種變工形式可以若干倍地提高生產力，才會覺得採用這種形式的必要，上述的缺點和農民的落後意識才會被克服下去。在今天我們還沒有完全克服這些缺點的物質條件（技術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它的優點不能展開，而缺點反而完全暴露出來了。

在『劉秉溫式』變工隊下農民的私心觀念形成了提高生產的嚴重障礙，相反在其他各種『按土地分配』的變工形式下就可能把農民的私心觀念和公共利益配合起來，把它變成促進生產的刺激。吳滿有在講到吳家棗園變工隊的經驗的時候會說：『變起工來，每逢開到自己的地的時候早就操心上了。起的早，回的晚，歇的少，掬起地來頭也不擡。大家都並排掬地，誰也不能落在後面，只好跟上一樣掬。第二天輪到另一個人也是一樣，人家給自己掬地出了力，趕到給人家掬也不能不出力』。所以這種變工的結果是越到後來勞動強度越增加，工作時間越長，勞動效率越高。所謂『工變工，掙斷筋』的道理就在這裏。

延安縣念莊的變工隊和隴東許多『集體開荒隊』，都準備在今年改變辦法，把土地按勞動力分開歸每戶私有，只集體進行耕作。這樣他們已經取消了『按勞動力分配』收穫的基本特點而改變了性質，成爲『按土地分配』一類的變工了。

在今天的條件之下，『劉秉溫式』變工還是不應當普遍提倡的。

三 勞動互助的規模

上面所舉的幾個典型變工，都是長期性的大變工，都是一個變工單位的人數也不宜於太多了，雖

然是變工的規模越大，參加的生產要素越多（人力、畜力）則集體勞動的作用才越能發揮，不過，規模的擴大也是有一定限度的，超過了這個限度就沒有提高生產的作用了。例如人工的變工最多以十人至十五人為適宜，太多反而沒有好處。其次，在土地分散的地區，變工人數太多一天就要轉移幾個地方，浪費時間，反而不如不變工。再其次，變工的人數一多，在農忙季節就會發生先給誰作的爭執。因此上面舉的幾個典型大變工，都是把全隊再劃分為幾個小組。根據一般經驗，每個變工組的人數以近十人，牛犍以三、四犍為最適宜。在土地缺乏、土地更加分散的地區，應當根據具體情況和不同的農作而把變工劃分為更小的變工組。

去年在一些可以組織大變工的地區，農民還是進行着小規模的勞動互助，它的範圍還限制於本族親友之間，還有許多變工則是短期的、不固定的。這種變工可以說是還沒有完全脫離自發的勞動互助的階段。在這種地區不應以現狀為滿足，而是隨農民對變工的利益的了解，逐漸擴大勞動互助的規模。

短期的、不固定的、小規模的勞動互助，在許多地方是開始組織勞動互助的必經階段，但是在可能實行較大規模的勞動互助的地方，它應當逐漸過渡到長期的、固定的、較大規模的勞動互助。

四 進一步組織勞動互助的困難——「土地分散」問題

去年的勞動互助是在克服了無數的困難中間發展起來的。這些困難諸如人力畜力強弱不等，土地數量不等，土地遠近不同，家庭景況不同，吃飯好壞不同，人事關係不和，耕作互爭先後，給別人變工時不肯好好勞動等等問題，都可以用適當的分組，耐心的說服，經過積極份子和農村黨員的模範作

『劉秉溫式』變工隊比較其他變工形式有它的優點和進步的一面，但是這些優點必須是在採用現代化農業技術的條下才能完全展開來。那時農民看到這種變工形式可以若干倍地提高生產力，才會覺得採用這種形式的必要，上述的缺點和農民的落後意識才會被克服下去。在今天我們還沒有完全克服這些缺點的物質條件（技術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它的優點不能展開，而缺點反而完全暴露出來了。

在『劉秉溫式』變工隊下農民的私有觀念形成了提高生產的嚴重障礙，相反在其他各種『按土地分配』的變工形式下就可能把農民的私有觀念和公共利益配合起來，把它變成促進生產的刺激。吳滿有在講到吳家棗園變工隊的經驗的時候會說：『變起工來，每逢開到自己的地的時候早就操上心了。起的早，回的晚，歇的少，掏起地來頭也不擡。大家都並排掏地，誰也不能落在後面，只好跟上一樣掏。第二天輪到另一個人也是一樣，人家給自己掏地出了力，趕到給人家掏也不能不出力』。所以這種變工的結果是越到後來勞動強度越增加，工作時間越長，勞動效率越高。所謂『工變工，掙斷筋』的道理就在這裏。

延安縣念莊的變工隊和隴東許多『集體開荒隊』，都準備在今年改變辦法，把土地按勞動力分開歸每戶私有，只集體進行耕作。這樣他們已經取消了『按勞動力分配』收穫的基本特點而改變了性質，成爲『按土地分配』一類的變工了。

在今天的條件之下，『劉秉溫式』變工還是不應當普遍提倡的。

三 勞動互助的規模

上面所舉的幾個典型變工，都是長期性的大變工，都是一個變工單位的人數也不宜於太多了，雖

這種土地全散的程度在邊區內不同的地方是不一致的，凡在沒有大量荒地的地方它都是多少存在着的，而以綏德分區一類地狹人多的地區爲最甚。這種土地的極度分散不但在每戶分散經營時浪費勞動，而且它障礙着勞動互助的擴大，使得集體勞動的效能不能發揮，有的時候它使得勞動互助的進行完全不可能。因爲每塊土地既是很小（其上又可種了幾種作物，不能同時耕作）而實行勞動互助則人數較多，一天轉移幾處，浪費的人力畜力更大，反而不如分散個人經營好。

這個困難的完全解決在今天還是不可能的。我們提議可以在農民中試行提倡相互自願的「兌地」（無論是租種土地或自有土地都可以兌），這種辦法對於兌地的雙方都是有利的（不論他們是否實行勞動互助），農民中又早有兌地的習慣，加上我們的積極倡導就可能爲農民所接受。這樣就能部份解決土地分散問題，而達到進一步擴大發展勞動互助，提高農業生產的目的。

五 新的勞動互助的性質

邊區農村舊有的各種勞動互助本來有小經營農民之間的生產合作的性質的，不過在當時它們不能發展且限於狹隘的範圍內，而且這些勞動互助本身也具有許多缺點。今天邊區的勞動互助則是在完全新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邊區已經消滅了或是減輕了封建剝削，邊區的農民已經在土地革命鬭爭和減租鬭爭中團結起來，他們又在無產階級的政黨的領導之下參加了政權，進行了生產運動。在黨和政府幫助之下，各種形式的勞動互助以空前的規模和數量發展起來，舊的勞動互助本身也起了變化，而取得了完全新的意義。

現在邊區已經有大約四分之一的農民參加了這種新的勞動互助，他們仍舊保存着各人的土地、耕

畜、生產工具和各種財產的私有權，但是在進行生產的時候却是把他們的人力、畜力以至工具幾家合作起來進行集體勞動，這就是建築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的集體勞動。這是一種新型的農民生產合作社。

今天這些勞動互助還沒有改變小農經濟的技術條件，農民還是使用着原來的工具，用原來的方法進行生產，不過他們已經不是分散在各人土地上勞動而是集體共同勞動。這就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力增加了糧食的收穫（有的增加幾達一倍），這種新的生產力是從前小農業經營方法所決不會有的。新的勞動互助雖然不改變小農業經營的個體經濟基礎和技術基礎，但是它已經打破了小農業經營方式對提高農業生產的第一個限制——分散的個體勞動。這樣，勞動互助不但提高了農業生產，而且在進行過程中它將逐漸改變着農民的分散勞動的習慣，養成他們集體勞動的習慣，給將來使用新的農業技術集體生產造成有利的條件。

按小農經濟本身來說，他是排斥集體勞動和新的農業技術的應用的，它的生產力是極其低下的，這也就是小農業經營遲早必將為大農業經營所代替的原因。由小農業經營到大農業經營的轉變過程是可能經過兩個道路實現的：一個是絕大多數農民的破產和土地、生產手段被剝奪，農民轉化為一無所有的無產者，土地、生產手段和生活資料集中於少數人之手，然後來發展資本主義的大農業，這是舊的資本主義的道路，也就是絕大多數農民貧困、痛苦和災難的道路。一個是經過小經營農民之間的合作與逐漸集體化，經過各種形式的合作社和許多過渡階段，逐漸達到社會主義的大農業。在今天我們所實行的就是這種集體化的第一步，在個體經濟（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勞動。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道路，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道路，符合於全體人民的利益的道路，而且是在中國必將實現的唯一

一道路。

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之下，個體經濟和集體勞動的矛盾並沒有消滅，但是它所提出的許多困難却可以得到相當的解決。由於個體經濟的存在，參加勞動互助的各農戶的經濟發展也會是有差別的，但是這種差別，決不至釀成少數人致富和大多數農民貧困化的現象，而是各個階層經濟狀況之普遍改善與上昇。這就是勞動運動互助能夠取得全體農民的擁護的根本原因，和逐漸集體化的道路能夠成功的條件。

晉綏邊區變工互助的發展形式——變工合作社

一 變工合作是變工互助的發展形式

實行毛主席組織起來的方針，開展變工互助組織，一年來在邊區獲得很大成績。群眾從事實中體會到組織起來力量的偉大，要求在變工互助的基礎上，把大批節餘的勞動力和物資也組織起來，用以擴大農業、手工業、運輸、畜牧及其他副業的生產，同時也解決消費、運銷以及文化教育、醫藥衛生等問題。這種以變工組為基礎，組織起來的變工合作社，是一個新的創造，是變工互助的發展形式。

變工合作社，已經在許多地方組織起來了，興縣七百七十三個自然村，有六百〇七個自然村組織了變工互助，其中有四百個以上的自然村組織起變工合作社。這次參加群英大會的英雄們所在的村子。差不多全數都有變工合作社的組織。特別是在冬季生產中，這種變工合作社更是廣泛的發展起來了。

這種變工合作社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呢？產生了些什麼作用和效果呢？

保德袁謙同志說的好：「沒組織起來，就是難得組織，組織起來了，可是發明多哩。春耕的時候，大家變工變成了，一窩子家受苦，就一窩子家吵嚷着，又是要組織合作開荒，開油坊，開硫磺礦，……甚也想作」。這就是在實行變工互助後，勞動的效率提高了，有了節餘勞動力，就要求運用

這些節餘勞動力，更加擴大生產，並建立起經常性的變工合作社。

袁謙是怎樣把群眾組織起來的呢？「先要自己作榜樣，大家才能尋見作法」。春耕時發生燒炭的困難，變工組員習慣的是各自解決，他就說服大家集體解決。他率領着八個積極份子，下窖掏炭，三天運回一百二十馱子，最後一天一夜，他一人完成三十馱。爲了合作開油坊，他首先拿出自己的牛，給合作社推油磨。

袁謙村變工合作的效果也是很大的，全村四十六戶都參加了變工合作社，除變工種地外，合作其他業務的資本三十多萬元，經營的業務有榨油、開硫磺、開煤窯、運輸、消費，還有春季的二百四十畝地的開荒合作。該村收入今年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今年餘糧百分之七十五。

這裏再舉一下興縣賈保執，崑嵐呂存駒的例子。賈保執的變工合作，最初是用他自己的驢，自己趕着給全組解決燒炭的困難。到了現在，除變工種地外，發展起油坊、粉坊、酒坊、豆腐坊、紡織、運輸、畜牧、消費等八種業務。合作社裏，沒有一點開支，沒有一個賺工資的工作人員，一切工作全由變工合作社員自己經營管理。他的合作社能够發展得這樣快，正因爲像他自己所說的：「變工組員能做個甚，合作社就計劃個甚，群眾需要個甚，合作社就辦個甚。」崑嵐呂存駒村的十二戶貧農，去年主要的靠攏工打短過活，今年集體的從互濟、義倉、貸糧、貸款中，解決了吃用的困難，就集體合作起買牛、開荒、租地、買地、開豆腐坊、趕腳運輸、採山貨。與過去比較，一九四三年收入每人平均四斗粗糧，一九四四年平均每人一石六斗小米。

群眾要求把節餘的勞力和資金組織起來，或者是解決某一種共同需要，或者是擴大生產，或者是爲了幫助貧苦群眾翻身，再加上幹部和積極份子的積極推動和領導作用，因而發展了變工合作的組

織。這就是各地成立起變工合作社的主要原因。

這裏綜合的說一下變工合作的效果和作用：

第一、它在變工互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回頭又鞏固了變工互助的組織。沒有變工合作之前，在農業生產的空隙時間，即無事可作，變工組實際多陷於停頓狀態；有了變工合作社，就能經常的有組織的使用勞動進行其他生產，使一般季節性的變工互助，發展成爲常年的變工合作，這樣就把變工互助鞏固起來。

第二、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發展了根據地的手工業、工礦業、運輸與供銷等事業。這就是經過變工互助，使農業上節餘出大批的勞動力，用變工合作的形式，組織起來，並把農村的餘資餘物，甚至農民準備來年吃用的東西，也都組織進來，從事生產，大大的發展了根據地的生產建設事業。

第三、發展了手工業和運銷，回頭又促進了農業的發展。許多變工合作社大批的養羊養豬，開展畜牧事業，給社員們準備和增加了相當雄厚的肥料和畜力，如賈保執合作社能作到今年供給社員的五百多畝土地的肥料，每畝地多上兩畝糞，還有大批的麻糞。變工合作社直接組織紡織、榨油等作坊生產和運銷業務，使社員的生產品獲得很好的出路和價格，這就又大大的促進了農業生產。

第四、這種合作社和群眾的聯系密切，每個參加者是合作的股東，同時也是合作業務的直接參加者（都各自在自己家裏吃飯），大家辦合作社。社員會議能夠經常不拘形式的召開，合作社的主要計劃和辦法，是經過社員討論同意，又經過他們去執行的。這種合作社，一般的不需要開支大量火食用費，零星開支也很少，這成爲它能夠大大發展的重要原因。

二 組織形式舉例

變工合作的組織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一般的，在開始組織的時候，特別在農忙時期，從變工組中抽出人來，用變工的辦法辦合作社。發展下去，除變工種地外，合作經營的業務更多了，能够吸收的勞動力更廣泛了，有的地方以一定的辦法，把各種男的、女的、零的、整的勞動力組織進來，並規定了資本和勞動力的分紅辦法，使變工和合作完全結合起來，變工組就是合作社，合作社就是變工組。此外，開荒合作，是去年擴大耕地面積的重要組織形式，各地採用得也很普遍，值得專門介紹。以下分別舉出這幾種組織形式的具體經驗和作用，作為說明的例子。

(一) 變工辦合作社

變工辦合作的形式，是各地採用最早和較多的形式，興縣溫象揜同志在春耕變工正熱火朝天的時候，變工組員都有趕集的需要和燒炭的困難，各人分散解決，悞工很多。溫象揜首先拿出自己的牛，發動大家組織起運輸隊，從變工組中抽出人工，專門趕集運炭，各家按所需用運輸工數，還工種地。河曲鄔二在如的消費合作，也是採用這種辦法的，合作社主要是幹部負責經辦，早晚開門賣貨，悞工不多，變工組除計必要的趕集工外，日常不計辦合作的工，只計上地的工。

放羊合作，也很適宜於採用這種組織形式的。各地的放羊合作很多，興縣賈換碰村，過去有三隻兩隻羊的人家，有的分散各自喂養，悞工太多，有的稍養在富戶人家的大群裏面，既要出工錢，又積不下糞土（糞歸富戶）。春耕時，變工組中抽出人來，變工合群喂養，羊戶按各自的羊數攤工，按羊

分發。

臨南劉文錦村的變工學校，也是採用這種辦法的，他們在變工組中推出一個能教書的組員，負責教大家三十多個兒童，白天教婦女，晚上教變工組員識字，並負責變工組的計工結賬。教員的二十畝地，歸變工組員按勞動力攤工耕種。保德袁謙和張侯小子的變工學校，也大體是這樣開辦的。這在民辦學校的工作上，是一個大的創造。

把這種形式運用到規模較大、業務較多的變工合作社的，是臨南樊志仁村，該村參加變工合作的有一百三十三戶，資本五萬多元，還有十幾條驢，經營的業務，有消費、製粉、磨麵、豆腐房和運輸，專門作合作社工作的人有十個。他們的股本分爲一萬元一大股，一個變工組或兩個組合共頂一大股。合作社的工作人員，不開支工錢伙食，變工組給按股攤工，還工種地。

除變工種地外，辦合作的人，在長工短工時，以工資結算的辦法，也基本是屬於變工辦合作的形式。如崑嵐胡三義村，變工組給辦合作的人，按股攤工種地，還工種地以外，合作社人員長餘的工（包括農閒時辦合作的工），由贏利中付給工資，餘利按股分紅。另外，保德袁謙合作社的辦法是：辦合作社人員的地，變工組負責耕種，辦合作社的人付給工錢，辦合作的人在合作社頂身股分紅利，這是用工錢解決變工組代合作社的人種土地的辦法。這兩種辦法的好處是計算簡單，容易推行，但它有缺點。據袁謙村的經驗：如果合作社賺利大，身股分紅多，變工組員就要求分身股的紅利，不願代種地掙工錢。相反的，如果身股子分利少，種地得出工錢，可能誰也不願意到合作社工作。這說明不管是在種地或辦合作社的人，都願意首先變工種了地，然後以長餘工數，頂股分紅。

這種變工辦合作的形式，在開始從變工組中發展變工合作社的時候，是較多採用的，它的好處和

作用是：

一、相當的運用了節餘勞動力和餘資餘物，開展了其他業務，擴大了根據地的生產。

二、在變工組用集體力量，變工解決一兩種共同需要（如趕集燒炭），這種形式也是很適合的，特別在農忙時期，能够免去許多人誤工，就誤生產。

三、由於只是簡單的工變工的關係，容易為農民所接受。

這種形式也有它的缺點：它沒有在變工種地之外，特別在農閒時期，給辦合作的人定出適當的報酬，沒有解決勞動力與資本的分紅關係，（袁謙合作社給頂身股分紅，但又不能給變工種地）。因此它難於更靈活的組織起更廣泛的勞動力，發揮勞動的積極性。特別是當合作社發展到規模較大、業務較多的時候，一般的趨勢是要走向「變工組與合作社統一的形式」的，但這種形式，不經過一定的發展過程與群眾認識的提高，是不能硬搬的。

（二）變工組與合作社統一的形式

變工組與合作社完全統一的形式，是發展得較完整較成熟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中，解決了這樣三個問題：一、更靈活的更廣泛的把勞動力組織起來；二、適當的運用勞動力和物資，便利各種業務的相輔發展；三、比較合理的解決了勞動力與資本的分益問題。

先說廣泛的組織勞動力的經驗：臨南李汝林村，在春耕和夏鋤中，先後組織起十條驢、一頭牛的交通隊，一座染坊與消費合作。當時大家討論：趕運輸的苦重，染坊的人有技術，除變工給他們種地外，還應給掙一部份工錢；但染坊和趕運輸的人認為，合作社賺多賺少，還不知道，不如變工組掙給

計上工，將來結算時再說；秋收後去組織起十二個人的扁擔隊，三個人的彈花組，九個人的砍柴拾糞隊，仍按運輸的和染坊的人一樣，統一在變工組計工。由於各種工有巧拙輕重不同，勞動力有強弱之分，所以規定彈花工除在外面掙吃喝外（都是外出攬工彈花），變工組給計一個工，工錢歸變工組，運輸上的驢、牛、人，往返一天，各計一個工，往返兩天的，人按天計，驢牛按運輸量計，五十斤計一個工，各家自帶糧食和草料，合作社只開支『火錢』；扁擔隊地苦重，合作社給開支一定數目的雜用，按日計工；砍柴和拾糞隊的勞動力，強弱相差很遠，規定兩擔柴一擔糞各計一個工；染匠和合作社經理是常年活，一天計一個工，吃自家的，變工合作社給各家種地和料理家務（填圈、擔水、推碾等）的工，分作早晨計三分工，上午四分工，下午三分工；供給各家燒柴燒炭和肥料，除炭原按本出價外，其餘按件算作各家使用的工。每個變工社員所作的工數，除過各家種地、料理家務、燒柴燒炭和肥料所用去的工數後，按長餘工數，分配所得的紅利。

這種辦法也有應用得很簡單的，如離石薛旺樹村，從變工組中抽出兩人出外彈花，變工組給計工，給耕地，賺錢歸變工組；全組又集體扎工，收秋後共賺工錢三萬四千元。給彈花匠每人獎勵三百元，餘數按各組員長餘工數分紅。崑崙蘇六、靜樂劉計大，都有這類的經驗。

這種統一計工，按長餘工分紅的辦法有兩個好處：

第一，它把種地、料理家務、燒柴燒炭所用的工，和辦合作的工統一計算，使合作社工作人員的耕地和家務等等，可以用變工辦法得到解決；種地的人，能按各自長餘的工，分到合作社的紅利。正像李汝林所說的：「我們的合作社，是作到了有福同享，有害同當的。」

第二，在吸收勞動力方面，採用了按時按件兩種辦法，使變工組的各種巧工、拙工、零工、整

工、強工、弱工，都能够靈活的參加變工合作社的工作。在組織農村勞動力的辦法上，是進一步的發展，不過各種工的計工標準，應按當地當時（因季節不同）的具體情形，由社員民主討論決定，不能搬用。

廣泛組織勞動力的經驗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使紡織合作和其他業務變起工來？如何使婦女與男人變起工來？各地的變工合作社已經有很多開始經營紡織業務的，而且發展下去，紡織將要成爲變工合作社的經常重要業務。臨南李汝林村在變工合作社之外，組織起婦女紡織合作，每紡三兩錢計一個工，土機織一丈布計一個工，贏利除本（本是婦女攤的，不分紅利這點值得考慮），按工分紅。臨縣李壯之在秋收以前，規定上地婦女二分工頂男人一分工，秋收後在合作社經營起紡織，但由於婦女紡織工和合作社的男工，還沒有互相打通，只得另立一本紡織業務的賬，紡織婦女，按件計工，贏利按工分紅。這是作到了快要打通而又未完全打通的例子。興縣賈保執給參加合作社磨豆腐、放羊的寡婦，母子二人，頂六厘身股（全勞動力頂十厘身股），合作社給她稍種十四畝地（全身股稍種二十三畝地），除種地之外，合作社贏利，按股分紅。其他各地還有類似這樣的經驗。根據這次勞動英雄們討論：在變工合作社中，進一步把紡織工和其他業務的工打通計算，把女工和男工打通計算是可以的。這樣將會得兩個很重要的結果：

一、廣泛的組織婦女參加紡織，將大大的發展根據地的紡織生產；二、婦女參加變工合作社可以用變工辦法解決有土地而缺乏男勞動力者的耕地問題。不過這上面我們的經驗還很不够，各地可經過社員群眾民主討論，自願決定，加以試行，惟須注意不能勉強。

其次是在變工合作中，如何更靈活的運用勞動力和資本，便利各種業務的相輔發展問題。有些地

方由於各種業務發展的先後，由於人與人的友好關係，或由於一定的利害關係等等的不同，以致在同一個自然村，組織起幾個小的合作社，分別各自經營一兩種業務。這種合作社也有能經營得很好的。如保德袁謙村，全村共同組織一個榨油與消費合作社，另十五個人又組織一個開礦合作社，七個人組織一個煤礮合作社，還有春耕時組織起來的開荒合作社，由於袁謙把全村領導團結得好，各個小合作社之間，作到有無相通，出入相助，各種業務都能够得到順利的發展。這種根據一個村的具體情況，根據農民自己的習慣和認識程度，分別組織起幾個小的合作社，而在領導上照顧其相互配合與幫助的經驗是好的。

但一般的經驗，則是在一個自然村裏，能够把幾種業務聯系到一起，就會更好一些。臨南樊志仁村，在春耕時，各個變工組都各自組織起一兩條驢的運輸合作，不久他們覺得合起來更能節省出人力，而且可以給缺乏會趕驢的變工組以方便。由於是共同節省出來的人工，輪流到各組上地，這當然是很不靈活的，而且有的變工組想成立運輸合作，又缺乏會趕驢的勞動力，因此他們在秋收後就全村統一起來組織成一個十多條驢的運輸隊。離石劉福亮村，春耕時組織起運輸、打碾、消費、紡織等四個合作社。運輸合作是由十幾戶有驢的人組織起來的，趕了兩個多月，連下雨十幾天，十幾戶供不起十二條驢的草料消費，因此，運輸合作停止了。又因為他們不是和變工組變工種地的，所以地也沒有多種下。到秋收後，他們才又組織起和全村消費合作在一起的運輸隊，發展得很好。

在這方面有豐富經驗的，是興縣賈保執的合作社。他在一個變工合作社中，除變工種地外，統一的組織起榨油、運輸、製粉、蒸酒、做豆腐、紡織、畜牧、消費等八種業務，各種業務間，除必要因

定的技術勞動外，輔助勞動力可以互相進行靈活的調濟。因此他們用十五個人，種了廿五個人的土地，而存合作社裏的十個人，則經營了上述的八種業務。這樣的把各種業務聯系在一起的好處是很明顯的：它能够靈活的運用勞動力和資本，發揮勞動力和資本的效用，使各種業務得到相輔的發展。

第三，勞動力與資本的分紅問題。變工合作主要依靠的固然是廣泛的組織勞動力，但同時也需要有一定的資本。勞力與資本二者之間的分紅問題，能够得到適當的解決，對變工合作社發展，有着很大的關係。各地在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上，是多種多樣的：有的採用頂工股的辦法（就是除過變工種地之外，長餘的工，按一定的工數頂工股分紅），有的採用頂身股的辦法（就是在變工耕種一定地畝的土地以外，全年長餘的勞動力，頂身股分紅）；有的並在頂身股以外，採用「應支」的辦法，應支的作用，在於保障當合作社賺錢不多甚至虧本的時候，使勞力能得到一定部份的報酬；個別地區有的開始採用勞動力頂錢股的辦法，他們給勞動力計算一定的工錢，將此工錢作為錢股，共同分紅。

變工合作社主要是在農村組織節餘勞動力，運用餘資餘物，各地情況不同，而且還在摸索過程當中，所以還沒有一致的辦法。這裏只能說不管是那一種辦法，共同的原則應該是：適應農村環境，勞資兩利，便利變工合作的發展，至於具體辦法，可由社員民主討論決定。下面介紹幾種具體辦法的經驗：

各地採用較普遍的是頂工股或頂身股的辦法。崑崙蘇六頂工股的辦法是：先變工種地和料理家務，長餘的工數，按種類在合作社頂工股分紅。如錢股一千二百元頂一股，勞動力則分別為：趕運輸和當經理的人，除在合作社開支火食外，三十個工頂一股，作豆腐的不開支火食，二十個工頂一股；冬季下鄉販賣的，除開支雜用外，二十個工頂一股；打柴擔水作零星活的，不開支費用，三十個工頂

一股。這種按種地之外的長餘工數頂工股的辦法，崑崙馬在山、嵐縣呂換換的變工合作社，也有不少
的經驗。至於頂身股的辦法，這裏舉出興縣賈保執的例子，他的合作社裏，規定資本一萬元頂一股，
勞動力方面規定一個全勞動力，除帶種二十三畝地外（半勞動力帶種十一畝半），長餘的勞動力（全
年的）頂一股（半勞動力頂半股），合作社的贏利，錢股身股共同按股分紅。

頂工股和頂身股辦法的共同好處是：第一、首先給社員保障了變工種地，變工種地之外的長餘勞
動，則在合作社頂股分紅。第二、合作社賺多賺少，直接與所有參加變工合作社的勞動力利害相關。
因此，它能大大的發揮勞動的積極性。

但頂工股和頂身股還有不相同的地方：頂身股變工合作的辦法（如賈保執的辦法）是把每個勞動
力的全年勞動時間，都固定到變工合作中了，不能讓農民靈活的照顧到自己必需的零星家務的勞動，
而且由於固定了一年內身股與錢股的分紅標準，所以就不得不固定每個勞動力所帶種的土地畝數。這
對於地多地少的人都是不方便的。頂工股辦法是把種地和辦合作社的勞動力統一計工，每個勞動力除
變工種地外，按長餘的工數，頂股分紅，所以它比頂身股辦法有更多的便利：第一、由於是把每個社
員的長餘勞動工頂股，地多的人就長餘工少，地少的人就長餘工多，因此，它不須限定每個變工合作
社員耕種土地的多少。第二、不管是種地或合作社工作的社員，都能以自己長餘的工頂股分紅，利害
一致，第三、由於它是計工頂股，所以能靈活的吸收各種零星勞動力參加，特別是能吸收農業空隙之
間的勞動力參加。這裏還可以找到更簡單的辦法：如蘇六的辦法，他首先規定了資本一千二百元頂一
股作為標準，然後再按不同的勞動力與工資額定出若干工頂一股。也可以把全勞動工作為標準，規定
一個工頂一股，然後按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定出多少資本頂一股。這樣可以省去許多計算上的麻

煩；並便利吸收更零星的工入股。

在和資本的利害關係上，工股或身股所處的地位是相同的。工股或身股都只是和錢股相對待的分紅標準，分紅之外，沒有其他的報酬。錢股可以在必要時按數抽回，工股身股則不能如此，如果合作社賺利較少或不賺利的時候，工股身股就連通常應賺的工錢，也保證不住。這樣一般的說，勞動力是比較吃虧的，所以有的地方採用了一方面給勞動力掙一部份工錢，同時把這工錢按資本入股分紅。如臨縣賀禎喜村的合作社就是這樣作的，他們合作社裏規定每一工作人員的工錢，大約相當於應得工錢的三分之二，同時就把這工錢頂成股本分紅，如油大司務普通工價每年是三萬元，合作社給許成二萬元，同時頂二萬元的股本分紅。興縣趙有命村變工合作社採用身股之外加「應支」的辦法，每個身股一年「應支」米四斗，結算時，如果身股分紅比應支多，則退應支，分紅利；如果比應支少，則掙應支，不分紅，俗語叫「回頭應支」。應支的作用，是保障在業務不賺利的時候，勞動力能得到一定部份的補償。舊習慣中也有「不回頭應支」，即不管賺多賺少，身股子一面掙「應支」，一面頂身股分紅。（但「不回頭應支」的標準，比「回頭應支」的標準要低些）。這次勞動英雄們討論，認為較好的辦法是。除變工種地以外，把長餘的工數頂成工股，除頂工股之外，按具體情形掙一部份「不回頭應支」。但這種辦法，不能勉強規定，必須經過群眾民主討論，決定適合當時當地情況的辦法。

（三）合作開荒的形式

73

一年來凡是進行過開荒的變工組，特別是從變工組中組織起的開荒隊，一般的多採用變工合作的形式，他們開荒的成績也最大。至於組織的辦法，採用得最多的是按工分糧的辦法，如崑崙蘇六在變

工組中抽出節餘的男女勞動力二十二人，集體開荒三百八十畝，秋收後每個勞動力，除變工耕地的工外。按長餘的工數分糧。這種辦法是最簡單而易行的。在有荒地的地區。證明這是一種有利的合作辦法，是可以大大推廣的。

有的地方採用一部份糧食按工分、另一部份糧食作為繼續經營其他合作業務的資本，如興縣橫城村，合作開荒一百九十畝，人工牛工都按各季節的工價，折合成股，每股三百元。秋收後，產糧的百分之八十，按股均分，其餘百分之二十，作為經營其他業務的基金。又興縣四區某村，合作開荒一百八十三畝，所收糧食，全部作為發展紡織合作的基金，變工組員，除變工種地外，按長餘工數，在紡織合作社中頂股分紅。

用合作開荒形式，給一部份地少勞動多的貧苦群眾解決耕地問題，這在各地也有很多經驗。臨縣李壯之村，從互濟、貸糧、貸款中，給四戶僱農十餘戶貧農，解決了吃糧、種籽、牛具等困難，使之參加到變工組中，合作開荒，秋收後，除過變工種地的工，按長餘工數分糧，地少勞動力多的人，就能多分糧。靜寧趙成成村組織貧苦群眾出外開荒，變工組給種地，開荒回來給變工組還工。開荒地收糧，全部歸開荒的貧苦群眾。寧武溫二貴組織二十六個勞动力和富戶合作開荒，富戶先墊出三分之一的工資和種籽，秋收後分給三分之一的糧食，參加開荒的勞動力得三分之二，按工分糧。他又組織起二十二個人的札工隊，除先包開地主的荒地，每畝工資被麥一大斗，十天賺了六石六斗被麥，作為吃糧和種籽外，又給自己合作開地八十四畝。寧武還有一種變工隊與合作社合作開荒的辦法。變工隊按工數折工資頂股，合作社用投資糧食種頂等頂股，秋收後所得糧按股均分。

關於合作開義田、學田的辦法：有的村完全採用發動自願參加的形式；有的村在發動之後，按勞

動力攤工，產糧全部作為防災濟貧之用。溫象拴是開義田的最先提倡者，秋收後他又創造了義倉合作的辦法，他把自然村的義倉糧（開荒所得），投資給自然村變工合作社，贏利按開義田的勞動力分紅。他的行政村以義倉糧買軋花機一架，軋花所得作為軍火合作的基金。這些辦法都是很好的。

合作開荒中，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一般的是按工分糧，不分各人所開的土地，頭一年開荒用工多，第二年種熟地用工少，而且據崑崙勞英們的經驗，開一畝梢林地，頭一年產糧僅四五斗，第二、第三年產一石至一石五斗，第二年合作種地的人數和工數，也都不一定和頭一年參加開荒的相同，所以如果第二年仍按工分糧，就會使頭一年參加開荒出工多，而第二年參加出工少或甚至不能參加的人吃了虧。目前各地解決了這一問題的還不多，這裏介紹一下崑崙蘇六的辦法，他們在一九四三年組織了四個人的開荒合作，開了二十畝梢林地，按工分了糧，到四四年仍合作種這二十畝地，其中一個人因故慢下沒參加，於是他們把每畝地評定二斗四升『租子』（實際是四三年開荒多用工的工資），四四年所產糧食，除『租子』外，按工均分。『租子』再按四三年所出的工數分配。

開荒合作，在擴大耕地面積、解決貧苦群眾的耕地問題及發展農村防災濟貧的事業上，有很大的作用。並且由於開荒合作，只是按工分糧，所開土地仍是繼續合作耕種，此外還由於有的村子由開荒合作發展了其他業務的合作，所以開荒合作，對於這些地方變工合作運動，是有不小的推動作用的。

三、變工合作社與綜合性合作社，貿易機構的關係

變工合作社應當是綜合性合作社與貿易機構的有組織的廣大的群眾基礎。而貿易局、綜合性合作社也要在業務上，技術上，給變工合作社以經常的幫助與指導。下邊分別說明這兩個問題：

(一)、變工合作社是綜合性合作社與貿易機構的有組織的廣大的群眾基礎：

由於變工合作社的成立，好些綜合性合作社以及貿易機關能夠經過變工合作社去進行自己的業務，離石劉福亮村的變工合作社，今年給該縣貿易局代購了三百多疋標準布，貿易局按每疋布先發二斤棉花，合作社用自己的驢去運回，把棉花發給婦女，收回布又運送給貿易局，貿易局只須向合作社結算總的賬目，合作社負責結算每個紡織婦女的賬。溫象揆行政村合作社的油坊，粉坊，依靠它的四個自然村合作社，收油籽，收豆子，又經過他們去分銷油、麻糍和日用品。梁家會合作社，過去需要組織幾個貨郎擔子下鄉賣貨，現在能大批的批發給變工合作社去推銷了。他們的合作社更能在反掃蕩期間，依靠許多變工合作社去疏散和隱蔽物資，同時還繼續銷售貨物，解決群眾日用品的需要，許多變工合作社給綜合性合作社與貿易局，收集了大批糧食、棉花、藥材和木料等土產。

在平抑物價、鞏固金融方面，有些變工合作社是作得很好的。興縣賈保執合作社經常能組織起他的六個自然村合作社的三十二頭運輸驢，運銷各種物資，他們能按貿易局的指導，共同商定：在甚麼情況下，該運銷甚麼東西？規定甚麼價格？對平抑當地的物價，起了不小的作用。他的合作社大量的供給了群眾以日用品、嚴格的拒絕使用白洋，他們經常注意對群眾作擁護農鈔、鞏固農鈔的宣傳教育。河曲鄔二在如更在村裏為貿易局為銀行代辦兌換業務，兩個月兌入三百四十元白洋。一般的說來，由於變工合作社的發展，農民的財富增加了，根據地的物資交換得更廣了，這就擴大了農幣的流通，更加鞏固了農幣。

從以上幾個簡單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在變工合作社普遍發展的情形下，貿易機關與綜合性合作社在組織生產，吸收土產，推售日用品等業務方面，大部份可以經過變工合作社去進行的。這樣，貿

易機構與綜合性合作社就可以獲得更廣泛的深厚的群眾基礎。

(二) 綜合性合作社、貿易機構對變工合作的指導與幫助：

現在變工合作社在經營業務的辦法上，技術上，都還是經驗不多的，須要更有經驗的綜合性合作社和貿易機構幫助。各地的綜合性合作社貿易局，在幫助變工合作社方面，也有一些經驗。嵐縣呂換村想要辦變工合作社，不知如何作，跑到縣合作社主任那裏商談辦法，並除回一大批貨物。呂換換從銷售貨物中，解決了群眾的困難，擴大了合作社的影響，很快的發展起七萬多元股金的合作社。溫象拴所領導的楊家坡行政村合作社，在幫助自然村合作社的經驗上是很好的。他組織起行政村合作社理事會，自然村合作社主任都參加，在每次理事會議上，討論行政村合作社工作，同時解決每個自然村合作社的問題，他把自然村難於單獨開辦的業務，如製農具、鑄地雷的鐵工合作社和醫藥衛生業務，由行政村合作社負責開辦。自然村合作社分別經營紡織、運輸、消費等業務，行政村合作社又幫助他們訓練組織婦女，自然村合作社在出外趕集運鹽時，行政村合作社給作擔保作介紹。此外三分區貿易局幫助合作社訓練會計人材，與縣貿易局編印『經濟旬報』，分送給較大的變工合作社，都起了很大的幫助作用。

但也有不幫助或不幫助的。興縣木崖頭行政村合作社，因自己經營紡織業務，於是在有的自然村要求成立紡織合作社時，不僅不予以幫助，反而限制其成立。他們不懂得扶持起自然村的紡織合作社，就可以使他自己的業務獲得更廣大的群眾基礎。奇風化林場的群眾要求成立榨油合作社，行政村幹部因為要在行政村辦，就不允許群眾在自然村辦，而當他們去自然村動員股本的時候，群眾反映

說：『過去集了多少次，甚也看不到了。我們要在自然村合作，睛能看得見，手能拿得到，今年集起，明年就能吃飽用。』因為群眾不願集股，行政村的油坊合作社也沒開成。還有個別地方，認為群眾不會辦合作社，便要把小合作社合併到大合作社去辦，這顯然是不對的。

事實證明，幫助和扶植變工合作社就能更好的發展綜合性大合作社的業務。興縣魏建鰲的綜合性合作社，是最積極熱心幫助變工合作社的，他把合作社的布疋鹽鹼，大量的批發給保德地區的變工合作社，換回糧食，又把糧食交給興縣地區的變工合作社，運到興縣城去賣。當時興縣和保德的糧價相差差不多，他爲了要促進彼此間的業務發展，決定在交換糧食中，他的合作社「分利不取」，這樣使兩方面的變工合作社都能得利，業務能够繼續發展。他爲着幫助變工合作社和組織群眾發展紡織，在全區訓練了一千四百多個紡織婦女，並代買了兩萬鋼錠和十四把籽，按本賣給或貸給他們。魏建鰲對他所聯系的小合作社，隨時隨地共同商量問題，研究辦法。他並且還召集變工合作社的聯席會議，研究出互相調劑業務並互相幫助的辦法。

由於魏建鰲是這樣積極熱心的幫助和扶植變工合作社，因此他能够聯繫六十六個變工合作社，他合作社的業務，也大大的開展了，過去合作社的資本一月只能週轉一次，現在能週轉三次了。這充分說明：綜合性合作社幫助變工合作社，對於變工合作社固然十分必要，對於大合作社本身的發展，也是非常必要的。發展變工合作社，從幫助變工合作社中來密切和變工合作社的聯系，建立起有組織的廣大群眾基礎，這將是綜合性合作社以至貿易機構今後更加發展本身業務的一個基本條件。

晉綏邊區一年來勞武結合的新發展

在敵後解放區，要實行毛主席組織起來，變工互助，發展生產的偉大號召，就必須和武裝鬪爭結合起來。沒有這種結合，要想很好的組織起來，發展生產是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邊區第三屆勞動英雄大會上，林楓同志總結了張初元同志的經驗，用民兵組織和變工隊組織結合的辦法，解決了這個極其重大的問題，並向邊區軍民提出勞武結合，武勞結合的方針，來貫徹毛主席組織起來的號召。經過邊區軍民一年來的實踐，這個方針是普遍地執行了，並且有了新的發展和光輝的創造。

勞武結合方面的發展與創造，就是變工爆炸，生產戰鬥統一指揮部，聯防活動，搶耕搶收，民兵生產，軍火自給等。所有這些創造，不僅使民兵和廣大群眾密切結合起來，使群眾的武裝鬥爭與生產鬥爭，相互結合，相互發展，而且更指出了如何武裝全體人民，使之既能生產又會戰鬥，以戰鬥保衛生產，以生產來保證戰爭勝利的道路。

武勞結合方面，除部隊開展了廣大的生產運動外，還創造了游擊生產，軍民變工，軍民破擊分紅等組織形式。所有這些創造，不僅說明我們的子弟兵——八路軍，新四軍，是既善於戰鬥，又會生產的一支大軍；也不僅說明這支戰鬥的軍隊，進一步和勞動人民在政治上、日常生活上、生產運動上，密切結合起來，一同生產，並肩戰鬥，而且也指出了如何進一步使二者的關係更加密切的道路。

由此可見，一年來我們在勞武結合，武勞結合方面的發展是非常巨大的，這對於完成鞏固明年的三大任務上，是十分寶貴的經驗。

現在只就四屆群英大會上所有的材料，把過去的經驗做一初步總結。至於普遍開展爆炸運動，練兵運動，並因此使勞武結合更加提高一步的問題，將由另文專述，這裏就不提了。

甲、在勞武結合方面

一 普遍實行了勞武結合的方針

前年，張初元同志根據群眾對敵鬥爭、保衛生產及發展生產的需要，創造了變工組織與民兵組織相結合的形式。民兵參加變工組，在平時和群眾一道變工生產，在戰時，民兵進行戰鬥活動，變工組則保證民兵不誤生產，照護民兵家屬安全轉移，不受損失。這種民兵與變工隊相結合的形式，亦即生產與戰鬥相結合的形式，是適合於敵後人民對敵鬥爭與發展生產的需要，是敵後廣大軍民的道路。這一個創造，在第三屆勞英大會上，經林楓同志加以總結之後，一年來全邊區人民，都按照這個方向走，並取得了很大成績。

民兵分別參加變工組，各地都已普遍實行了。經驗證明，這樣不僅能夠解決民兵活動時的生產問題，而且這種結合，由於民兵在變工組中的積極作用，成了鞏固變工組織的一種因素；民兵推動了群眾中群眾的防奸自衛運動，並成爲防奸自衛的骨幹，因而民兵和群眾的關係，也更形密切了。

民兵普遍參加變工隊，這是一般的形式，但因地區之不同，還有另外的形式。離石四區的一部份村子，因為離敵據點近而聯防活動還未形成，敵人的出擾仍甚頻繁，民兵爲了更有力的打擊敵人，保衛群眾，遂組織了民兵生產戰鬥小組，專門活動於本村接近敵人的方向。平時除放出一兩個警戒哨外，其餘都就地生產，一有情況，即進入戰鬥。他們的這種生產，是和村中變工組相結合的。嵐縣有好幾個村子，也都採用了這種形式。

這種組織形式，在離敵據點近，圍困工作還未做好的條件下，是適合的，這種時候，就不能把民兵機械的花編開。如花編開，有情況時，就會把民兵力量過分分散，使不能發揮其戰鬥力。

另外在離石、寧武的新收復區，有民兵變工組，即在民兵內部實行互相變工，保證民兵能積極作戰，又不就誤生產。這在群眾變工還未組織起來的地區，也是好的，但這只是一種臨時辦法，民兵應以本身變工互助的實例，啓發與組織群眾參加變工互助，並與之結合起來。

由於變工互助的普遍發展，在某些區村，廣大群眾參加了變工組織，因而變工組就包括了大部份的自衛隊隊員。初期這兩種組織都是各自分離的，但在工作上生產上則又相互影響，在配合上發生許多問題。比如，原來幾個人是在自衛隊一個小隊裏的，現在却分別參加了兩個以上的變工組，自衛隊要調動一付擔架，就得到幾個變工組去吼叫，這是很誤時誤事的，因此就需要兩者在組織上明確的統一起來，這種統一的事例已很普遍。嵐縣王有維村，即把大的變工組作爲自衛隊小隊，變工組長兼自衛隊小隊長，小的變工組，兩組合編爲一個自衛隊小隊，兩個變工組長分任自衛隊正副小隊長。這種自衛隊和變工隊組織上的統一，使群眾生產與群眾參戰就能够很好的配合起來了。

在民兵和群眾變工生產、戰鬥中，記工還工是一個重要問題。根據群英們的報告和討論，民兵活

動的記工還上，可採用如下辦法解決。

(1) 民兵凡是屬於主動出擊、圍困、警戒、偵察等，並因此而誤工者，一律在變工組中頂工。同時民兵也應當和自衛隊員一樣服抗戰勤務，不能特殊。民兵也可以用活動的工，來抵自己應服的抗戰勤務。

(2) 凡屬於臨時掩護群眾轉移，而群眾也不能生產時，不管作戰與否，一律不頂工，民兵是應有這種責任的。

(3) 民兵外出活動時，不管民兵是否長餘或欠工，變工組應儘先給民兵耕作，使民兵完全沒有家庭顧慮。

(4) 變工組中欠下民兵的工，最好用張初元和趙尙高村的辦法，儘量給分配一些新開的荒地，以擴大民兵家庭生產。

當然採用上述辦法，須按照當地具體條件，通過群眾民主討論，自願解決。

用變工的方法，解決了民兵家庭生產之後，就解決了鞏固民兵組織，加強民兵活動的基本問題。離石李務孝村，過去沒有實行變工生產，以致一個民兵的老婆，無論如何不讓她丈夫繼續參加民兵，以後採用變工辦法，解決了生產之後，他的老婆才願意了，安心了。這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一年來，由於勞武結合這個方針普遍的實行，解決了民兵誤工的問題，這就大大提高了民兵的戰鬥情緒，發展了民兵的組織，因而展開了民兵保衛群眾，保衛生產，奪牛奪糧等等鬥爭，在群眾中間又開展了對民兵的經常慰勞。如果沒有勞武結合的方針，不能解決民兵的切身困難，顯然就會使民兵的鬥爭受到一定的限制。

在一年來的實際鬥爭中，不僅普遍實行了勞武結合的方針，而且在這方面有了顯著的發展和新的創造。

二 變工與爆炸相結合

一年來勞武結合的第一個重要創造，是變工與爆炸相結合，把生產的變工組，同時發展成爲戰鬥的爆炸組，這是勞武結合的創造者張初元同志的新創造。三屆勞英會後，他深刻體會了林楓同志「勞武結合，就是拿鋤頭的農民，拿起武器來」的思想。在他領導群眾、保衛生產與發展生產的實際鬥爭中，感到過去那種變工組與民兵相結合的組織形式，還只是一種單純依靠民兵打擊敵人、保衛生產的組織，還是「打的打、看的看」的組織，他認爲這種組織是不夠的，要更好的保衛生產，就需要更多的人拿起武器，學會參加戰鬥。正如他所說：「敵人來了，民兵打一下，讓群眾轉移，這只能叫作掩護，那還算什麼很好的勞武結合呢？光民兵放圍困哨也不行，總得男男女女老少都學會打敵人，才算勞武結合的好」。什麼人來拿武器呢？變工隊的人都應當拿起武器。拿什麼武器呢？最好的是地雷。從這種思想出發，他便提出變工組一齊爆炸，變工與爆炸結合起來的行動口號。但是群眾並不能一下體會這個口號的重大意義，連許多幹部也是如此，所以就沒有把這口號立刻強使群眾接受，變成行動。他爲了啓發群眾的自覺，再三說服群眾，他說：「十幾個民兵保衛二百人，我看不行，如果二百人都拿起武器保衛二百人，就能保護好了」。村中還有的群眾說：「敵人已經退遠了，不要勞武結合吧，來了再說吧」！張初元同志繼續說服大家說：「敵人來了就遲啦，得早些準備呢」！更有的群眾說：「民兵厲害哩，敵人不敢來了，闖下地雷也是放着」。張初元同志又用更實際的例

子說服群眾：「敵人敢來哩，興縣是內地區，也還有『掃蕩』呢！」他一面動員積極份子，經過變工組啓發群眾，在變工組裏進行醞釀，展開討論，強調的給群眾說明，「變工組有地雷是由變工組使用，保護變工組大家」的道理。一面用實習做爆發管，三次演習埋雷的辦法，引導群眾相信變工組爆炸是可以辦到的，只有這樣才能更好的保衛自己。在他說服教育和實際示範的啓導下，變工組的群眾同意了他們的口號，群眾更從實際學習中證明了爆炸是「容易學的」。現在全村已有二十八個人學會造爆發管，五十八個人學會埋地雷，十三個變工組中，不僅有了埋雷的人，而且都有了會造爆發管的人。除變工組外，他還激發誘導全村婦女兒童學爆炸，經過耐心的說服教育，已組織起一個婦女爆炸組與一個兒童爆炸組。他並把民兵和變工組埋雷的地區和時間，作了一定的規定和分工。平時民兵在敵人可能來的路上每晚埋雷，第二天早晨起來，變工組不埋。戰時或情況緊張時，民兵就到村外大路上埋雷，變工組則在村內、院內、門口埋雷。

變工組內開展爆炸的運動成功了，變工與爆炸相結合了，這是勞武結合之新的發展和創造。

段興玉、路玉小、郭炳旺、邢四娃等同志，也都先後在變工組內開展了爆炸。段興玉同志，爲了開展爆炸，首先把變工組內的青年自衛隊員組成爆炸小組，以此爲核心，逐漸推廣，使變工組也成爲爆炸組。同時並激勵自己的老學學習爆炸，因此開展了婦女爆炸運動。

路玉小同志，也從自己親身的體驗中，感到單靠民兵保衛群眾還不夠。有一次民兵到敵佔區活動去了，敵人就乘機進擾，由於群眾缺乏戰鬥能力，結果受了損失，待民兵趕回來時，敵人早已跑了。於是他提倡在變工組內開展爆炸，由於他的不斷努力，現在全村有十分之七的人學會了爆炸。他又把變工組分成爆炸、轉移兩組，規定發生情況時，爆炸組專管理雷，轉移組負責幫助爆炸組的家屬轉

移。

郭炳旺同志，規定民兵在變工組內領導學習埋雷，已收到很大成效，除變工組男子大部學習爆炸外，已有十七個婦女也學會了爆炸。戰時，變工組在村裏埋雷，婦女兒童在家裏、門口埋雷，民兵在前面偵察作戰，並在大道及重要地點埋雷。民兵成爲變工組開展爆炸的骨幹。

嵐縣有一個老漢，原本不相信地雷，在一次反掃蕩完了回來時，見他埋東西的窖上，劃了一個圓圈，壓了一張紙條條，東西未去掉，於是他相信了，立刻自動集資買雷。溫象拴、溫國旺村的群眾，在反掃蕩時，一面轉移，一面在路上挖土，虛虛實實，使敵人易於觸雷，臨南××的群眾，更從親身體驗中，證明日本人是「那裏爆炸就不敢到那裏」。

因此，變工爆炸是完全可能造成一個廣大的群眾運動的。

在變工組內開展爆炸（即變工爆炸）有什麼意義呢？

第一、是加強了群眾對敵鬥爭的武裝力量，更能有效的打擊敵人，保衛自己，因而提高了群眾對敵鬥爭勝利的信心，這次敵人「掃蕩」時，走在岐道附近說：「岐道地雷，大大的有」，經過三次，都繞道而走，不敢進村。張初元村在開展了變工爆炸之後，群眾說：「如今的人，可是能啦，什麼也能做到」。並很有信心的說：「如果日本人再來，保管叫他難進難出。」

第二、過去掩護群眾轉移的責任，完全放在民兵身上，因而民兵要想離開群眾主動去打擊敵人，是比較困難的。當變工爆炸開展之後，群眾自衛的能力加強了，變工組本身可以擔負掩護轉移的責任。民兵就可能拿出更多的力量，在戰時主動的接近敵人，打擊敵人，或協同主力部隊作戰。

第三、特別是在邊緣區的民兵，就更可以把主要力量用於出擊、圍困據點，更加加強了擠敵人的

力量。

最後，更重要的是給了我們一個經驗，告訴了我們一個方向。變工組是把群眾從生產關係、日常生活上結合起來的組織，彼此之間建立了最密切的關係，所以它是開展群眾爆炸，打擊敵人保衛自己的適當的組織形式。變工爆炸組正是勞武結合的恰當的組織形式，逐漸走向全民皆兵的具體道路。

三 生產戰鬥指揮部

勞武結合的第二個重要創造是生產鬥爭統一指揮部。是戰鬥指揮部與生產大隊兩個組織的結合，是農村戰鬥、生產統一領導的新發展。

爲了統一戰時民兵的作戰與群眾的轉移，八分區首先成立了戰時統一指揮部。由於實際的需要，各地也都先後出現了反「掃蕩」指揮部、搶收指揮部、夏收突擊指揮部、戰時指揮部；在生產上出現了以農會爲首的生產大隊部、生產指揮部等一類領導生產的組織。各地的生產大隊部，一年來在領導變工生產上，都起了很好的組織領導作用。夏收突擊指揮部等，在組織搶收，掩護搶收上也起了不少作用。特別是戰時指揮部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劉海珠村的指揮部，初成立時有些人不相信指揮部的作用。有一次，敵人來了，有三個人就不聽指揮，自行躲開，他們只聽見槍響，搞不清情況，弄得一夜不敢回來，第二天也回得很遲，又受餓，又誤了營生。受指揮部指揮的人，則在民兵掩護下，還能回家做飯，敵人一走，馬上就能做營生。那三人和其他一些不十分相信指揮部的人，看到這種情形，以後就願意服從指揮了。另一個婦女也不守指揮的紀律，亂跑，以致被敵人搶去披子，不是民兵救她，就會遭受敵人的污辱。以後群眾就都信了

指揮部，說：「指揮部知道消息，有民兵，該走就走，該回就回，不統一指揮，敵人來了亂跑，走了也不敢回來」。

岐道村，在沒有指揮部之前，敵人一出來，群眾就亂跑起來，有的正碰在敵人懷裏，甚至踩上了地雷，幹部和群眾都感到這樣不是一種辦法。以後成立了指揮部，就有秩序的多了，過去，敵人一出發，離村子十六七里地，群眾就亂跑起來，不能安心生產了，有指揮部之後，敵人離村子五里時群眾才開始轉移。

溫家捨村的指揮部，在準備反「掃蕩」時，曾組織了群眾的搶收，使生產與戰鬥的指揮。很自然的統一起來。

從以上這些事實中，可以看出，這種指揮部，在掩護群眾保衛生產上，都起了它的作用，但是都有他的缺點，即有的偏重於戰時的指揮（如戰時指揮部），有的是爲了保衛生產的一時組織（如夏收突擊指揮部等），生產大隊則是不管戰鬥，專門領導生產的組織，它們都沒有成爲對於戰爭與生產完全統一的領導組織。這樣，還未能從領導上解決勞武結合的問題。

在張初元的行政村，生產與戰鬥的組織，原來也是分開的。領導生產的是生產大隊部和自然村的生產隊部，由農會幹部負責，領導戰爭的是行政村的戰鬥指導部，和自然村的戰鬥指導小組，是由政權、武委會，農會三方面幹部組成的。二者也都發揮了它的作用，但是由於組織上下統一，工作上各管各，指揮部覺得自己是管民兵戰鬥和戰時群眾轉移的，可以不管生產，生產大隊部又覺得戰爭的事，各由指揮部負責，自己可以不去多管，在平時，戰鬥指揮部因自己不管生產，就不太忙；生產大隊部事情多，忙不過來。在戰時，指揮部很忙；而生產大隊部就不能起大的作用。張初元覺得：「生產

與戰鬥的領導，不能很好配合，要耽誤事情，還說什麼勞武結合呢？他又想：「合起來就可以討論生產，佈置戰鬥：佈置戰鬥，推動生產」。根據這種認識，他提出把戰鬥指揮部與生產大隊部合併起來，成爲生產與戰鬥統一的指揮部。由村長、農會秘書、中隊長及村公所書記當委員，以村長爲主任。這些委員除分擔民兵戰鬥、情報聯絡、變工生產、後方轉移、運輸供給、擔架等事外，並分工領導各自然村的生產戰鬥指導小組。自然村生產戰鬥指導小組也是由村主任、農會幹事及分隊長所組成，同樣負責生產、戰鬥以至行政等工作。指導小組所直接領導指揮的單位，就是勞武結合的變工組。

這種統一組織形式，更明確的從領導上解決了勞武結合的問題。把生產與戰鬥的工作完全統一領導起來。正像張初元所說：「這就大家都負了責任，力量更集中，做甚也方便了！」

嵐縣翟白小村，原來的指揮部是由農會主任負責的，專管戰時群眾轉移。中隊長是管民兵作戰和埋設地雷等工作，二者之間沒有經常的聯系，也無明確的指揮關係，所以當敵人一來，群眾弄得無法轉移，因爲不知道埋雷地區，恐怕走上地雷。所以發生這種毛病，就是因爲民兵作戰，和群眾轉移的指揮是不統一的。以後他們統一了，才解決了這個問題。

劉海珠村，過去的工作也是各管各，誰也不管對方的工作，各方面配合的很不好，以後規定指揮部每半月開會一次，各家都在指揮部會議上，報告工作，自我批評，互相檢討，共同佈置，才使戰鬥、生產、及行政工作都很好的配合而且都加強起來。

可見，敵後環境是生產離不開戰鬥，戰鬥必須照顧生產，根據實際上的需要，發展下去是戰鬥與生產必須統一的。張初元同志首先有意識的使二者結合，他把各自分開的組織統一起來，這是勞武結合在領導上的新發展。

根據各地過去的經驗，及這次反掃蕩的經驗，證明這種統一領導生產與戰鬥的組織是適合於敵後環境的需要的。這是值得普遍效法，推廣運用的。

至於指揮部應有那些人參加，可看各地情形而定，一般可包括村長、中隊長、農會秘書，生產隊長，並可吸收農英、民英等人參加。在有駐軍的地方，應吸收部隊幹部參加。

四 民兵的聯防活動

勞武結合的第三個重要發展，是民兵的聯防活動。這裏包括聯防戰鬥、聯防警戒、聯防圍困，聯防破擊以及民兵的活動班，工作隊等。

聯防戰鬥，勞武結合方針普遍執行的結果，民兵對敵鬥爭、保衛群眾生產的情緒和活動，大大提高和積極了。在這些鬥爭中，民兵、群眾感到一個村子單獨作戰力量不大，如聯合幾個村子一回打仗，力量就會更大的，爲了更有力的打擊敵人，需要這種聯合。這正是聯防作戰思想的出發點，基於對這種實際需要的認識，路玉小於一九四三年夏季，創造了聯防作戰，在三個行政村之間約定相互援助，配合作戰，路玉小被選爲聯防司令，在戰鬥中各路民兵都派有通訊員；跟隨聯防司令，以便及時傳達命令，取得協同作戰。使敵人打前面，招架不了後面和側面，扭轉打後面或側面，其他方面的民兵又圍上去打，這樣就把敵人拖來拖去，直至疲累敗逃而後已，使其無法也無力破壞群眾的生產與財產。

張初元也同樣體會到這個問題，就是：敵人每次進攻，各村民兵就出現一種自發的策應配合，而這種策應配合，對敵人的打擊力量是很大的，於是便引起他組織聯防的思想和辦法，建立了聯防組

織，由當時參加聯防的三個中隊長組織了聯防委員會，推出一人爲主任，統一指揮各村民兵的戰鬥。戰鬥發生了，如主任不在，即由作戰所在地點的行政村中隊長指揮，如中隊長也不在，或未趕到時，即由作戰所在地點的自然村分隊長指揮。各村都具體劃分了防衛地區，負責監視某一帶敵人的動靜，敵人一出擾，除立即設法通知聯防各村外，以一部份民兵監視本防區的要路，大部份民兵向敵來之方向前進，阻擊敵人。經過兩次聯防作戰的經驗，又在民兵及幹部會上，定出了聯防紀律，使聯防更加嚴密了。這種聯防統一指揮機關的建立，一變過去近於自發的守望相助，而成爲組織相當嚴密的聯防作戰，在對敵鬥爭中，發揮了很大作用。比如，四四年陰曆三四月間，敵到張家灣企圖搶掠，靠自小聯防區即調動了六個中隊的民兵，包圍敵人，從早直打到晚，使敵人不敢離村一步，晚上並決定分隊襲入村內，打擊敵人，待民兵摸入內時，發現敵人已悄悄竄向彈沙溝方向，民兵即行追擊，將人只好在中途折轉逃回據點。

這種爲防禦而建立的聯防戰鬥，就使敵人在進入聯防區之後到處挨打，陷入民兵層層的包圍打擊中，再難於隨便橫衝直撞，因而群眾的損失便大大減少了。各地都根據客觀需要，先後出現了這種聯防戰鬥，有的叫聯防戰鬥網，有的叫聯防線等，其性質和作用是不同的。

聯防警戒 民兵、群眾爲更好的戒備敵人，保持自己，除作戰上實行聯防外，並把聯防的警戒線盡量伸展到接近敵人的地點，爲了加強這種警戒，還配合其他封鎖辦法，如地雷封鎖線等。離石利用地形的有利條件，建立了兩道封鎖溝，留下一定的通路，加以嚴密的警戒，並建有各種作戰工事和雷坑。在國困蒲閣寨的警戒線上，在哨位前面把大路切斷，加以地雷的配備，這種地雷，民兵們叫做「不睡覺的哨兵」。民兵的嚴密警戒，再加上局部的改造地形，地雷配備，便把敵人封鎖起來。過去群

衆不敢睡覺，以後可以睡覺了，群眾生產也能安然進行了。

特別是翟白小同志的聯防警戒，有着嚴密的組織，是把哨位、偵察、情報密切配合的榜樣，他在面對着五個強大據點的山梁上，建立了長約八十里的聯防警戒線，由七個行政村組成，共設×個哨位，每一哨位經常有×個自衛隊員警戒，後半夜再由各村給每個哨位派出民兵×人，加強哨位，並在兩哨之間巡視警戒以防敵人由兩哨中間竄入防區。哨位前面，有武裝偵察員在據點附近活動，如發現敵人出發時，首先打手榴彈通知哨位，同時配合哨位從後面打擊敵人。此外還有秘密情報，可以直達哨位。

這種聯防警戒，直接產生兩種結果：第一，就是減少了敵人突然襲擊的可能，使群眾大大避免了意外的損失；第二，比各種單獨警戒，節省了很多的民兵力量，減少民兵疲勞，增加了生產的力量。

聯防圍困 在聯防戰鬥、聯防警戒中，各聯防區均民兵逐漸向前活動，逼近據點，很自然的形成對敵據點的包圍，並進一步發展成爲聯防圍困。在擠走岔口、蒲閣寨、三交、朱化、青沿及其他據點中，民兵的聯防圍困，都起着相當大的作用。路玉小組組織聯防爆炸，把地雷埋在敵人的礮台下；圍困三交的民兵，把地雷埋在三交城門下面。這樣圍困的結果，產生如下的作用：一、使敵人輕易不敢出來，蟄伏在碉堡裏面，甚至連拉屎撒尿也不敢出來，交通線打垮了，沒有糧吃，沒有水喝，只好偷老百姓的瓜菜吃。蒲閣寨敵人偷山藥時刨出了地雷，挨了爆炸。二、民兵擔負了圍困據點的責任，主力部隊就能抽出更多的兵力，加強打擊敵人的機動力量。三、聯防圍困不僅不是更多的使用民兵力量，而是較一般的聯防警戒中的省了民兵的力量。因爲把敵人活動的範圍縮小了，警戒的範圍也跟着縮小了，自然就節省了民兵的力量。張初元同志證明建立了聯防警戒、聯合行動後，把以村爲單位的

固定哨位減少，統一的集中到幾個重要地點上，民兵就可以拿出更多力量來打擊敵人，同時又可節省人力進行生產。

聯防破擊 這種聯防，在民兵各種活動中都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五寨谷巖同志把它運用在破擊中，創造了聯防破擊。他的聯防破擊，規模很大，組織嚴密，形成對敵人經常的不間斷的破擊。他把五寨到神池長約八十里的電線，給聯防各村分開地段，七個中隊，每隊一段，按規定時間輪流破擊。結果，使得敵人修不勝修，只好放棄修復的企圖，至今半年，不能通話。

他在同蒲線破擊鐵軌時，和羣衆採取分紅的辦法，已組成爲破擊合作社，把破擊與羣衆切身利益聯系起來。因此，提高了、團結了游擊區羣衆，發展了游擊區民兵。這是破壞敵人，建設自己的好辦法。

聯防活動班 民兵在活動中，爲了配合圍困，加強警戒，主動的深入敵佔區及據點之間活動，打擊敵人，開闢工作，各地聯防區曾經組織了活動班，基幹隊，工作隊等，這些組織，都起了很大作用。

成績較大的是翟白小聯防區的工作隊。在他聯防內的三個村子中，共組三個班，每班十二人。這三個班輪流出去活動。他們的任務是：一、反搶糧；二、反維持；三、發展與培養活動地區的民兵；四、做羣衆工作；五、供給後方情報，保衛後面生產。他們這種活動班，已收到如下成績；抓漢奸警備隊二十八名，解放九個村莊，在他們教育下爭取下，有二十七個特務坦白了；打下糧食一萬三千餘斤。

民兵的這種活動，說明了民兵鬥爭情緒的高漲，在擴大解放區，鞏固邊緣地區上起了很大作用，

各地可根據民兵鬥爭發展的情況，靈活運用，當然民兵尚無主動出擊的覺悟時，不可勉強組織，同時應注意如下幾點：

(一) 民兵出去活動時，應注意各種政策的掌握，並有嚴格的羣衆紀律，領導上的經常檢查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二) 嚴格保持不脫離生產的原則，保證不就誤民兵家庭生產，並須取得變工組內羣衆的同意。聯防指揮部爲了統一指揮聯防區內民兵的各種活動，都有指揮機關的建立，主要的有兩種組織辦法：一種是委員制，如張初元、趙紅計聯防區；一種是比較普遍的叫聯防指揮部，設總指揮一人，由聯防區內較強的中隊長擔任，其餘中隊長，任副指揮。

這種聯防指揮部的任務與職權，在發展上各地不同，一般都還沒有完備的規定，從因未化的聯防指揮部來看，可能形成這樣的性質：

1、研究本聯防區內敵人軍事、政治活動，情況的變化，因爲在聯防指揮部之下有相當龐大的情報組織和路線；可以收集敵人活動的材料。經過對於敵人的研究，決定聯防內對付敵人的辦法。

2、計劃本聯防內民兵的活動，支配民兵的力量，主動打擊敵人。

3、在敵人進攻或主動出擊時，統一指揮聯防區內民兵之戰鬥等。

聯防的建立是基於一定區域內民兵和羣衆的共同需要，因此，聯防的組織形式，指揮人員的選舉，都要民主的解決。根據各地經驗，在聯防建立之後，除必須有明確的紀律、作戰制度外，聯防區各村的民兵幹部和民兵，要在一定的時期內開會，檢討工作。進行聯歡，以密切關係加強互相團結。

從聯防戰鬥、聯防警戒，發展到聯防圍困、聯防破擊和活動班等的形成，說明民兵的活動已逐漸由單純防禦，發展為防禦與進攻配合，甚至有時以進攻為主的活動。在民兵的活動上說，這是一種重要的發展，在生產上說，是更有力的保障了羣衆生產。各地要按當地具體條件，有步驟的向這一方面發展。

五 有組織的搶耕搶收

由於對敵人聯防圍困的加強，羣衆生產情緒的高漲，過去曾因敵人破壞不能耕種的土地，在勞武結合的進一步發展下面，各地都進行了搶耕搶收，

這種搶耕搶收，有別於過去一般的，或本村內的搶耕搶收，而是在組織起來的方針下進行的。即是說不僅在本村之間，而是在幾個自然村，以至幾個行政村之間進行，更重要的是組織內地區羣衆去幫助接敵區羣衆的搶耕搶收。

臨南薛家坪，離敵人很近，除山外，六百畝平地都在敵人碉堡控制下、或敵人非常容易進擾的地方，全村四十五戶，就遷移了二十多戶，只有七頭牛，又被敵人搶走三頭，以致無法春耕。於是經過區的幫助，動員外村羣衆、畜力，幫助搶耕，並動員外村民兵來作掩護。在開始搶耕後，游擊隊一班人在指導員率領下也來參加搶耕，加強警戒，敵人發現大批人畜在搶耕，就在碉堡上打槍，大家都不理，後來出來一些僞軍，大家一齊吶喊：衝上去呀！就把敵人嚇跑了。四天工夫，除本村人畜力外，共動員外村的民兵三十六人，勞動力一百九十七人，牲口九十頭，把六百畝平地全部下種，並種了二百畝棉花。有的主人不在，也一齊種上了，這種搶耕，有的變工還工，有的計工還錢。

根據臨南樊志仁同志所談，認爲這種搶耕：第一，外村群眾甚至民兵，開始不願參加，特別是有的牛的人不願意，怕丟了牛。因此在組織這一工作時，必須進行很好的動員說服工作，發揚互助友愛的精神，絕不可用簡單的命令行事。如果動員的好，像樊志仁同志，甚至把敵佔區的人畜力也動員參加了。

第二，爲了保證搶耕的勝利完成，不受損失，警戒掩護是非常重要的。他們在搶耕時，在拂曉即派出一組民兵，共八個人，耕時又派出一組民兵，分南北兩山監視敵人，後又增至三個組，共二十二個人。如果在搶耕中，受了損失，便會妨礙這個運動的開展。

又如：孫家溝離三交很近，爲了斷絕對敵人的維持，加速擠走敵人，該村群眾全部搬在高家溝寄居。這樣生產就很困難了，早晨因弄不清敵人行動，群眾不敢出去。早飯後再上地吧，除走路外做出多少營生，而且也沒有防禦敵人的能力，所以決定給高家溝變工生產。

高家溝全村有三十多個勞動力，孫家溝有七十多個。早晨孫家溝的群眾給高家溝勞動，早飯後，在高家溝民兵掩護之下，一齊到孫家溝勞動，搶收。這樣，兩個村子的生產都不就誤，這個辦法很好。

這種搶耕搶收實行之後，被幫助村莊的群眾就很高興，他們說：「八路軍果實是不虧人，原來打維持時，就說能種上地，現在連不在的人家的地，也都給種上了」。搶耕時對窮人抗屬一律不取報酬，所以他們都說：「八路軍真是老百姓的隊伍，現在不用花錢，不用管飯，就把地種上了」。甚至，過去對我們不十分相信的老財也說：「八路軍對人民真是不錯」！

孫家溝的群眾更說：「克底（果實）不維持哩，莊稼也誤不了」。

由此可見，搶耕搶收，不僅能夠幫助敵區群衆的生產，而且能夠幫助他們擺脫敵人壓迫，得到解放。在過去，敵據點附近的土地，或是不敢耕種，使土地荒蕪；或是被迫進行「維持」後去耕種，但即使如此，老百姓也不能順利的耕作收穫。有了有組織的搶耕搶收，敵人的壓榨被擺脫了，地也可以種上了，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好的創造。

爲了幫助邊緣地區群衆搶耕搶收，部隊、民兵有的組織了武裝扎工隊、幫工隊，有的民兵和群衆混合組織了扎工隊，也有單是群衆組織的扎工隊。如今年離石有三個區就組織了將近三百人的民兵武裝扎工隊。二區三個村的民兵，爲了幫助第一道封鎖綫上各村的群衆搶收，打擊敵人半月搶糧計劃，便動員了九十多個民兵，組成三個分隊，分隊之下，再分若干搶收扎工小隊，並把每個小隊都編了代號。他們一下去，首先進行戒嚴，封鎖，埋設地雷，把警戒哨直放到汽車道旁邊。除警戒哨外，其餘民兵一律參加搶收，因民兵聲勢浩大，以致敵人自己封鎖了據點進口處，不僅沒有敢搶糧，而且根本就沒有敢出來。二區的搶收第三隊，於九月出發到新收復的南梁上一帶搶收，十月六日李家垣敵僞十二名會到該地搶糧，被扎工隊的戰鬥組重傷敵軍一名，打退敵人，直到收完，毫無損失。

這種武裝扎工隊不僅是打擊敵人、保衛群衆利益的生產與戰鬥結合的武器，而且是團結群衆、教育群衆，組織群衆的一種武裝工作隊，同時又起了掩護後方群衆生產的作用。

村與村的搶耕搶收，加上武裝扎工隊，就成爲民兵、群衆和敵人鬥爭保衛生產的新的組織形式，在邊緣地區可以多多採用。

六 民兵生產

民兵家庭的生產，除民兵都參加變工組進行生產外，其活動時的誤工，也用變工辦法解決了。因此，在一九四四年，民兵並未因戰鬥活動的加強而耽誤生產；相反，他們的生產：一般的都較四三年擴大了。這一方面的問題在此不談，只談談民兵的單獨生產問題。

一、崗哨生產 民兵在聯防警戒、聯防圍困中，利用空隙進行生產。許多地方的民兵，在這些活動中都就地幫助了群眾的生產。因為這些民兵大半是各聯防區派出的，離開本村，所以當他們幫助群眾生產後，群眾都喜歡的給他們吃飯，甚至有的送飯。這種辦法，應當教育民兵普遍實行。除此以外，也有的民兵在崗哨附近集體生產，如臨南樊志仁村的民兵，在圍困三交的哨位附近，租種地十八畝，開荒十三畝，共收入糜子六大石，穀子一石五斗，黑豆兩石多。他們所生產的糧食，歸民兵自己保管，作為活動時食用，他們已經準備以後出去活動或戰時活動，不用再吃公糧了。

其他如圍困朱化的民兵，建有集體莊田，以供在圍困時食用；路玉小，趙尙高的民兵，也都進行了崗哨生產。

二、民兵集體生產 這在各地非常普遍。如段興玉同志領導民兵種了十八畝地，收糧八石，以供給民兵食用與補充武器之用，另外還收下擁軍菜二萬三千多斤，以供給招待過往軍人食用。又如離石武委會發動全縣民兵集體生產，僅四區即動員了五百多個民兵，到接近敵區的馬頭山開荒，共開地六百八十三畝，準備供給民兵活動吃糧和軍火費用。

三、路玉小村的民兵，在出到敵佔區活動時，代合作社推銷群眾必需品，一方面幫助合作社生

產，同時通過這種關係接近敵佔區群眾，對民兵活動有很多便利。張初元村之民兵，在出去放圍困哨時，也代合作社賣貨，賣完後再合作社給一定的報酬。

在民英勞英座談勞武結合問題時，都一致認為這種生產辦法很好，這樣民兵既能工作不誤生產，並容易得到掩護。

其他還有民兵店、武裝扎工隊等，都屬於民兵生產的一種辦法。

四、打山合作社 邊區山林地很多，群眾莊稼被山豬糟蹋的非常厲害，有時幾十畝田禾，一夜之間就被咬完。民兵群眾爲了保護田禾，各地產生了很多的打山合作，照山合作等。

段興玉同志爲保衛群眾的生產，給民兵提出「敵人來了突擊敵人，敵人不來突擊山豬」的口號，在變工隊附屬下，成立起打山合作社，打下山豬由變工隊大家分，參加打山隊的人，比較多分一點，因爲他們比一般勞動費鞋襪。爲了節省勞動力，多生產，打山合作社的民兵，並不是所有的人每天都出去，而是只有一個人專門在早晨上坡踩踪，踩着了，就讓打山的去打。踩踪和打山的，都在變工隊內記工。這個打山合作社，已打下十二隻大山豬，賣了六隻，用這錢買了兩頭毛驢，三隻母猪，組織多季生產合作社。韓鳳珠的打山合作社共十二人，兩個月內，共打住麝香四付，金錢豹一個，山豬八口和其他零星獵獲，共值五十萬元。群眾都說：「早年要像今年一樣打山豬，咱們糧食也受不了損失」。

組織這種合作社主要的目的，本來是爲了打野獸，保護田禾，但因爲收入相當大，也可作爲民兵生產的一種好辦法，這種合作社又可作爲練兵打敵人的很好形式之一。

民兵利用各種活動空隙，進行生產，或集體開地，一方面更加密切民兵與其他群眾的關係，同時

又可以解決民兵活動時的吃糧問題，更大的開展民兵的活動，特別在民兵數量不斷增加，主動出擊更為增多的情況下，這些生產方法就愈益顯得重要，各地民兵領導機關，要適當的組織這種生產。

七 軍火自給

一年來，邊區民兵為保衛家鄉，保衛群眾生產，展開對敵鬪爭，會對各種武器，特別是地雷的自給自造問題，作過很多努力，費過許多心血。經過幹部、民兵和群眾的努力，終於得到了顯著的成績，並且有了很多的創造和寶貴經驗，經過民英們的討論，已對軍火自給自製問題指出了明確的方向。茲綜述如下：

甲，關於組織群眾的軍火生產問題，

(一) 熬硝 為開展廣泛的爆炸運動，必須首先解決火藥和硝的問題，民兵群眾會想過許多辦法，主要的有三種組織形式：第一種是興縣李有年的熬硝合作社，他發動群眾掃硝土，組織固定的民兵熬硝，所得利益，由掃硝土群眾分紅百分之十，熬硝民兵分紅百分之三十，其餘歸合作社。至於熬硝民兵的土地，則出工資由變工隊耕種。這種組織形式，能够提高群眾民兵的生產情緒。這種熬硝合作社，如果和變工合作社統一起來，作為變工合作社或綜合合作社的一部份業務，可能更大的提高硝的產量。那四娃的熬硝辦法也是這種形式。

第二種形式是規定掃硝土的價錢，群眾送一擔土，給一擔土的錢，由民兵變工熬硝，供自己使用，這辦法在一時難於組織熬硝合作社，而變工合作社也無基礎的地方，可以採用。

其他，為了臨時需要，發動全村群眾掃土，民兵熬硝，誰也沒有報酬，熬下硝全村使用。這也可

以解決一時的問題。

臨南爲推廣熬硝技術，採用重點辦法，即在條件合適的地方，首先組織民兵熬硝，發動群眾掃土，並調附近各村民兵來學習熬硝技術，及識別硝土的方法，經過這些人，再普及群眾的熬硝、掃土運動到其他地方。

硝的需用量是很大的，僅僅依靠一部份人來掃土熬硝，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必須發動男女老少，一齊隨時隨地的掃土，才能趕上需要。要發動群眾，一方面當然需要從政治上啓發教育，同時必須給他們一定的經濟利益。可以用合作社分紅辦法，也可以用發工資的辦法。

(二) 造雷殼 爲普及爆炸運動，必須大量製造各種各樣和各種質料的雷殼，主要的包括鐵雷、瓷雷、石雷、和鐵的瓷的快火手榴彈等。

製造雷殼的第一種辦法，也是最主要的辦法，是與縣李有年的造雷鑄錘合作社。他的合作社是民辦公助，公私兩利的性質，這個合作社是在原來鐵匠爐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最初的辦法是，每鑄一爐雷殼，一爐鐵錘，給工人分四十五個錘子，作爲工資，這四十五個錘子，大師傅一個人就分了二十五個，其他四個工人只能共分二十個，大師傅對工人剝削太重，工人不求改進技術，結果造雷數量質量都很低。後來李有年把他改爲合作社，工人按勞動技術頂股，公家投資，實行四六分紅制，全部盈餘，工人得十分之四，公家分十分之六，並規定鑄雷數量如超過普通應出產的標準時，其超過部份作爲給予工人之獎金。這樣工人情緒大爲提高，生產的數量質量都是突飛猛進，現在每爐較前節省鐵百餘斤，炭六百斤，雷殼反而增加了三十個，五個月中，已產雷殼五千一百多個，不僅供給興縣用，而且供給了其他分區一部份。這種合作社的特點，是貫徹公私兩利的精神，把地雷生產和農具生產結合

起來。各地區的城鎮和較大的村莊，都有很多這樣的鐵工、銅工，只要用公私兩利的原則，把他們組織起來，一面生產農具，一面鑄造地雷，其生產量是會十分驚人的，是能夠供給民兵及群眾武器的需要的。因此，這種與農具相結合的造雷合作社，是軍火自造自給的基本方向。

第二種辦法，是河曲張五十六的完全民辦的軍火合作社，按各人技術頂股，每股出一千元作資本。組織設備都很簡單，他們經常挑上風箱和爐子，走到那裏，鑄在那裏，群眾拿出鐵來，鑄雷或農具，他們賺一定的工錢。這種形式，資本少，人少，在接敵區甚至在戰時，都可繼續生產，而不停工。這也是一種很好的辦法。

第三種辦法，是劉清榮的合作工廠，這種工廠，因規模較大，生產量也大，有這種條件的地方，可以組織。

還有一種辦法，就是大量利用留在民間的銅鐵茶壺作地雷，動員或出價收買都可以。在圍困蒲閣寨時，起了很大作用。

瓷雷和快火手榴彈的製造，可以同樣用第一第三兩種辦法，和瓷壺合股辦理，各個分區瓷壺都很多，可以大量製造瓷雷。

石雷，在邊區的使用還只在開始，韓鳳珠會組織石匠試造成功，能使五百斤重的石頭炸碎，這種雷各地可以試用，推廣。他的好處：第一，是原料不缺，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第二，製造的成本很少，不用什麼設備，第三、容易偽裝。某據點的敵人，因為挨了我們的爆炸，出發時一步一步踏上石頭前進，如果石雷廣泛用開之後，敵人會受更大打擊。

(三) 創造各種武器 各地民英的創造很多。張五十六團結鐵工（他就是鐵匠）、銅匠、木

匠、組成合作社，像上面所講的辦法。他們一面製農具，一面修理，或製造武器，已修理子彈六百發，步槍二十五枝，手榴彈五十個，路玉小同志團結民間各種工人，自己虛心學習，苦心鑽研，創造出各種砲彈，子彈，夜間聯絡彈等。然後發動，教育民兵製造武器，自造自用，實行兵工結合。他雖然沒有什麼固定形式，但能解決很多問題。

以上這些創造的精神，應該成爲全體民兵的榜樣，只要發揮了群眾的智慧，創造天才，還會有更多更大的發明，供獻給我們對敵鬥爭的事業中來。

乙、軍火經費問題

要使全邊區民兵都有武器，要普及爆炸運動到每一鄉村，要製造幾十萬地雷，就需要巨大數目的經費，這是個重大的任務。但在不及一年的時光當中，民英們，他們用依靠群眾，自己動手的辦法，已找到解決這個問題的好辦法，開闢了新的完全正確的道路。

軍火田 這是那四娃同志的創造，這一創造，使軍火生產的經費，找到了最基本最可靠的辦法。

他在「土中取財」的思想下，組織民兵和群眾中的積極份子，推動變工隊，開墾「軍火田」。他先從本村做起，推及聯防的五個行政村，以後不僅使「軍火田」普及全縣，而且使全邊區大部縣份都學着他的辦法，開了軍火田。

現在他的聯防區內，已開下三百四十三畝荒地，產糧預計可值三十四萬五千元。因他走了群眾路線，提高了群眾一致對敵鬥爭的情緒，運用了變工組的組織力量，因此，他能取得如上成績。某區

用下命令的辦法，雖然也開了許多「軍火田」，但是群眾並未能完全了解其意義，這是一種不好的辦法。

李有年村把軍火田、義田、學田統一起來，共開荒七八十畝，打下三十五六石糧食，給軍火方面分了七石多。這種辦法也很省事，一起開地，打下分糧。鑒於目前開展爆炸運動的迫切，軍火上應該多分些才合適。

集資 軍火田是解決軍火經費的基本辦法，但一般都是要在次年秋後，才能有大量收穫。而開展爆炸運動，則是愈早愈好，這個實際問題，有的地方又採用集資辦法來解決。

邢四娃，利用群眾莊稼被野豬糟踏的情形，發動民兵及群眾買火藥打對豬，再由群眾發動集資。他更用算賬教育，鼓動富有者踴躍集資，對集資最多的人，在大會上表揚、鼓勵、形成各階層集資買雷的熱潮。共集資三十七萬八百元。

其他如姚尚維集資五十萬元，王二田僅在民兵中就集麥子六石，張貴珍集被麥七十二小石，李有年集米三十五小石，寧武還有集鐵的。這種集資可以解決很大問題，但不能有任何強迫。張初元，在他的報告中，說明這是一個相當困難的工作，必須經過深入的醞釀討論，也說明必須在群眾覺悟了相信了這是保衛自己切身利益的時候，才會成功，這是值得十分注意的問題。

破壞 這是破壞敵人物資和交通運輸，用以解決製造軍火經費和原料的好辦法。凡有這種條件的地區，應積極組織民兵群眾來做，採取嚴格的分紅辦法，保證參加的民兵及群眾得到一定的利益。五寨谷穀和靜寧民兵在這一方面做出了榜樣。

其他辦法

有的地方，借用一部份義倉糧，不失為一個現成的辦法，但一定要經過群眾的同

意，並要保證歸還。

丙、組織軍火合作社，擴大軍火資本

邢四娃同志，在集資之後，就感到雖然集下許多錢，可以一下買成地雷，爆炸之後，就不能獲得繼續的補充。於是他就把這資本組織成軍火合作社。在合作社進行榨油、運輸、紡織、出賣日用品等業務，成爲以供給軍火爲主的綜合性合作社。這個合作社以所得之盈利，除買一部份地雷外，其餘還保持給群眾分紅的制度，每月可供給聯防區三十顆地雷，這個合作社的活動是：一面到農村中出賣日用品、農具，一面又從農村中吸收鋼鐵，轉運到縣上的農具地雷合作社，然後，再從合作社換回地雷、農具供給各村。最近並投一部份資本到武委會軍火合作社中。

凡已組織了軍火合作社的地方，最好和變工合作社統一起來。尙無軍火合作社，有了變工合作社的地方，可把軍火資本投入變工合作社內，兼理軍火的購買、供給、熬硝等工作。

由軍火合作社發展到以解決軍火爲主的綜合合作社，這是一種很好的發展，另外一種發展，即把現有的綜合合作社兼辦起軍火供給，以至一部份軍火生產（如熬硝、組織鐵爐鑄雷）。如此，軍火資本也可投入綜合合作社中。這對合作社業務，及地雷等軍火的供給，都是有利的。

最後，爲了擴大根據地鐵礦的開採，各種兼辦軍火事業的合作社，也可以向礦廠、鐵廠投資。

丁、軍火生產的領導管理問題

這裏主要是下面幾個問題：

第一，如何管理和運用軍火經費。各級武委會都要有統一的籌劃，經常的檢查，首先是不能把這筆款子移作別的用處，一定要直接用在軍火生產方面。其次，使這筆款子能作有效的使用，這就要用有效的辦法，用和農具生產結合的辦法組織造雷。因此，縣武委會要有專門組織領導軍火生產的人員，而行政村則要有民選的專門機關，或可放在指揮部領導之下。

第二，對每一鑄雷的組織，必須有嚴格的管理，每日每月所產雷數，這些雷發到或賣到那些村子，必須登記稽核。買雷者應先經過區以上武委會之批准，造雷機關才可賣給，不能隨便賣出一顆地雷。

這種統一領導，嚴格管理之目的，一方面在於增大產量，一方面在於保證不讓一顆地雷落在敵探漢奸，特務手裏。

乙 在武勞結合方面

我們的部隊，一方面積極對敵作戰，獲得了輝煌戰績；另一方面於戰爭間隙中，在內地區大規模的進行了生產，並在對敵鬭爭中，在游擊活動中，採取各種方法，一面鬭爭，一面生產，實行了武勞結合的方針。

一 部隊的生產運動

(1) 生產成績：軍區部隊全年共開荒十六萬六千畝，現據不完全的統計，打下細糧兩萬多石；

菜蔬除極少數的部隊外，都做到了全部自給。除在開荒方面取得如上成績外，各部隊在極其緊張的春耕時期以內，還進行了許多副業生產，這種副業生產，從春季一直繼續到冬季。僅軍區直屬隊、直屬兵團在春季即有很大成績，據部份統計材料，他們共打柴七十三萬多斤，撿毛線二百斤，紡線二百斤，做紡車四百三十三輛，養羊一千四百多隻，豬六百七十口，熬硝六百斤，以及大量的農具、日用品、藥材、用具等。解決了自己的一部分需要，節省了一筆很大的開支。

部隊的這些生產成績，不僅減輕人民負擔，改善部隊生活，建立了革命家務，每人有一萬二千元到一萬六千元的家務基金，而且奠定了「一九四五年更大的生產運動的基礎。這種成績的獲得是因為：

一、建立了以農業勞動為主，手工業生產為副和自己動手解決問題的正確思想。

二、執行了首長負責，親自動手和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的正確方針。在全年的生產運動中，各級幹部都無例外的，以身作則，具體訂出自己的生產計劃並積極領導部隊生產，這就大大發動與啓發了全體軍人的生產熱情。在這種熱潮中，不僅產生了像郭長利這樣的勞動英雄，而且有這樣一類事情：像榮譽隊有一個雙足已斃的榮譽軍人，自動指鑿頭上山挖地；雙目不見的榮譽軍人，學會紡織；兩個已斃一隻手的榮譽軍人，合作紡線。同時在部隊中又出現了模範班、突擊隊等。

三、獲得了群眾的幫助，解決了部隊生產中技術、工具等的困難，保證了豐富的收穫。

(2) 在這個生產運動中，我們不僅在糧食菜蔬方面收成很大，而且在思想上也有很大收穫，使幹部和戰士的勞動觀念、群眾觀念大大加強起來。他們在勞動中，真正體會到勞動的偉大，勞動者的偉大，體驗到勞動創造社會的真理。

(3) 幫助群眾、幫助窮人翻身；部隊人員勞動觀念群眾觀念的增強，不僅表現在生產成績上，

特別表現在對群眾的直接幫助上。這種幫助是非常之廣泛的，從日常零星的擔水、砍柴、推磨、到擔糞、開荒、種地、治病，直至幫助窮人翻身，幫助組織變工互助，婦女紡織，訓練民兵，興辦學校等。由於部隊生產和對群眾生產的幫助，大大提高了群眾生產熱忱。

在幫助窮人翻身方面，各部份都有很多例子，特務團更提出每連幫助兩家窮人翻身的號召。一連幫助興縣四區永順村康樹林翻身，做到：（一）開荒十畝。從開荒鋤草到收割，完全由二連負責，（二）送二十餘斤重的小豬一隻，母雞一個雞蛋二十個，小雞，（三）借米二大斗，以後有困難臨時解決，副連長、司務長各送衣服一件，砲兵班送柴二千斤。（四）今年估計可收粗糧九大石，五口人吃用四大石。換布四個，五斤棉花用糧兩大石，解決衣被。再用一石糧食加上自己副業賺的錢，買牛一條。其餘兩石糧食，作為明年的生產基金。這樣康樹林就真正翻身了，他的勞動更加勤苦了，見着人就說：『今天不翻身對不起八路軍。共產黨八路軍比我父親還關心我，永生永世也忘不了！』

部隊一年來生產運動的意義，不但在於增加根據地財富，減輕人民負擔，改善部隊生活，而且更加強了我們幹部戰士的勞動觀念、群眾觀念，使部隊在思想上、物質生活上、都提高了一步，造成了從思想上，物質生活上鞏固部隊，進一步提高戰鬥力的有利條件。

關於部隊的生產運動，另有總結，這裏祇簡單的提出，內容不詳說了。

二 游擊生產

我們邊區部隊不僅在根據地舉行了大規模的生產運動，而且在游擊區接敵區活動的部隊也進行了游擊生產，活動到那裏，就生產到那裏。

團困青沿的武工隊，在附近活動時，每到一地就要開荒種地。從西沿，東西門家山，到魯沿、水峪貫等十五個村，都有他們種的地。這些村子離敵據點近的只有二里半，最遠的也不過十二三里。他們在前面所種的六十八畝地，就分散在這些村子裏。他們的工具是臨時向群眾借的，肥料是和群眾變工換來的。

他們在地裏耕作時，一面做，一面警戒，敵人來了就打，敵人走了就生產，走到那裏，生產到那裏。比如五月十一日在西門家山開地，發現敵情後，部隊分別佔領高地及大水村的山梁，把敵人擠到水峪貫。結果，敵人被打傷兩名後就掉頭跑了。武工隊當天回到大水繼續生產，第二天又轉到東門家山開荒。他們就在這樣戰爭頻繁的游擊活動中，共種地一百五十八畝，不僅完成，而且超過了大隊部所給的八十畝的任務。

塞北分區朔縣游擊三大隊二中隊，今年也進行了游擊生產。他們在前面放出警戒，後面就開荒。在生產時，不機械按建制，而按體力分成甲乙丙三隊，體弱有病的看槍放哨，敵人來了有組織的一齊打。這一個連或排因任務或情況轉移了，那一個單位來，又接着生產。這些戰士們在行軍中，除指着打敵人的槍，大部份還同時握着鐵頭或鋤頭。他們採用這種游擊辦法，種了很多的地。

三十六團偵察排在分班活動中，也種了二三十畝地。三分區有的部隊，進行了游擊紡線。他們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仍能利用一切機會，想盡一切辦法，進行生產。這種精神和辦法是值得學習提倡的。

三 軍民變工互助

由於軍區部隊對群眾的幫助，更加加強了群眾與部隊的團結，更加親密了二者的關係。他們的這

種關係，恰如一個老馬夫所說，是「八路軍鑽進老百姓心裏頭了」。這也正是本年軍民變工互助發展的主要基礎。

軍民變工互助是模範群眾工作者安駱同志的創造，這一個創造的意義，就在於把這兩支大軍在更廣泛的基礎上結合起來。

安駱連由於擁政愛民工作做的好，多方面的幫助群眾，使×××的群眾與部隊，建立了親密的關係。他們把群眾生產和軍隊的生產一樣看待。他們開始幫助群眾送糞，群眾不相信，經過幾次解釋後才相信了。最後，群眾被戰士們的誠實的勞動所感動了；軍隊的生產開始後，更使群眾奇異而感動了；這一連串的事實，使群眾更深刻的認識了「八路軍是自己的軍隊」。

×××的變工隊開始由於沒有解決群眾的困難，實際沒有組織起來。安連長便着手協助地方，組織群眾的變工互助，但群眾認為：（一）勞動力不夠，連糞也送不出去，很難擴大生產。（二）沒有工具，也沒有錢買，沒工具也難擴大生產。（三）附近的林地，軍隊都要開，沒有地也開不成。（四）沒有發展副業是好事，但敵人來了要搶，因為離得敵人近。安連長把這些問題，都答覆了，解決了。他提出：糞送不出去，由軍隊幫助送出去。工具困難，可以在群眾之間互相調劑，軍民之間也可調劑使用。附近的林地都讓給群眾開，軍隊到遠的地方去開。至於敵人來了，軍隊堅決的打，一定要保護群眾轉移，不讓受到損失。這樣，群眾情緒大變，變工隊也就很快的真正組織起來了。除了在工作上，勞動上幫助群眾外，還供給群眾本幣九千元，小米八百多斤，以及油鹽等東西。

由於軍隊對群眾的幫助，群眾也自願的對軍隊實行幫助。村幹部開會時，討論幫助軍隊的問題，他們說：「軍隊這樣幫助咱們，咱們該怎的幫助人家呢？」他們決定給軍隊種菜、撒籽、種豌豆等。

就在這種相互幫助，親密關係的基礎上，進入了軍民的正式變工互助。在組織上共商民主商定成立軍民變工互助委員會，並具體規定互助公約，其要點有以下幾點：

- 一、職權：1、委員會統一解決和調劑勞動力；
- 2、委員會委員有到各小組指導生產之權；
- 3、軍民之間發生問題，由委員會解決，任何方面有人破壞軍民團結，均由委員會適當解決教育之。

二、保證：1、軍民的莊稼都要種好，共同負責，不要偏在那一方面；

- 2、變工互助到底；
- 3、群眾及軍隊人員，均應負責防止壞人偷竊田禾、柴草；
- 4、為保護治安、田禾，軍民共同組織巡查小組，查戶口、打山豬；
- 5、不經互助委員會批准，任何人不得遠出，各戶有客人來，要報告互助委員會。

其他還規定了制度、紀律等。

軍民變工以後，他們就把軍民雙方的勞動力，更加有組織的使用了。群眾的勞動力，除以一部份耕種原有的熟地外，其餘全部勞動力給軍隊打土墘、撒種，然後軍隊的全部勞動力給群眾開荒，這樣使得雙方的生產都能作好，都能擴大。安連爲了更加密切群眾的關係，開展變工隊內的文化工作，每個變工組內參加戰士一人當副組長，負責督促生產，領導讀報。爲了解決一個僱工的困難，軍隊抽出二十八個勞動力，變工隊抽出十七個勞動力，共同打了一天短，將所賺工資，一律給了這個僱工。他們並幫助該村訓練民兵和農會會員，建立了午校，發動了婦女參加鋤草紡織，幫助群眾開墾田六十

敵。

軍民之間的關係是如此的密切，當軍隊轉移時，群眾代為寄放一切家具用品，如同自己的一樣。秋收時情況緊了，軍隊和群眾一道轉移，共同生產，他們是親兄弟般的生活着，軍民真正成了一家

人。
安峻同志根據他的經驗，認為軍民變工互助最大的收穫，是對戰士在思想上起了重大的轉變作用，他們更把孫繼泉一生受盡壓迫，受盡剝削，及安連幫助他翻身的事實，作為對戰士的一種政治教材。戰士們的群眾觀念，一年來是大大加強了。

如何才能建立和鞏固這種變工互助的關係呢？根據安連的經驗，應具備如下幾點：

- 一、認真解決群眾各方面的困難，尊重當地群眾的風俗習慣，如互助間候及送禮，請吃飯等。
- 二、實行軍民兩利的原則，特別是軍隊方面，要有為群眾吃虧的精神。
- 三、在軍隊方面，要關心群眾的生產，有如關心自己的生產一樣。在群眾方面，要關心軍隊的生產，有如關心自己的生產一樣。把軍民的生產運動，一齊推動起來。

嵐縣勞英李銀兒，他根據軍民變工的實際經驗，認為這種變工互助有很多好處：

(1) 軍隊更容易給群眾解決困難。五連在變工中借給他們小米五百斤，本幣五千多元。去年他村未擴大耕地面積，今年由於群眾組織起來，軍民變工互助的結果，開了四百三十畝荒地。

(2) 軍隊的一個班，和一個變工組合併生產，原變工組長任正組長，班長任副組長，互相指導鼓勵，雙方情緒都很高。

(3) 相互了解情況，收集反映，互相幫助，互相鞏固。

(4) 軍隊和群眾一道生產，部隊可以教育群眾，這對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作用很大。

軍民變工互助，對軍民雙方都是有利的，所以在一年中有很大發展，特別在夏秋兩季，更爲普遍。我們從下面兩個軍民變工的例子，還可看到軍民變工在組織形式上的發展，和重大的效果。

嵐劉化兩村之軍民變工隊，都是軍民混合編組，統一使用勞動力，按技術分工，按地段計工。化村在秋收中抽出兩個老婆婆磨麵，供給全村吃用，改善生活，婦女小孩分配在村子附近收割。劉村軍民變工隊，曾組織各組之間的搶競收賽，勞動效率較平時提高一半。兩村軍民原計劃用一千八百個工，收一千一百六十九畝的莊稼，結果只用了一千零七十六個半工。節省了七百多工，時間節省了五分之一。

軍區政治部生產隊和呂村群眾共同組成一支秋收大隊，打亂軍民間和各戶間的土地，看莊稼成熟之後，依次搶收，在領導上組成軍民互助委員會，負責計議勞動力、計工、協商收割次序等。因爲軍民變工互助，統一領導，呂村的秋收，今年比往年提前十天完成了。由於變工秋收，軍民關係更形密切，雙方也同意在秋翻地與冬季副業生產中繼續變工合作了。

從一年來軍民變工互助的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到它具有如下意義：

一、彼此之間，通過在生產上的密切關係，互相啓發，互相提高，使這兩支大軍在思想上，政治上，經濟生活上完全結合起來，做到軍民一家人。

二、對軍民雙方都有很多幫助。軍隊以其龐大的勞動力幫助群眾生產，擴大耕地；解決各方面困難，提高群眾生產情緒，發揮勞動效能。對軍隊說，不僅可以取得群眾技術上及各方面的幫助，特別在戰時，因爲和群眾變工的關係，隨時都可執行戰鬥任務，不因生產而防礙戰鬥，也不因作戰而耽

誤生產。

明年的生產運動中，要把軍民雙方的生產擴大和推進一步，這種軍民變工互助的辦法和經驗，應當加以好好提倡。在自願原則下，廣泛發展起來。至於變工的形式，可看當地群眾變工互助發展的程度而定，應使之互相適合。

四 軍民破擊分紅

軍隊、民兵、群眾向敵人的鐵道、電線進行破擊，到敵據點奪回糧食。一面給敵人很大的損失和威脅，一面解決了群眾、民兵和部隊的一些問題。這也是破擊敵人，建設自己的好辦法；是一個新的創造。

六分區某些地方，群眾、民兵和部隊配合到同蒲路和敵人的煤廠去破擊，每次三五百人，或一兩千人不等，一部份部隊和民兵警戒，所有的民兵及群眾都到鐵路上起鐵軌，整夜整夜的作，就像趕集一樣。破擊回來後按股分紅，民兵措的，三分之一歸自己，三分之二準備軍火方面使用。群眾措的，完全歸群眾。這些地方的群眾，用破擊所得來的錢，穿上了新的棉衣。

臨縣三區群眾六百多人，配合部隊於四四年三月到方山城奪糧，部隊負責掩護，群眾負責措糧，一夜即措出一百三十多石，三分之一歸部隊，三分之二歸群眾，貧苦農民和兒童所措的全歸自己。這種辦法，提高了軍民破擊的情緒。這種事例，其他各地都有，特別如婁煩、南溝口的奪糧，規模更大。幾十萬斤的糧食，是敵人從群眾手裏搶去的，現在又在軍民的合作下面，武力與勞力結合下面奪

回來。這種形式，可以根據各地具體條件，適當運用。

以上這些就是一年來勞武結合與武勞結合方面的發展與創造。在今後的實踐中，可按照各地具體條件、經過適當步驟，推廣這些創造，在實際鬥爭中進一步充實這些創造。

(完)

晉綏邊區關於變工互助的幾個具體問題

一年以來，在毛主席「組織起來」的號召下面，變工互助在各地普遍的發展起來。它把分散的個體的小農經濟，用集體互助的辦法組織起來，積極從事生產，提高社會生產力；它以互相幫助，共同發展的辦法，使各階層農民的經濟，都得到發展和改善，特別是解決了貧苦農民土地、農具、種籽、食糧的困難，使其發展生產，獲得進一步翻身的機會；最後，由於互相幫助，把人在生產當中的關係，從自私的關係，逐漸的轉變為互助互惠的關係，鍛鍊農民團結互助的思想。總之，它推進生產發展，幫助貧苦群眾翻身，改造群眾思想，作用是極其偉大的。一年以來，晉綏邊區的經濟及各方面的工作，由於變工互助的發展，大大的向前推進了一步。

這種變工互助運動，不僅發揮了作用，獲得了成績；而且也取得了不少的經驗。從組織形式到具體的記工還工，從發動組織到經常的領導鞏固，乃至如何調節各階層利益，團結各階層等問題，都獲得了一套經驗。這些經驗，可作為今後貫徹組織起來，進一步發展生產的參考，這裏，根據群英會的材料及勞英們的討論，初步的把這些經驗總結一下。

甲、關於組織形式的舉例

邊區的變工互助組織形式是多種多樣的，這裏舉出兩種主要類型：

一 輪流耕作

在發展初期，多是這種形式。各組參加的人數較少，從三五戶到七八戶不等。耕作的次序是輪流的。有的按天輪，給你做一天，給我做一天；有的按地輪，給你種一垧，給我種一垧。其中較好的，能够在次序上照顧抗屬民兵及貧苦群眾，比如『先抗屬後一般』，『先貧後富』，照顧莊稼的需要，如『先陰後陽』，『先草大後草小』等。

變的辦法是工頂工，頂齊了完事，不記賬；較好的還記簡單的賬目。這種形式的特點，是組員和組員間直接計工還工的關係。接近農民的習慣，比較的容易組織。所以在今年各地的變工互助組織中，這種形式較為普遍，特別是春耕時期。由於有了這種變工，有牛的可以幫助無牛的，有農具的可以幫助無農具的，有技術的可以幫助無技術的。過去土地、農具、人力、畜力、種籽等條件的限制，曾束縛着各個人生產的發展，但今天，因為實行了變工互助，各方面都可以合作互助，長短相濟，使得大家都能够解決困難，進一步的發展生產。而且變起工來，大家在一起勞動，紅火熱鬧，情緒高，可以起早落晚，多作營生；可以互相觀摩，督促，競賽；可以調劑技術，實行分工，會做甚的做甚；並且更重要的，可以適當的搭配人畜力節省出力量。比如一條牛送糞，就得跟一個人；如果集體送

糞，一人就能趕兩三條牛；一條牛耕地，得搭配兩個人；兩條牛耕地，有三個人就行。一個人上地，在地裏吃飯，就得一個人送飯，在家裏吃飯，就得走回家；互助起來，好幾個人有一個人送飯就行了。總之，變工互助既可以相互幫助，解決困難；又能夠提高勞動積極性，增強勞動效能，節省勞動力。因而今年凡是採用這種形式組織起來的村子，都或多或少增加了耕地面積，提高了耕作質量，並提前完成了耕作。如崑崙蘇六村去年全村耕地三百六十四畝，今年開荒三百八十畝，每戶平均開荒十八畝，超出原有耕地一倍以上，這是一個顯著的例子。興縣高家村，去年有十七戶農民的地，沒有用牛耕過，因為他們沒有牛。今年實行了變工，他們的地，都耕過兩犂。去年全村二百餘畝平地，耕過兩次的，只有八九畝；今年大部份都耕了兩次，只有八九畝耕了一次。去年全村有一百二十畝壓茬地，今年只有八畝。臨縣醫頭村劉成仁的變工組，大都是貧農，去年靠朋牛方式，僱牛耕了一次，有的一次也沒有耕過；今年變了工，牛力調劑了，大麥麻地都耕了三犂，糜穀地也都耕了兩犂。興縣劉有鴻村，在清明節前，變工隊已將夏田完全種完，還翻過了穀地，種了黑豆，而未參加變工的，連夏田還未種上。這說明組織起來的作用是鉅大的。但是這種形式有它的缺點：（一）如果領導上掌握不好，形成死板的輪工，輪到後面的就吃虧。（二）死板的給一戶一戶的輪種，地塊零散，經常倒地就會誤工。（三）限制更多的人參加，不容易節省出更多的牛力與人力，而每個人節省出的一些零星的工，難於做出更多的事來。

一般說，組越大，就越能抽出剩餘的勞動。根據勞動英雄們的經驗，四個人在一起，可以節省出一個人，七個人在一起，就能省兩個，十個人在一起能省三個，這是很平常的。但是輪流耕種的形式，却限制着變工組的更加擴大，比如有的村子，變工組擴大到十戶以上，就趕快分開（如臨縣賀禎

喜村)；有的把一組分成三組，怕輪不過來(如靜樂寬坪村)，有的組內本有兩三犍牛，要一犍一犍的分開耕，怕輪得太慢；有的把一天分做兩段，前半天給張做，後半天給李做，使得大家都先做一些(如交西南樺村)；而一般的毛病是有些人給一家做，一天說不定要倒幾次地。實際的需要，要求打破這一輪流耕作的形式，特別是在夏鋤秋收中間，在一些變工做得較好的村子，如興縣溫家拴村，河曲鄔二在如村，人們鋤完或收完這家的一塊土地，爲了不到遠處倒地，就近捎着把另一家的土地也做了，免得到別處去做，也免得將來要再來這裏做。這樣地就發展到打亂耕作。

二 打亂耕作

不論誰家的地，只要是本組的，都按一條梁一道溝，挨着去做，鋤完這塊，挨着就鋤那塊(同時要照顧貧苦群眾及莊稼的需要)。這種辦法不用到遠處倒地，可以節省出勞動力來。可以把更多的人組織在一個組裏面，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一般說，打亂耕種是和大組相聯系的。組大人多，不可能輪流了，遂發展成打亂耕種，既已打亂耕種以後，又便於更多的人參加進來，因而變工組更加擴大，形成大組。大組裏面，不是一定要所有的人到一起勞動的，張初元的辦法是組下分設勞動單位，需要分開的時候，就分開勞動。這種形式，在耕作上，打破了按戶輪流的限制；因而在記工算賬上，也改變了過去組員與組員間直接記工還工的辦法，成爲組員與全組的關係，由組內統一計算組員的出工入工，滿除滿算。比如溫家寨在打亂耕種時，全組用一本賬，統一記工。組員所做的工，組裏記入工，組員地上用去的工，組裏記出工。按期結算，短工者給長工者還工或出工資。這樣一來，使得全組的勞動力，可以有計劃的分配使用，比如鋤草時分出一部份人畜力開荒，秋收時分出一部份人畜力翻

地，或是做其他事情。今年凡是變工互助做的較好的地方，夏秋中都採用了這種形式，而凡是採用了這種形式的地方，一般都節省出更多的人力，做了更多的事情。如溫家寨用五十五個勞動力，除種完全部熟地外，還抽出人力畜力，在本村和東山開荒二百八十多畝。群眾看出了打亂耕種的好處，他們還討論了倒茬的辦法，希望從明年開始，把一道梁一條坡的土地，逐漸倒換成一種莊稼，使得今後耕種方便。靜寧杜貴貴村六十三家，春天抽出二十二人出去開荒二百五十畝，收了四十六大石蕎麥，還是冷雨打了；夏鋤時抽出二十七個人，用鋤頭和牛生伏荒一百畝，牛扣伏荒三百畝，明年將收更多的糧食；同時村裏的種地鋤草還都趕了季節，提前完成。河曲縣二在如的村子，鋤草的次數比往年增多了，還分出人開了荒，趕了運輸驢，辦了合作社。大體上說，這種形式如果使用得好，一個三四十戶的村子，往出節省一兩千個工是不成問題的。同時，這樣打亂耕種，不僅能夠更多的節省出力量，而且對於變工組的經常鞏固，作用也很大。在輪流耕作的時候，一家的地做完了，他的工頂齊了，每就不變了；或是各家的整塊地輪得差不多了，留下零頭，往往就自己「鑿格」，抓得不緊，常是你變他不變，變幾天歇幾天。打亂耕可以避免這種現象，使得變工容易經常鞏固，今年改用了這種辦法的，大體上都變得比較經常，一個季節做完，還能乘空集體做其他事情。

在這種打亂耕作的基礎上，變工組逐漸擴大了，人們看到組大的好處，紛紛參加進來，或是把小組合併成大組，三幾十戶的村子擴大到全村一組；同時，由於打亂耕作，是以全組為單位計算出工入工的，不是組員與組員間直接的工頂工，所以零星的，女人小孩的勞動力，也更容易吸收進來，做多少算多少，於是有的村子，把所有的勞動力，不論全勞動半勞動、強的弱的、零的整的勞動力，都組織到變工組內；也由於全組記賬，滿除滿算，做什麼也一樣頂工，所以各種不同的勞作，從農業上

的分工到其他勞作，都可以集合在一起，能做什麼的做什麼。在這樣的基礎上，工作做得較好的村子，便發展成全村大變工，特別是在秋收開始以後，保德袁謙的村子，興縣劉有鴻的村子，秋收中都發展成全村變工，他們把全村的莊稼，統一審割，統一使用各種男女老幼的勞動力，實行變工，割的割，耨的耨，打的打、勞動效率很高，秋收因而很快的完成。往年「丟三擦四」得一月功夫才能完成的，今年只半個多月就收拾乾淨了，並且在秋收中，還抽出功夫翻了不少的秋地。象保德袁謙的村子，除過地裏以外，還空出人力開硫磺，榨油，搞紡織，辦合作社，給變工合作準備了基礎。這種大變工的辦法，組織力更強，吸收的勞動力更多，省出的部份更大。對抗屬代耕，民兵活動，抗戰勤務等慢工，也都便於解決，這是好的。但是這種辦法，須是在一般變工做得有基礎，幹部對於領導變工有了經驗，群眾對於集體的勞動有了更高的認識，在自願要求下，才能採用，不然是不會搞好的。

以上兩種形式是目前變工組織的兩種類型，也代表着一年來變工組織的發展形式。大體上說，這兩種形式是一個發展過程，是由小而大，逐漸擴大發展改變的。首先，是小組輪流變工，這在開始組織時，比較容易發動，因為它接近農民的習慣，容易為農民所接受；而且在春耕時期，輪流做的缺點還不十分明顯。而當這些缺點比較的明顯了，比如在鋤草當中，宜於更多的人在一起勞動，既省工，效率又大，這時有了打亂耕作的要求了，群眾認識了組大的好處了，乃進而改變到打亂耕作，擴大到大組。打亂耕作的大組，發展下去，爲了要吸收更多的人參加勞動，突擊完成收割，於是有的就發展到全村的大變工。所以說，這種發展改變，不僅是實際的由小而大的發展過程，而且是在春耕夏鋤秋收的不同季節不同情形的實際要求下推動起來的，所以對於一般地區，不能不管具體條件如何，普遍的要求打亂耕種，要求大組，更不能一般的要求大變工。張初元同志說的好：「先做好一個組，由小

到大，自己也有了經驗，也叫人們看出大組的好處，自然願意參加或是合併了。」這話是很對的。

一般說，不管那一種變工——長時的，短時的，大組的，小組的，只要是群眾自願的變工，都是好的（雖然好的程度不同），對發展生產，都有作用（雖然大小不同），都應該提倡。組織形式的提高，應當隨群眾覺悟程度的提高，經過民主討論，按自願原則來解決。如果群眾對於以上的組織形式還不了解，還不願接受，而願採用其他各種舊有習慣的變工形式時（例如只願和親戚朋友少數人變工等等），亦不必勉強。只要能變起來，即使是舊有習慣的變工形式，多少也是有好處的。

乙、關於計工問題

變工互助是個體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勞動組織，勞動的果實是私有的，勞動的對象是屬於各個人所有的土地，所以這集體進行的勞動，必須分別計算清結，這裏就發生計工的問題。這一問題解決的適當與否，是直接影響變工互助的能否鞏固發展的。

計工問題裏面，包括折工、記工、還工及工資等問題，在這方面各地的經驗是豐富的，辦法是多種多樣的，我們只能講到幾點主要的經驗。

在折工方面

主要的是如何廣泛的吸收各種不同勞動，並使其發揮最大的勞動積極性的問題。

在變工初期，各地變工組織的範圍還小，變工組內，採取着工頂工的輪流耕作方式，一工頂一

工，沒有折工。這時，強的怕吃虧，不願和弱的變；即使勉強變起來，也覺得受多受少一樣，不肯多受了。弱的覺得不努力幹也一樣頂工，應努力的不努力了；有的怕跟不上，乾脆不敢參加。所以這種不折工的辦法，只能限於勞力差不多的人在一起，限制更多的各種不同條件的勞動力參加變工組。限制變工組內更高的勞動積極性。事實發展的結果，不少的地方，改用了折工的辦法，解決了這一問題。

如交西何德信村，他們按勞動力的強弱，分別評定每個人的分數，以全工十分為標準，不及十分的，評定九分八分，婦女兒童各按具體條件，頂四分五分，特別強的勞動，也可以頂至十一二分，能頂多少頂多少。這樣一來，強的不怕吃虧了，弱的也可以參加進來。而且因為這種分數是民主評定的，過一個時期，還可以重新評定增減，勞動得進步了，技術提高了，可以往上增加；不好好受，勞動得退步了，可以減少，有刺激勞動強度的作用，使得大家都能拿出最大的力量來進行勞動，這是好的。有的村子把婦女、兒童、被改造了的二大流的工頂得高一些，對於吸收他們參加勞動，鼓勵他們好好生產，作用很大。

另外，在何德信的村子，除了勞動分數以外，又把一天分做三段，按具體情形，劃分時間分數，早起二分，上午四分，下午四分，做多少算多少。比如一個八分勞動的人，給某家做了一上午，按時間說是四分，按勞動說是八分，四八三十二，給他入工三分二厘，給那家出工三分二厘。這種辦法，比較靈活，可以吸收零星的勞動，可以解決遲去早回的問題，也可以解決打亂耕作上記工的麻煩。因為打亂耕作時，一天要換住做幾家的土地，按天計工，發生困難，劃分了時間分數，這問題就比較易於解決了。這種勞動和時間的折工分記辦法，今年夏秋收穫時間，各地方採用得相當普遍的。

還有按件算工的辦法，偏關屈毛村規定馱幾馱糞算一個工，割多少莊稼算一個工，興縣白芭兒村，

規定耕熟地一畝兩個工，老荒地一畝三個工。臨南李汝林村規定砍兩背柴算一個工。擔兩擔水算一個工。這些都是按效果計算的辦法，能夠刺激勞動強度，提高勞動效率，並吸收零星的勞動力。在一定的條件下，比如土地及莊稼差不多，道路遠近差不多，或是對於婦女兒童的零星勞動，可以採用的。總之，不管記工的標準是按勞動的，按時間的，還是按效果的，只要是適合當地情形與群眾要求，便於吸收各種不同的勞動力，並使這些勞動力都能盡量發揮最大的勞動強度的就是好的。（當然，具體辦法各地可按具體情況，根據群眾需要靈活採用，不能機械硬搬用，例如擔兩擔水算一早起，砍兩背柴算一個工，這是臨南李汝林村按照當地具體情況訂出來的，其他地區，如何折算，可按當地情況辦理）。

二 在記工辦法方面

主要的是怎樣的辦法簡單省事，容易記、容易算的問題。

首先講劃表記符號的辦法，農村識字的人少，不易找記賬的人，於是有些村子採用了劃表記符號的辦法。

神府蘇占清村把組內各人列成一張表（有一定順序的），每天用一格，全工記圈，半工記半圈，懶工記×。每天一整天都是給一個人做的，所以只記出工。這是輪流變工、組比較小的情形下用的。打亂耕種，一定不定給幾家做，不填入工，只填出工，就不行了。

興縣二五區一帶，今年夏鋤中採用了填表的辦法，表分人名、出工、入工三欄，同時記入，每天

一格

這樣的表式，記起來比較容易，不識字的人，只要能寫了碼子，就可以記，將來算時也不十分困難。這是出工入工統一計算的，用於打亂耕作的情形。大同小異的表式，在其他地區也很多。

其次，講工票的辦法：這是製定一種票據（木的或是紙的）隨時支付，到期結賬，避免隨時記賬的辦法。這辦法也有兩種：

一種是交西李富成村的「個人工票」辦法。他們變工組內，由各人發出自己的工票，各人署名，並做好自

吳七		周六		李五		孫四		錢三		趙二		人名
入工	出工	入工	出工	入工	出工	入工	出工	入工	出工	入工	出工	出入
	十	二二	十一		十		八		七	三五	十	一日
	10	21	11		10		8		7	35	10	二日
												合計

己的暗號，以防假造，每天耕作完了，隨時支付工票。比如我給你做了，你把你的工票給我，回頭你給我做了，我把你的工票還給你，這樣做下來，按票算賬，我手裏拿着你的工票，就是你還應還工或出工錢給我。這種辦法適用於輪流耕作的場合。存交東離東等地採用得很多。

再一種是河曲縣二在如村的「統一工票」辦法，他們由全組統一發給各人相同數目的工票，比如每個人發十個工的工票、有整有零（有一個工的，有五分，二分，一分的，五厘的）。

便於找兌，在地裏做完了活，隨時看各人出工幾分，就由收工的人交給幾分的工票，給誰做也是一樣，以工票支付，不必記賬。這樣，過一個時期，清結一次，依照所持工票的長短，結算各人長短的工數，然後把工票收回，重新發出，因為各個人的工票數目，原來是相同的，誰的數目短下，就是誰出的工少，應該補工或出工資；誰的數目長下，就可以向組裏要工或拿工資，這種辦法，可以避免記賬及算賬的麻煩。它的特點是全組統一的，出入是全組計算的，適於打亂耕作的場合。

最後，講記整工、扣慢工的辦法。

這辦法也有兩種：

一種是「按地攤工」的辦法。河曲張保元村，在秋收時，爲了避免臨時記工的麻煩，把全村莊隊，由全村勞動力挨着收割耨打，不臨時記工。所有的勞動力（預先評定了勞動分數的），一般每天參加勞動，用不着每天記工，只記臨時的缺工，最後結算，除過慢了的缺工外，都是勞動了的工，所以實際上是記整工的辦法，每個參加者的出工是這樣計算的。至於各人土地上的用工，則是把全部工數，按各人莊隊好壞，响大响小，道路遠近等情形，按等分攤到所有的土地上去，得出每個參加者的入工，然後出入相抵，長除短補，進行清結。勞動分數的確定和各塊土地的攤工，都是經過全村群眾評議的。民兵活動，抗戰勤務及貧苦群眾害病等不打慢工，抗屬土地的應代耕部份，不攤工。保德袁謙村，秋收時也是採取這種辦法的，不同的是他們分開各種莊隊，在收完一種莊隊後，把所用的工，平均攤到每响上面。比如他們村每响山藥：連剗帶窖，平均了五個工，穀子平均每响三分之二工，黑豆平均每响一個工，所以他們又叫「按地均工」。這種辦法，不僅可以避免記工的麻煩，而且連民兵活動，抗戰勤務及優抗代耕的問題，也容易得到解決。

再一種是「按地評工」的辦法。

興縣劉有鴻村，在秋收開始以前，一面按勞動力強弱，評定了每個男女老少勞動力的分數，一面按地大小，莊稼好壞，道路遠近等條件，評定了全村土地的應用工數。然後大家一起，挨着收割，揀選、碾打，出工入工都不記，只記慢工（民兵活動、抗勤、疾病等不打慢工），秋收完了，各人的出工，以參加的實際日數計；各人土地的用工，乃以原評定的應用工數計算；出入相抵，長除短補。原來的應用工，是接一般不變工時的情形評定的，變起工來，勞動效率提高了，實際用不了那樣多的數目，這節省工數的工資，就留在組內，舉辦合作社及其他事業，仍歸組內勞動力按其所出工數分有之。這種辦法和前一種辦法不同之點是：這種辦法的評工，是預先評定的，是按應用工計算的；而前一種辦法的攤工，是事後評議的，是按實用工計算的。這種辦法的好處，不僅可以避免隨時記工的麻煩，可以適當的解決民兵活動、抗戰勤務及優抗代耕等問題。而且因為事先評定了工數，可以更大的刺激勞動積極性，使得大家努力的幹，幹的越快，省出的部份越多；並且更重要的，這種辦法把由於變工互助所提高了的勞動效率的果實，歸出工人所有，使地少勞動力多的人，不至吃虧，這是合理的。由於變工互助，勞動的強度提高，可休息的不休息了，可早回的遲回了，可閒散一些的，緊張了，爲了能够趕趁營生，假使在變工組內所做的工，只按實際工數計算，那麼地少的人是吃虧的。按地評工的辦法解決了這一問題，不過，這種辦法需要注意三點：

（一）要分開季節或每種莊稼來評，比如春耕依地大小，夏鋤依草大小，秋收依莊稼好壞等等條件（還有路遠近等其他條件）。容易掌握。中間發生特別情形時，還應臨時更動。（二）要隨時檢查批評教育，不然就會妨礙精耕細作。（三）要照顧雙方有利，土地的應用工，不要評得過高，不然應

用工和實際用了的工相差太遠，地多的人會不願意。

按地攤工及按地評工，兩種辦法，都是記整工、扣悞工的辦法，須要有較強的組織力，須要每天把每個成員的每種勞作，都照管到，組織力不强，會形成散漫、紊亂顧此失彼現象。所以這種辦法，恐怕只適於正式耕作，鋤草及收秋的時候，適用於比較能够經常參加的勞動力的範圍；至於零星的，臨時參加的勞動，比如婦女兒童的勞動，或是比較不忙的時日，則配合一部份記工辦法（按時的或按件的），或者更容易掌握一些罷。

三 在還工及工資方面

主要是如何公平合理，照顧貧苦群眾，不使吃虧的問題。

地少的窮人，在變工組裏是吃虧的，勞動強度增加了，勞動效率提高了，過去得用十個工的地，現在有七個工就給做出了，而他們所得到的，還只能是一樣多的工錢。他們地少甚至沒有土地，不能真正和地多的人工變工，他們沒有用工的地方。解決這一問題的，除了上述「按地評工」以外，還有兩種辦法：

一種是各方面的照顧，與縣溫象拴村的經驗：（一）把變工組內的工資提高一些。這道理和地多的人是可以說通的。（二）富有者欠下工，應該及早還工或付工資，窮人欠下富有者的工，應該能推後還，分季還，甚至冬天砍柴措炭還，不然窮人春天變牛耕上幾畝地，一春起還工就還不過來，還能說到擴大生產麼？（三）幾個季節的工資不同，春天賤，夏天貴，比如春耕時一個人工四斤米，夏鋤六斤，秋收時就漲至八斤，如果還是一工還一工，實際頂一個半到兩個工還了一個工，窮人就吃虧，

而窮人是吃不起虧的。他們把欠工折成糧食或錢，按季算賬，秋天做一個工，就可以頂春天的兩個。雖然拖欠一些，但是他們向富有者解釋：「變工互助，是又要變工，又要互助的。」（四）窮人雖然春天欠下工，鋤草和秋收時，還是先給窮人做，他們說：「他們的地少，吃不住就攔，百畝容易一畝難。」在很好的說服教育下，富有者是願意的。

再一種是擴大窮人生產的辦法：

幫助窮人買地，開荒，調劑土地，買牛等。張初元村六十三戶裏面，今年就幫助三十戶貧苦群眾買到土地二百餘畝，每家平均七八畝。春耕時除了照顧這些人家的熟地外，又幫助他們開了荒地四十餘畝，夏鋤中本村的荒地開完了，又抽出人和耕牛，到崑崙開了伏荒一百四十餘畝，歸沒地及地少的人，由他們將桑在村內還工。這樣，使得貧苦群眾都種上了地，都能真正和富有者變工、而不是變相的打短。張初元同志說得好：「沒有地變個甚？有地才能工變工。」這是最有效的辦法，今年有些地方的變工組，注意了這點的。

臨南劉萬山村，採用了窮人集體買牛的法子，他們幫助窮人集體買牛，合股餵養。一春起買了四頭，十幾戶貧農，可以不再拿出很多人工來變牛工了，他們的辦法是：牛錢、草料都依地數分擔，太窮的可以遲些出，以後補還。餵牛指定專人負責，大家集草料，糞歸餵牛者，牛也喂不瘦，地也耕過了。離石張智昇村也採用過這種辦法。

只有窮人種上地，才能講到真正的變工；只有窮人買了牛，才能自己耕地，減少給人家還很多的牛工。更能幫助他們翻身，鞏固擴大變工組織，這是應該提倡的。

以上介紹了折工、記工、還工及工資的主要經驗。各地的情形不同，辦法是多種多樣的。那種辦

法適合，要根據各地的實際情形，在變工組內，民主討論決定，不能勉強。

丙、關於組織領導問題

這方面的經驗很多，我們只簡單的介紹以下幾點。

一 怎樣發動組織

這裏有好壞幾種典型：

一種是不啓發群眾，不教育群眾，講明道理，只是把幹部預先編成的名單，宣佈一下，指定幾個組長，要大家去變。如河曲×××在春初聽上級佈置要組織變工了，他回去後，把全行政村七個自然村的群眾，集合在一起，動員了一下，說：「毛主席有號召，叫組織起來」接着把幹部們預先編定的名單，宣佈了一下，吩咐說回去要好好變，大家就這樣散去。在散去的路上，人們一面走，一面議論，有的說「這一下把咱的朋友也搗亂了，」有的說「這一下給咱們找了管家的了」。開了會好多天，誰也沒變起來。下去檢查，找群眾談：「組織起來是好事，爲什麼不變？」富有的說：「我倒願意，那些窮的嫌我們能受，跟不上，受不行，又愛隨便。」窮人說：「變倒願意，人家嫌咱窮，害怕吃虧、再說咱也沒吃的。」有的說「人不合適，怕變起來吵嘴，」或是說「這兩天不太忙，忙了變罷。」結果，是重新組織了，才變起來。這是強迫命令的方法，不會組織起來的。

又一種，也是不經過深入的動員教育，說是要「自願結合」，便任群眾當場結合起來。事後也不

再過問，打算這樣就可以組織起變工。如×××村，今年開春組織變工時，召集了全行政村的群眾大會，在會上，幹部發表了今年是生產年，要變工鬧生產；並且說今年和往年不同，要群眾各自找對象，自願結合。當場全村五六百人，都自找對象，三個五個，算是一組，填到表上，一下就編成四十二組。當發表了自找對象的時候，起先人們還是慢騰騰地，後來催着要登記，大家才紛紛找起來。富有的趕快湊在一起，「咱們變罷」，心裏怕別人要找他，將來設或真的要變時得吃虧。少數好吃懶做的怕沒人耍，先自動找別人說「咱們變罷」，別人本來不願意，也不好意思不答應。而大多數的人，多隨便「記在一搭」。留下幾家窮的没人耍，也只好「咱們湊到一起罷」。這樣地，混亂了半天，算是組織起來了，但誰也沒有變。後來上面去督促，他們才說「真的要變了？那我們人還不合適。」這是自流的自願結合，沒有用處的。

「強迫命令」和「自流結合」兩種辦法，結果是一樣的，都是形式主義的，都不會真的組織起來。爲什麼會有這種形式主義的現象呢？第一，是由於他們思想上還未認識變工互助在提高社會生產，幫助基本群眾翻身上的重要性，他們想：「往年不組織，還不是一樣的生產」，「老百姓的事，老百姓會幹」，上面一定叫組織，就應付一下，抄張名單好了。也由於某些幹部們還習於舊的動員工作的作風，不懂得怎樣細密的深入的組織領導群眾的生產。比如一位勞英反省說：「區上幹部說今年要鬧變工，我想鬧他做甚，又不知道怎地個發動法。回來還是和往年當村長時一樣，把大家召集來，講了一氣，發表由大家自願結合，當場就編了十二個組。結果麼？還不是和不編一樣？」

正確的發動組織辦法，是經過深入的動員教育，作了充分的準備工作，把自願結合和領導掌握結合得很好的。如興縣溫象控村，今年組織變工時，他們先做了深入的宣傳，個別教育，並且事先在農

會組織裏面，進行動員教育，討論了怎樣發動，怎樣組織，研究了誰們在一起合適，誰團結誰方便，然後有計劃地分配積極份子到群眾裏面去，醞釀、教育，以他們為骨幹，個別團結，他們徵求群眾意見：「你看咱們在一起變怎說？」「還有誰們和咱在一起合適？」這樣地，商量商量，都按計劃結合定了，然後才開大會（把村裏的平安會改成分會舉行的），大會上由群眾自動的提出，並民主的選了組長。群眾自然地選舉了積極份子為組長，因為他們在群眾裏面已有了威信，大家說：「就你給咱當組長罷」。他們的編組辦法是富農和中貧農，地多的和地少的，進步的和落後的，民兵農會會員和改造的二流子，花插開的，這樣花插起來，根據他們的經驗，好掌握，好解決問題。因為他們事先的工作做的好，所有參加的人都是自願的，沒有勉強的現象；因為所有的人，都是經過個別的商量考慮，然後慎重結合的，沒有臨場應付的現象。所以組織起來以後，發生的問題少。他們的經驗：只有有領導的自願結合，才是真正的自願結合；只有真正的出於群眾的自願，而不是出於勉強，結合起來，才能少發生問題。他們把自願結合和領導掌握結合起來，運用得很好。

有些村子工作基礎不強，他們不要求一下全組織起來，他們首先做起或做好一兩個組，拿實際的事例出來，推動別人。如保德榆樹里村，在普遍地宣傳了以後，群眾還不真正了解變工的好處，不願意參加變工，幹部們就首先和積極份子八戶，組織起來，集體送糞，據的據，送的送，送得很快，一人趕幾頭牲口；不變的一人只趕一頭，大家說還是變工好。這時候他們就以這種實例，給群眾作算賬宣傳，醞釀起來，然後才都組織起來。這以後，他們仍是抓緊裏面的一兩個較好的組，事事作到前頭，推動其餘的組。他們突破一點，做出成績，推動全面，在工作基礎不好，一下不可能全面組織的地方，這種經驗是可以使用的。再保德袁謙的村初組織時沒有做好，也是當場編了八個組，八組裏面，

就選了五個富農一個地主做組長，組長先不積極，變不起。他們就抓緊第一組，變得很好，送糞、揩炭、又熱鬧、又省工，別組裏人說「沒注意，選下灰組長，要不到你們組裏去罷」這樣先後把別組的群眾，個別的吸收到第一組，到春耕中間，就發展到三十六戶，到夏鋤秋收就全村都參加了。這是原來形式主義沒有組織好，加強一組個別吸收逐漸擴大的例子。

一一 組織以後怎樣領導鞏固

根據勞動英雄們的經驗：

第一、要隨時進行教育

溫象拴村的變工隊，不但在發動組織前，經過深入的宣傳教育，而且在組織以後還不放鬆隨時隨地的教育，他教育群眾，新政權給咱們減了租，清了債，剷斷了窮根；又號召咱們組織起來，好好生產。他說：「新政權扶助咱們翻身哩，變工互助就是咱們翻身的路子。」村裏有的人懷疑，多生產還不是多出公糧；懷疑幹部們那樣蹦跳，還不是爲了變起工來好叫大家給代耕。他用事實給群眾做解釋，說部隊上也鬧了生產，公糧不但不至於增加，還會減少，好好刨開，打下糧食是自己的，他解釋說，幹部們做多少頂多少，不會叫大家吃虧，讓大家不要聽別人的破壞話。他教育幹部和積極份子，然後通過他們，教育一般群眾。他們有定期的組長會議，在會上檢查會報工作，討論各組所發生的問題。表揚好的，批評壞的，並聯系地討論目前的政治時事問題，通過他們，把這些工作上及政治上的問題，帶到小組裏去，在道上，在地裏，隨時隨地進行教育。他們的變工組也就是讀報組，各組定期的利用晚上的時間，給組員讀報，讀完並進行討論，他在變工組裏開展讀報，又用報紙來推動變工。有時也在開會以前，先有計劃的讀報，準備討論什麼問題，就搜集一些這

方面的材料消息，把人們引導到要討論的問題上面，對於他們的工作，幫助很大。春起、楊家坡的幾個幹部，自己幹部們變，不願和群眾變，批評了幾次不抵事，他便託人把他們不好變工的情形在報上發表出來。讀報時這一消息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些幹部讀了後，很快的轉變過來。他們的變工組一面進行防奸教育，一面注意防奸，所以他們能夠及時的發見問題，使變工互助不受造謠破壞的影響。他們由各組抽拔一部份人，組織「精耕細作研究組」，時常研究耕作的技術，交換精耕細作的經驗，通過他們，把好的技術和經驗，傳播到各組。這些研究組的人，多是技術上「通行」的；他們在各組裏，也是實際上的技術指導者。很多過去不會做莊稼或不很內行的人，在變工組的教育下，學會了熟練的技術。這種辦法，對於提高耕作方法，是很重要的。總之，他在變工組裏，進行政治的、時事的、防奸的、及技術的教育；他用個別的、會議的、讀報的各種各樣的方法，教育群眾和積極份子，並通過積極份子，教育群眾；他以很多好的壞的實例，讓群眾去看，使群眾了解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推進好的，改正壞的。經過這些教育，群眾的認識提高了，變工組也就很容易的鞏固下來。這方面，他的經驗是比較完整的。別的地方的經驗還多，不多舉了。

第二、要有民主的作風。變工互助是群眾自己的事，必須在群眾真正覺悟的基礎上組織起來，才是有力量的組織；也必須在發揮了群眾積極性和群眾力量的基礎上鞏固起來，才是真正鞏固的組織。而實行民主的、群眾路線的領導，乃是發揮群眾力量，鞏固變工互助的基本辦法。在這一方面，英雄們給了我們許多寶貴的經驗，並做出了榜樣。

張初元同志，在他解決變工隊中所發生的問題，或引導群眾要做某種事情時，總是緊緊的掌握着這種民主的、群眾路線的精神，所以不管要經過怎樣的曲折困難，總是能夠成功的。春季，在他村的

變工隊中，有五個組因各種原因，中途不變了，經過他的幫助，結果又都繼續變下去了。其中有一個組是薛三、三娃和三娃的弟弟三戶組成的，這一組都是幹部 and 民兵。在春耕開始不久，張初元同志發現他們忽然不變了，各人耕種各人的土地。他就問三娃，三娃說：「薛三不變啦」。問薛三又說是：「三娃不變啦」。究竟是誰不變了？其中又爲什麼原故？從兩個人的口中問不清楚。勸他們繼續變工，雙方又都很強硬，一時難於挽回。張初元同志從多方面調查之後，原因終於弄明白了，原來是三娃的不對。兩個人的牛，由三娃趕上到鄰村耕地，所賺的錢，三娃一個人使換了，薛三分文沒有見到。一次，兩人的牲口，由三娃趕到崑崙馱脚，在路上三娃又吃了二毛。又有一次三娃趕上牲口到崑崙賣麻糝，自己的都賣完了，把薛三的寄放下來沒有賣。所有這些事情，就使薛三非常不高興，相互的關係逐漸不好，可是誰也沒有把這問題向對方談，也沒有提到生產大隊部要求解決，一直拖到垮了。三娃的弟弟雖然還迫切要求繼續變起來，但又一個巴掌拍不響，勸誰誰也不聽。

張初元同志調查清楚之後，又對他二人個別勸說，此時，三娃因自己的牛不行，不變工就不能耕種，所以表示願意繼續變工，可是薛三仍然不願意。張初元同志除了耐心的說服他們外，並沒有任何強迫以至勉強之意，最後張初元同志對他們說：「這只是我的意見，一個人也做不了主，還是由變工隊大家討論討論吧」。變工隊開會時，薛三和三娃兩個人互相辯論了一氣，經過大家的討論和批評，三娃承認了錯誤，薛三也批評了自己的不對。在自我批評與相互批評之後，他們都同意了繼續變工互助，並經過大家的評議，把薛三的牛頂成一分三厘，三娃的牛頂放七厘，人工仍是一頂一。問題就這樣解決了。

可以看出，他沒有把問題包辦起來，強制別人變工。而是把問題放在群眾中民主討論，由群眾啓

發教育他們，使雙方都了解自己的不對，同意了大家的意見，然後誠心誠意的變起工來。這種方法，就能發動群眾對變工隊負責任，用群眾的力量鞏固起變工互助來。

又如，張初元同志爲了利用節餘人力，擴大生產，他在夏鋤中提出到崑二區去開伏荒的主張，這本來是對群眾十分有利的事，但群眾不能馬上接受，甚至幹部都不同意，認爲「在本村開荒可以，到崑崗去就不行，因爲天氣太熱，會把牛累壞了的。」張初元同志看到幹部和群眾情緒不行，他又提出，「如不去崑崗，光村裏的地不夠開，可以去嶺底開吧？」這一主張被大家接受了。於是一面組織群眾消滅本村荒地，一面他自己去到鄰村——嶺底交涉荒地，結果人家也要開，開不成。他回家後對群眾說明人家要開，嶺底的地是不能開，他並趁機進一步引導群眾說「前幾年毛主席號召減租，租是減了，今年號召生產，翻身發財嘛，不開地怎能翻身發財呢？」由於他熱心爲大家服務的精神，和他善於啓發幹部、群眾的積極性的原故，幹部們首先同意了，並即分頭動員各變工組群眾，組織開荒隊。他又解決了牛力，食糧等問題，開荒隊結果成功了。由於在這種基礎上組織的開荒隊，所以群眾情緒很高，超過了原來的計劃。這時群眾完全了解了張初元同志號召開荒的意義，並說：「變工得到好處了，開荒可是開得少啦。開下的地最少能打六十石枝麥，交公糧也用不了，村裏頭的糧有吃的，耕二餘一可不成問題啦。」

由此可以看到，張初元同志是如何善於引導群眾前進的。當他提出的口號不能爲群眾所接受時，他爲了啓發群眾的覺悟，可以退一步，把自己的口號暫時放下，先從群眾願意做的事情着手，然後再逐漸提高群眾，實現自己的主張。他不是用命令人，強制人的辦法。

又如臨南李汝林同志，他也是善於運用民主解決問題的。在春天他村的變工隊中，有一個組是

五個人夥買一頭毛驢變工的，組裏有一個二流子，苦水差，一個較好滑的中農怕吃虧，不願意變了，却鼓動二流子說：「你的地少，變工吃虧哩，一個驢也耕不過全組的地。」其他幾個人，一聽他說，也都不高興的說：「既是這樣，你一個把驢併的去吧。」這中農就把驢併了。這個組就無形中垮下來。李汝林聽見這事，先找了小組長，檢討了垮的情形，又找到那個中農，知道是小組長脾氣不好。他把這兩個人在一起，當面都互相批評自我批評了，把話說開。另外又分別找別的三個人談話，內中有一個說：「自己的地不多，怕變工慣住身子，」他也做了解釋。然後把五個人找到一起，大家討論說「怕地耕不過是實際問題，咱們想辦法再朋的買個驢，將來也入運輸隊，抽出人來趕驢，」結果，以後加買了一條驢。地也耕過了。地少的人也有事情做了。大家都很樂意的變下去了。

另外，他村的婦女紡織變工，發生的問題，原因是在婦女紡織變工中，有些婦女，紡的、織的質量都太差，可是大家又不提意見，沒有互相批評，大部分婦女都這樣打算：「紡好紡賴，就是這一次了，下次各做各的好了」。眼看這種變工紡織就難於繼續下去。李汝林同志聽見這件事情，他沒有親自去把婦女們訓上一頓，而是發動他內女人，在會議上先批評自己，引起大家都能自我批評，互相批評，來改善關係，改進工作。在婦女們開會的時候，他女人首先提出自我批評說：「我在紡的時候，想多紡點，織的時候，想多織點，結果，紡的織的都不好，這是不對的。再說，我對別人紡的不好，織的不好，也都有意見，可是不願意說，積攢在心裏，這也不對」。經過她的這種自我批評，婦女們都檢討了自己，批評了別人，並具體商定紡好織好的標準和辦法。自此以後，不但紡織的質量提高了，而且彼此之間的團結也加強了。因此，變工紡織鞏固了。

從李汝林同志的事實中，可以看到，他是運用了民主的精神，發動了群眾自我批評、互相批評的

武器，就是運用了羣衆力量，把變工組與婦女組織變工鞏固起來的。

這是幾個比較顯著的例子。從勞英們所作所爲中，可以找到非常之多的事例和證明。在變工互助中問題是很多的，類如領導人選，耕作次序，評定勞動強度，在打亂耕作時的按地評工等問題，都是容易發生爭執的，凡是經過羣衆討論，由羣衆決定的地方，都得到了解決。正如袁謙同志所說：「什麼事情，只要經過羣衆討論，就能得到解決。羣衆討論下怎做就怎做、羣衆認爲好的，就是好辦法」。

凡是不經過羣衆討論，不發動羣衆熱情，不組織羣衆，由少數人決定，強迫命令的地方，不僅不能鞏固變工組，即連很簡單的而且對羣衆有利的事情，也無法做好。在王江同志的反省中，他說：「七月裏要開荒，因爲通過羣衆討論，運用民主，所以集中了十四頭牛。春天不民主，結果沒有弄好。上級號召移民、我們用指定辦法，結果都偷跑回來」。張侯小同志也反省到：「種棉，對羣衆是最有利的事，但沒有和大家商量，結果未完成計劃，羣衆吃了大虧」。

可見，民主的，羣衆路線的作風，是發動羣衆，組織羣衆的基本問題，對於變工互助來說也是一樣。

第三、要及時解決困難

各地的變工組織，很多都是從解決羣衆的困難開始的，羣衆一大堆困難解決不了，地也沒有，種子也沒有，怎樣能變工呢？就是組織以後，中間也還時常發生問題，不是沒吃的了，就是沒種子了，不及時解決，也會影響變工的鞏固的。保德袁謙同志在這方面的事績是值得介紹的，他在春天組織變工互助中，除了解決土地問題外，並發動了互濟，解決種子食糧肥料等問題。第一次有的人家沒種子，他發動各組互相調劑了三石多，還有山藥及其他零星種子，使得大家都

能種上。種上以後，有的人家沒糧食吃了，義倉十石，已經借光了，眼看就要鋤草，他日夜焦急，爲了急需，設法把裴家吉一家地主存放在他村的糧食，借出兩石四斗，分給大家暫時度口，借這點糧食，他是費了辛苦的。吃了幾天，又不行了，他就勸說村裏的富有者，他從減租減息的事情說起，因爲這些人由於減租清債問題，心裏懷着不滿。他作了解釋，同時他看出富有者怕多出公糧的心理，乘機說：『今年大家都生產上，那有個不減輕的？再說，二流子們不種地，瓜菜菜，還能短下吃，村裏有一個不好好受苦的，也是大家的害。今年幫助上些，明年大家都有了辦法，就不用再幫助了』。說服他們拿出十二石糧食，借給窮人，解決了吃糧困難，使得地能鋤下去。鋤草中間，又發生了問題，天氣熱了，不少的人還穿的皮褲，在地裏蒸得汗直流，大家嚷着沒辦法，要散夥出去打短，袁謙同志特地跑到區上從合作社除了九疋布回來，給大家做了二十七條褲子，才把季換過。這款子後來到期了群眾付不起，又由他村合作社墊出，收秋後群眾才歸還的。春耕時村裏的人在山上開荒沒吃的了，他們在村裏把義倉穀搗成米，另外給炒些炒麵，背上送的去。夏鋤時他和村裏的五個人在河曲掏硫磺，沒吃的了，特地回來採賣了六百斤棉花，繙了十石米，才維持下去，他借給一個二流子一萬六千塊錢，娶了老婆，幫助安置了家務。總之，只要是變工隊裏的群眾發生了什麼困難問題，總是及時的設法解決。袁謙同志又特別會說服富有者拿出東西來。春天他因爲群眾沒肥料，和地主袁馬駒說：『衆人沒肥料，年年徵糧時，總說你的糞土多，長的好，產量大。不如你把麻糞給他們些，大家都上上麻糞，就不再給你的產量特別高了，反正又不要你的』。說得對方也點頭：『真的，故也是放着，縣給他們些，今年下來，不用他們說少糞沒土了』。說服好了以後，讓他在會上自動地提出，大家你三百，他五百，一下縣出七千斤，解決了好大的問題，這七千斤麻糞窮人用上到地裏，要增加多少

糧食呢？也在這前後，他們要發動婦紡，沒有車子，窮人割不起，他勸袁馬駒說：「你給村裏割些車子，誰不說你好？」發動袁馬駒給全村割了三十輛紡車，是自動提出的。車子割下了，他們設法解決了棉花，紡織也發展起來。變工組裏群眾隨時發生的困難，解決不了，變工互助是無法鞏固下去的。這除了政府的貸糧貸款外，發動互濟就非常必要。他的好處，不僅是能够及時的解決問題，而且善於說服富有者自願的拿出，這經驗是值得各地學習的。

第四、領導人要大公無私 要把變工互助領導得好，要使大家在一起不互相爭執，計較分毫，首先領導人得有大公無私先人後己的精神。比如張初元同志，他爲了發動變工，解決窮人土地問題，跑前跑後，幫助窮人買地，三十來戶買了二百四十多畝。大家買到土地，積極性提高了，才好組織。買下土地以後，問題又發生了，有的窮人雖是買定了地，但款子一時拿不出來，這是沒辦法。他們又來找他，他借給兩千元。李三子也來了，他又借給八百元。群眾不管有什麼困難，總來找他，他們說：「還得叫勞動英雄想法子呢。」群眾一找到他，他不管自己有多少爲難，也要設法爲群眾解決。他原來也是打算買些地，所以準備下三尺布八千塊錢。但是錢放在那裏，還沒等及自己買，就你也困難，他也沒法，他想，「不幫助他們一下，就變不起來，就先借給別人罷！」這些東西本來可以買到二十幾畝好地的。一次他大哥從崑崙回來，關心地問他：「初元，人們都關的翻身買地哩，你置下多少？」他告給一畝也沒有，大哥不以爲然，說「這幾年不翻身，等甚時候？」他只是不在意的說：「只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甚時候也不愁翻身。」後來，一直到開荒時候，才買下四畝地。土地對於農民是多麼重要的事情，但他爲了幫助別人，爲了組織變工，寧願自己少買一些。這種精神，不僅是大公無私，而且够得上說「捨己爲人」。他因爲要領導好幾個村的生產，不得不拿出好多時間，也會發生

過這樣的矛盾：「待說多領導罷，我是勞動英雄，還得好好受哩；待說好好勞動罷，勞動英雄還得領導生產。」後來他想通了，個人生產再好，三十畝地頂多也不過多打十石八石，領導好大家，全村作好，就多的多了。他怕人們說自己是幹部不動彈，爲了讓組裏人放心，他就說：「以後要是短下你們的工，我先補工或是補錢，短下牛工，要甚補甚。」變工組的人放心了。他爲了把全村的生產領導好，不惜使自己的生產受影響。溫象拴同志也是這樣。他爲了勞動互濟，幫助貧苦群眾，本年一年，只他個人就借出糧食八石多。他在上屆勞英會得獎的一條大牛，拒絕出租用來幫助本村幾戶窮人耕種。他找來幾家窮人，把牛給他們去用，要他們輪流的去喂，那幾戶說「牛沒吃上的」，他願意借出兩石黑豆給他們，那幾戶還不願意，說沒草，又怕喂牛悞住身子。他無奈只得自己喂上。耕地開始了，還是給他們耕了地（給三家二流子耕了七十餘畝），每工只還兩個工（普通還兩個半）。爲了幫助改造二流子，溫象拴同志不僅幫助他們耕土地，借種籽，借糧食給他們家裏吃，並且在土地受苦的時候，把組內的三個改造了的二流子，都叫到自己家裏來吃飯，叫他們吃的好一些。在變工組裏，總是先給窮苦的耕種，他說：「窮人地少，一畝兩畝種不好，一年的生活就發生困難」；他自己無論耕種鋤草收割，都放在後面。他爲了領導行政村的生產，總是那裏發生了問題，趕着跑到那裏，檢查、教育、使得問題得到解決。這是一種典型，他們有好處，先人後己，吃虧事自己光承當，所以他們的變工隊，團結得好，領導得好。這些經驗說明，領導幹部的這種精神，對於鞏固與推進變工互助，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相反也有另外的典型。比如崑崙史雙喜（上屆的勞動英雄），他從勞英會回去以後，只是到處吹打，自己不好好生產，也不管別人的生產，他原來是移民，新移民來，他不但設法幫助，反以勞英

的資格，叫移民給他開荒。他前後一共勞動了兩天，計劃開荒十畝，連一畝也沒開到，整天去外面跑，吹吹拍拍，愛請小便宜。結果，大家不願意和他變工。興縣白福大，他是上屆的勞英，他在變工組裏，不但不積極推動影響別人；反而，事事攔老資格，處處佔小便宜。他每天土地上的很遲，人家已經動彈了半晌了，他才慢慢地來，還要坐下吃了煙，息上一氣，才開始動彈，天天如此，到地裏他還引上兩隻大綿羊，隨便吃人家莊稼；人家不好意思說，背地裏議論：「這才給咱們找下老掌櫃了！」大家都不滿意。終於中間發生了問題，誰也不變了，要算賬，他的賬目又不清，區上幹部幫助算了幾夜，還沒算清楚，他是組長，大家說他有意馬糊，停了幾天，人家衆人又變起了，就是把一個擱在圈外。顯然地，領導的人，首先大公無私，變工組織是不會團結鞏固的。

這是很明顯的對照。一則是大公無私，捨己爲人；一則是「自私自利」，「損人利己」而事實說明。前者把變工互助領導得好，團結得好；後者則不但組織不起，即使一時組織起來，很快也要垮台的。這裏，不難看出，要領導變工互助將它鞏固起來，大公無私的精神是如何的重要了。

三 團結各階層

一年來的經驗說明，變工隊不僅是一個組織廣大農村群衆發展生產、提高農村生產力的團體，而且也是一個從生產關係上團結農村各社會階層的適當的組織。同樣經驗也說明，凡是這種團結較好的變工隊，對於生產中的各種困難，也更易於解決，更便於調劑有無，互相幫助。要使變工隊，能够擔負廣泛地團結各階層的、各種各樣人的責任，它本身就必須有一個基本的並且是鞏固的力量，作爲變工隊的中心。這個力量就是農村中生產情緒最高、參加變工互助最積極的農民。變工隊必須用各種各

樣的辦法組織這一批人到變工隊裏來，解決他們參加變工發展生產中的一切困難與障礙。所有的事實說明一個問題、即沒有這種力量，即不能有鞏固的變工隊。

這樣的變工隊，其領導人必須是愛護群眾真正爲人民辦事的人，沒有這樣的領導者，便不可能團結廣大農民，也便無法把各階層團結在鞏固的變工隊中來。這一方面，有着失敗的教訓，也有成功的專例。

興縣桑灣和沙圓峁的變工隊，開始組織時，組長大都是些只顧自己，不顧別人，處處爲自己打算，自私自利的人。他們在領導變工中，對貧苦農民不加幫助，而是給以種種困難。春耕時，規定每一個牛工，要還三個人工，而且一定是先給有牛的做上三天，然後才給群眾耕一天。夏鋤時，他們規定，給誰家做，由誰家管飯，窮人沒有吃的，當然做不成。窮人長下工，只好使換工錢，可是有錢的人，又不給錢，說是要將來還工。貧苦農民要出去打短，也不行，說是「政府的命令，得變到底」！這些自私自利的領導人，把發展農民生產，幫助窮人翻身的變工互助組織，當成壓制貧苦農民，解決自己勞動力困難的工具，結果，變工隊無法鞏固，更談不到廣泛地團結各階層的事了。

河曲鄔二在如村，開始組織變工時，他不在，是「自流結合」的組織起來了。當時有些貧苦群眾有一種不對的想法，覺得有錢人家有牛，地多，有牛可以變牛，地多可以打短，又覺得人家會管家，所以就選了幾個有錢的當組長。後來，這些組長，對變工根本就不積極，變不起來，有的即使變起來了，不但不給窮人解決生產上的困難，而且用各種辦法使窮人吃虧，對這樣的變工，群眾當然沒有興趣。二在如同志看到這種情形，便召集積極份子會議，告訴他們變工互助是爲了大家好，所以就得有替大家辦事的人當組長，才能搞好。有些人只對自己好，對大家好壞全不關心，叫他們領導變工組如

何能搞好？他一面通過積極份子，在群眾中醞釀，教育群眾，一面就抓緊三個中心小組，這些小組的組長，都是好的，給沒地的人租地，沒糧的人互借了糧食，因為解決了群眾的困難，所以很好的變起來了。那些會以為選上富有者可以解決自己困難的窮人，受了一次很實際的教育，便紛紛參加了。二在如所領導的幾個互助組，這三個中心組，逐漸擴大，吸收了絕大多數的貧苦農民。剩下的幾個富有者，經過爭取，也陸續的參加到二在如所領導的變工組中來。這時，重新選了組長，群眾便把領導的責任，放在為他們真正辦事，解決他們困難的人的身上。他們說：「究竟得咱們自己幹起來，選出能為大家辦事的人才行，想依靠人家解決困難，是根本不行的。」這個經驗說明，只有領導人是大公無私，為群眾真誠服務的變工隊，才是鞏固有力，才能團結各階層。

在團結富有者到變工組中來，開始一般是比較困難的，但是這是應該的，有意義的。有的地方，不爭取他們或抵觸他們參加變工組，是不妥當，不應該的。吸收他們參加變工組，有各種各樣辦法。崗縣呂換換村，有一組八個人，家境都是好一些的，其中有兩家是富農，他們的變工開始是形式的，作用不大，而且地又多所以鋤不過來。呂換換同志就計劃吸收他們到好的變工組中來。他看見富農劉燕生被麥地還沒耕完，兩垧穀子需要趕緊鋤，就去問是否要僱人，劉說得僱幾個，他說「我們一搭給你鋤吧，將來你還工，給工錢都行。」第二天七個人上去，除鋤完兩垧穀之外，還捎了兩垧豌豆。劉原來估計至少得十一個工才能鋤完，結果省了三分之一，這一下他信服了，感到真正變工的好處，於是參加了這個變工組，他們那一組的其餘七個人，也都參加進來。

興縣白色兒村有一戶地主，對去年的公糧負擔心裏不滿，到處說二話，春耕時也不參加變工組。白色兒同志找到他家，給他算賬，告給他還是要好好種地，打下糧食，公家只徵一點，還是自己得到

的多的多，勸得他和兩家貧農夥買了一條牛。這樣把幾家的地都種上了。雖然如此，他還是不滿，到處挑撥，使變工組內部也有了意見。變工組開會檢討時，大家才發現是他在當中挑撥，有的人就提議開除他，但大家說只要他以後不再搗亂就行了，結果，仍把他留在變工組內。由於變工互助，對他確實是有好處的，所以在夏鋤時，他的父親自動要和大家繼續變工。芭兒同志並對他們再三解釋「政府對你們也希望好好生產，政府是要大家都過好光景哩！」以後，在變工組中，再沒有發生問題。村裏其他兩戶富農已在夏鋤中參加了變工互助的組織。

臨南模範工作者劉萬山同志，在這一方面更運用了多種辦法，他的辦法的特點是：「感動他並且教育他」。他村有一個富農叫劉文科，對新政權不滿，所以組織變工時，不肯參加。春耕期間，害了重病，萬山同志幾次跑到縣上，請回醫生替他看病，並從公家的藥社裏七折買回藥來，把劉文科感動的流下淚來。他說「這是要命的病，親人還不敢到跟前來，你老劉比親人還親。」在他病的期間，變工隊幫助把地耕過種上，他病好後，他就參加了變工隊，但是仍常說二話。可見，僅僅感動他，幫助他還不够，必須教育他，改變他的腦筋。劉萬山同志體會了這個道理，所以又用許多方法進行教育，進行教育的方法包括着鼓勵與批評。

劉萬山同志首先，動員他的青年子姪讀書，參加工作，並動員這些青年，時常勸說劉文科換換腦筋。萬山同志也在有機會時，常對他說「你兒子辦事，大家都說好，人在世上，為衆人辦事，是最光榮不過的。」光是這些辦法，還不足以完全改變他對新政權的不滿，劉萬山同志又發動群衆進行了算賬教育，群衆叫做「改造會」。在會議上，群衆說「你的兒子辦了事，姪兒念了書，媳婦學了紡織，攪回三十幾疋標準布，淨穀米賺了十來石，新政權那點對你不起？」「再說吧，舊政權時多出了東西

還不算，閻錫山的逃兵還要搶你，對你究竟有什麼好處？新政權發動站崗放哨，不讓漢奸擾亂，防備敵人燒殺，那一樣對你不是滿好的，你說，對你又有什麼不好？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說的他低着頭半天不說話，最後，說了良心話：「實在說，新政權對誰也不賴」。

這次以後，他的腦筋確實改變了，在變工隊裏表現的很好，大家有什麼小困難，他都能自動的給解決。先後共借出好幾石糧食，互濟窮人，日常借東借西，借用傢具，也多給方便。

劉萬山同志的這種辦法，是值得各地學習的。

總括起來，把富有者，吸收到變工隊裏來，幫助並爭取他們好好生產，不但在變工隊內，彼此的困難容易得到解決；而且使地主走上生產的道路，使富農的生產，進一步得到發展，更重要的是加強了農村各階層的團結。在這樣一個基礎上，逐漸改變一部分認識不清的地主的態度，提高富農的抗日積極性，使其能和廣大群眾在一起，進一步建設根據地，準備反攻，打出共同的民族敵人。

以上是一年來變工互助方面的幾點重要經驗，由於有了這些經驗，我們的農業生產收穫了很大的成績。這是我們一年以來在毛主席組織起來發展生產的偉大號召下的收穫。在已有的基礎上，把這些經驗根據各地具體情況與群眾需要推廣發展起來，對於今後的生產，將是有力的條件。

我們處於敵後的戰爭環境，要發展生產，必須同時保衛生產，這就必須使勞力與武力密切結合，使每個人能够一面生產，一面進行戰鬥以保衛生產。一年以來，由於我們實行了組織起來變工互助，使得我們有了發展勞武結合的可能，使得勞武結合獲得了重大的發展和創造。關於勞武結合的經驗，另外總結在「勞武結合與武勞結合的新發展」的小冊子裏面。可以參考。

其次，變工互助發展起來，提高勞動效能的結果，節省出很多的人力和畜力，利用這些餘力及農村的餘資餘物，不少地方發展到變工合作社（小型合作社）。變工合作從變工互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把農業的變工，擴大到農業和其他事業的變工，把季節性的變工發展到經常性的合作，不但擴大生產，增加了群眾的收入，而且反過來也使變工互助，更加鞏固起來。關於這一方面的經驗，另外總結於「變工互助的發展形式——變工合作」的小冊子裏面，請一併參閱。

如果我們能夠時時刻刻根據各地具體情況，根據群眾的利益與需要，通過群眾自覺自願地來進一步貫徹勞武結合的方針，更好的解決變工互助的各種具體問題，並且善於組織適當的變工合作，那麼，我們解放區的生產，將獲得更大發展的有力條件。